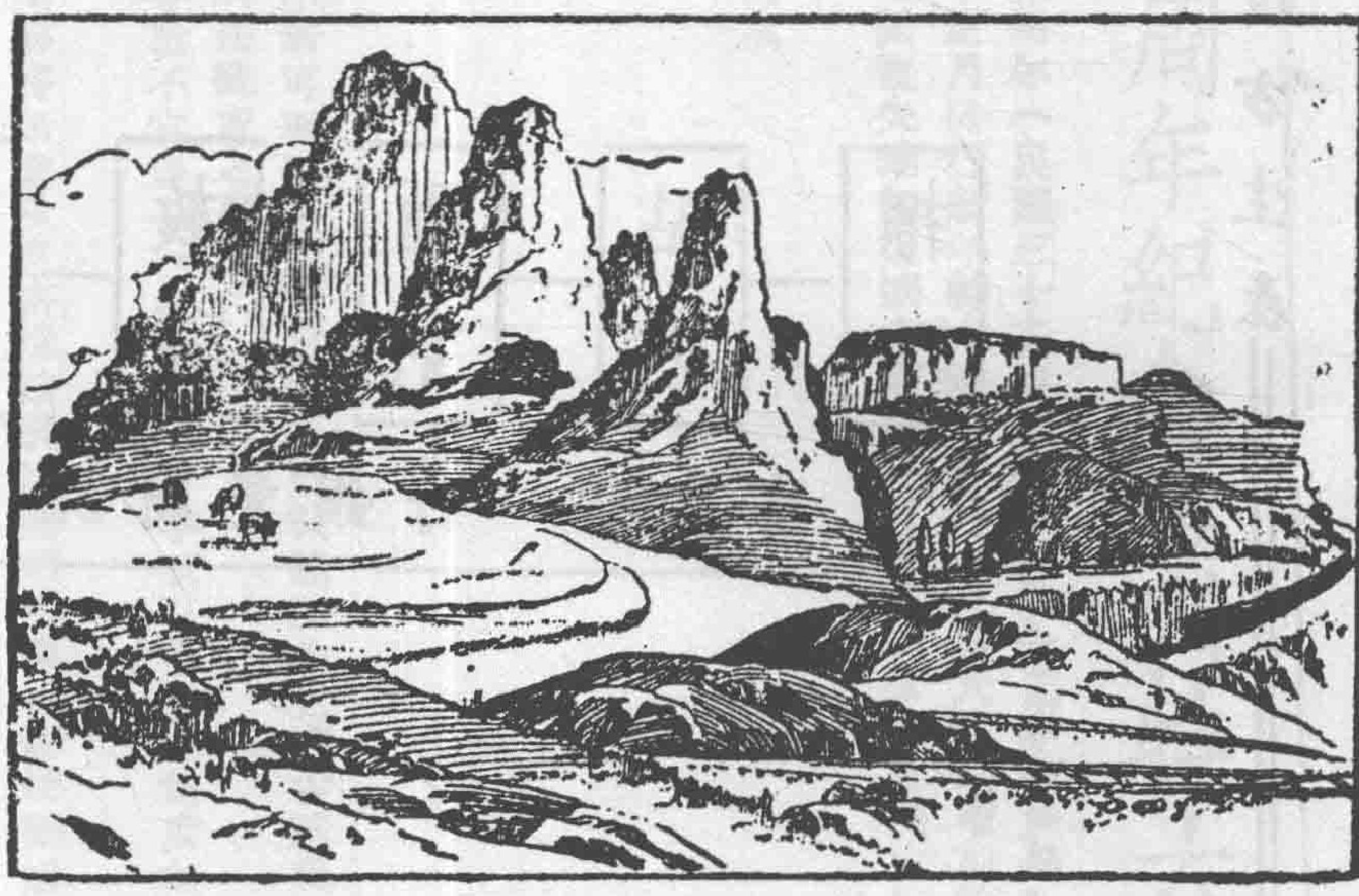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黔桂道上

第十九卷第九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

中國旅行社印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促進後方生產

營業要目

存款——放款——匯兌——貼現——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萬縣 自流井 樂山 五通橋 昆明 貴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西安 寶鷄

旅行雜誌二十周年紀念勝利特大號徵文簡則

一・宗旨　旅行雜誌自民國十六年創刊至明年（民國三十五年）適為第二十周年欣逢最後勝利又值二十周紀念特出「勝利特大號」以資祝賀旅誌向例於每年正月發行新年特大號一次本屆擬擴大範圍增加篇幅又為適應時代起見將徵文題目分為六組尤側重於東北及台灣兩地區蓋失地初復國人似乏深切認識故欲藉此機會作全貌之介紹所盼　當世賢達不吝珍教惠賜佳構是所盼禱

二・擬題　本屆徵文分為六組擬定題目爲次

（第一組）　東北山河

（第二組）　台灣瑣記

（第三組）　西北游蹤

（第四組）　故都畫面

（第五組）　巴山夜話

（第六組）　還鄉記趣

上述六組擬題僅在表示範圍作者可就平生游覽之地各自敘述無論名勝古蹟風土人情以及史料等等均所歡迎並可另製篇名以求生動詩歌吟詠之作同在徵求之列

三・字數　徵文專輯係集體報導性質故字數不宜過長（每篇以三千字至五千字）為度如有以長篇鉅著見惠者亦所歡迎當另篇登載不列入徵文專輯欄內

四・圖片　與文字有關之風景畫片及地圖等務請儘量惠寄惟繪製地圖須用黑色藉便攝影

五・報酬　每千字以一千元至二千元奉酬或贈送禮品以留紀念

六・期限　本屆徵文須寄滬排印務請於十月底前掛號寄至「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中國旅行社」並於封面註明「旅誌徵文」四字以免延擱其未能於期前寄到者則請用航郵逕寄「上海四川路中國旅行社」惟最後截止期在本年十一月二十日總不展延

七・附言　來稿請繕寫清楚並註明詳細住址以便通信

中國旅行社總社謹啟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九卷　第九期　目錄

邊疆考察

暑期邊地旅行記……劉天均（一）

大學生活

生活在荆紫關……河南大學……張犢梅（一〇）

記游篇章

修學旅行記……何耀輝（一八）

峨眉攬勝記（下篇）……松廬（三二）

旅程記述

湘西行……楊毓英（四三）

烽火旅程……袁家栻（四八）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從天津歸來（下篇）……欣之（五三）

地方素描

桂游散記（一）……張膺（六一）

台灣專著

台灣地理一瞥……陳純仁（六九）

海外游蹤

美游紀實……梅冠五（七二）

交通展望

兩條最艱苦的航空綫……莊澤宣（七七）

補白摭拾

貴州花溪……邵祖平（一七）

中國旅行社舉辦

大學生獎學金徵文揭曉

逕啓者本社旅行雜誌為宏揚交通建設闡發名勝奧區獎勵青年寫作提倡學術旅行起見於去年舉辦大學生獎學金徵文承教育部贊助轉知各大學學生踴躍應徵原定去年十二月底截止嗣以戰局轉進交通梗阻各校同學紛請展延乃改至本年七月為止茲已屆期宏篇鉅著珠玉紛投經編號密封訂定審查標準由主管人員初審提選四十名送請茅盾袁道沖兩先生分別覆評計共錄取二十名本社以此次徵文時適經年生活指數繼長增高後方學子處境非寬書籍紙筆之資或者待於籌措為優待獲選諸君起見特將獎學金加倍發給稿費部份亦從優致奉此外並各贈送旅行雜誌一年藉保聯繫而留紀念除分別函知領取獎學金及稿費外茲將入選篇名作者姓名校名列表如次：

第一名	戰後中國游覽計劃	朱立人	中央政校	獎學金二萬元
第二名	重慶東泉記	陳慕嘉	浙江大學	獎學金一萬六千元
第三名	暑期邊地旅行記	劉天均	中央大學	獎學金一萬二千元
第四名	生活在荊紫關	張穎梅	河南大學	獎學金八千元
第五名	修學旅行記	何耀煇	浙江大學	獎學金四千元

以上五名除獎學金外贈閱旅誌一年並另致稿費

第六名	湘西行	楊毓英	雲南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七名	烽火旅程	袁君範	中央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八名	生活在五溪	倪平	四川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九名	生活在斗南村	何修華	東方語專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名	生活在政校	翟節卿	中央政校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一名	生活在嘉陵江上	翟聯奎	西南聯大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二名	生活在小溫泉	史家懿	中央政校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三名	生活在故都	邵文坤	復旦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四名	生活在永興	鄧恢煌	浙江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五名	玉溪游記	茅士中	雲南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六名	昆明的山和水	苑亭	東方語專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七名	生活在小溫泉	何志歧	中央政校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八名	生活在湖南大學	陳粥伊	湖南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九名	生活在國師	馮紀一	師範學院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二十名	生活在敵偽及飢餓綫上	朱顏改	復旦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上列各稿自旅行雜誌十九卷八月份起陸續披露幾希注意

中國旅行社總社謹啓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暑期邊地旅行記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三名—

中央大學 劉天均

走向邊疆的路上

七月六日是我們出發的日子，在同學們的歡呼與鞭炮聲中，離開了天堂似的華西壩，踏上了這遙遠的邊程。我們的裝備為了適合這種爬山涉水的長途跋涉，力求簡便，可是這一切都要負担在自己的肩上。除去了兩位西洋朋友外，我們都是熱血的中華兒女，我們來自二十多個不同的省份。我們的工作包括着醫藥衛生，民衆及教育，農業及社會調查等項目。話說大家正在闊步高歌的前進途中，忽然傳來了「前進被阻」的消息，還以為是出了什麼岔子，原來是賀主任國光要犒賞三軍。無功受祿，心中殊覺不安，薄暮抵達司馬相如與楊雄的故里——郫縣。

「助人為快樂之本」——今天適逢抗戰建國紀念日，想起了幾年來與敵人的苦鬥與建國工作之艱巨，鼓舞起了我們的體力，興奮起了我們的精神，沈重的步伐，表現着我們無窮的情懷；掀天的歌聲顯示着我們內心熱烈的情潮，傾盆的大雨，正是刺激着我們不要忘記這個空前偉大的日子。盪安穩舖後，公路小橋為山洪衝毀，千斤的大車被阻不能行，常言說得好，「見義不為非勇也，」於是數十條大漢三小時內完成了一座臨時的橋樑，我們不是為了人家的「感謝」，而是求得「內心的安適」帶着愉快的笑容，於萬家燈火中到了灌縣。夜宿萬福樓上，大有「一夜溪聲打耳鼓，頻催旅人入夢鄉」之概！

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玉壘無故人

灌縣的風景遠名聞川省，到四川來的人大部份都希望去觀光一下。地當岷江內外兩江之分界處，又為西入松潘等地之孔道，茶叶，藥材，皮毛之交易頗盛。我們在這裏有兩天的逗留，為了各隊便於準備「開門七件事」。西行經玉壘關，二郎廟，便望見了那偉大的索橋與堅實的都江堰，此去一路俱是崇山峻嶺，今天適偏遇到傾盆大雨僅行十餘里，因天色過晚，借宿於利川木廠工人宿舍，此處為木筏之收集地，係理番諸地沿江所伐之林木，編筏順流下放，至此收集之，俗名「收漂」，兩岸大小林木堆集如山。

爬過了娘子嶺

從今天起，路程逐漸傾斜而艱巨了，前行數里即入汶川縣境。到了諸流若見兩岸有小型的煤礦五座，石灰窰一，惜皆為舊法開採，一切依賴人工產量殊屬有限，至此開始轉入大山叢中，兩旁高山雲聳，小路羊腸；雨後的天色更添增了幾分的清秀。過小橋便到了龍溪，當地人士多以「尤溪」呼之。山裏有龍池一座，遇到天旱的時節，遠近到此祈雨者不

絕於途。然不想著山腳帶頭蜿蜒後，沙關始爬上了娘子嶺，和那長約十五里，傾斜又大要翻三步七停或五步一憩，非常吃力。嶺上「冰滴一經」過那銀台觀山頂微風過後，涼颼侵人，暑氣至此全消。前行十五里許，有數戶人家，名映秀灣，限於食宿，祇得住下。

三牌九坪十八關，一鑼一鼓上松潘

夜裏的山村雖是帶有幾分的神秘與恐怖。溪水的激落，岷江的怒濤，再加上夏蟲的鼓噪，狗的狂吠，實在是難以使人舒適的睡下。纔早爬起，又開始了更艱險的一段行程。山地裏跋涉，雨具同乾糧是同樣重要的東西，在那荒涼的山嶺裏，山頂，山腰都圍繞着白雲，或高或低，或缺或行，在那一剎那使我們油然記起「山在虛無縹渺間」的詩句，正說之間，祇見白雲低降，大雨傾盆，於是我們也就搖身一變而爲頭戴黃色竹笠，身披黃色雨衣——黃色油布一條——黃色草鞋，再繫上我們這黃色的皮膚，恰像是遊地朝香的一羣「男，女」喇嘛。雨後的山路確是行不得也，一方面擔心滾下山去，否做了野獸們的「供禮」，另一方面，又要留神別做了流沙滾石下的犧牲者。因之一路上，奇形醜狀，笑話百出。當時我們真希望一變而爲爬行的人類的始祖先，的確是要比用兩腿站立而行的人們要適合山地生活些。經與文坪，涉婆店，銀杏坪，宿於徹底關。無飲食出售者，僅煮掛麵略以充飢。

大禹王的故里

今天值得特別記述的恐怕祇有飛沙關這個地方，往日每過午后，即起大風，飛沙走石，迷漫天日，人畜時爲所傷。今天無風，無土，不知是沾了隊裏那位的福氣。飛沙關[illegible]一半山腰中，路狹而險，汶川縣城亦在其控制中，大有一夫擋關，萬夫莫入之勢。邊民缺乏科學知識，祇有拿神奇荒誕的揣測來解釋這大自然的奧妙，但在我們看來這純是個很近的現象。樹木蓊鬱的山巒，經過長期無知邊民的砍伐與燒山，變成了童山濯濯，岩石暴露，經風，雨，陽光之摧化作用，大部風化；同時日常河氣流交換較快，氣溫較高，因之沿谷流向氣溫較低之成都平原，而成大風，山坡傾斜，飛砂走石滾滾而下，飛砂之謎，至此洞穿，邊民不知保護森木，恣意濫伐，其惡劣之結果由此可見。江左山麓已可見羌民之村落，唯阻于大川，無舟楫可通。汶川縣城狹小人少，殘垣斷壁，冷落異常。水利鼻祖的禹王爺，就誕生在縣城不遠的石紐村，刳兒坪，在古書裏提及的很多，像三國志，華陽國志，秦宓傳說：「……禹生石紐：」到現在一般羌民，大都承認着這種事實。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禹王同羌民是有着密切的關係。至今，坪上尚有地百畝，禁放牧，以紀念這位功垂萬世的大聖。

威州饃饃板橋麵，要娶媳婦青羊店

板橋者不過六七戶人家的一個村落而已。有什麼一特長，滋味好在何處，難以領略。再騎行到七盤溝，房屋傾圮，破落不堪，十室確已九空矣。詢之土人，言此乃當年「禍害二」——×軍，對農民的恩賜。彼等盜匪之輩，由刑部南下，欲竄蓉、灌，受阻北背，憤恨之餘，大肆焚殺，八背男女

擄掠而去，聽聞之不禁愴然。

前行不遠就是七盤山，亦名玉壘山，相傳昔日山勢高聳，松柏參天，賈島送元錫山人歸西蜀詩云：「玉壘山中寺，幽深勝概多，獨成彭祖禍，頂受七盤磨；去晚猶今夏，流光等逝波，會當依舊掃，五嶽禮頭陀。」到現在祇剩下了荒山一座，勝蹟者已不復見矣。山巔狂風逼人，行人幾不能站立。下山爲沙窩子，望名思義，我們就可以想像到這是個甚麼樣的地方，飛沙佈天，簡直叫是睜不開眼睛。地上沙深沒足，一步一陷，大有塞北沙漠的風光，拖着兩條沈重的腿，挨到了威州。

從此我作了俘虜

威州是自古到今，邊地的重鎮，到現在更形成了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樞紐。牠正是處在岷江，雜谷西河相會之處，由這裏可以南下灌縣，北上松潘，茂縣，西去理番，雜谷等地，確是個控制着五縣三屯的心房。當那晨霧重重中的絕早，在那些邊民唱的原始歌聲中醒來，登臨姜維城上的點將台，不禁懷念起「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臥龍居士。省府在此設鄉師一所，爲開發邊地之先鋒。

看了街上破陋，倒頹的房屋，使我們又不得不想起了十萬五千里長途逃竄的「羅老二」當年衔竄不遂，回轉頭來，一把大火，將個彈丸之地的威州燒了個片瓦不存，如今提起大有「談虎色變」之勢。居民以漢人最多，也間或有幾家完全漢化的羌民，其餘羌，戎等多散佈在高山上的寨子裏，人民個個面黃肌瘦，形容枯槁，不知是營養不足呢，還是不良嗜好仍在暗中作祟。在這裏沒有什麼大宗的交易，雖然也有幾家小舖子，不過是賣些油鹽等諸，居家需用而已。太陽一露紅，直到日頭偏了西，在這條狹小的街道上，是擠滿了爬山涉水而來的邊民朋友，尤其是以羌民們爲最多！因爲在雜谷，岷江兩水兩旁的山地裏，大部是佈了我們羌民的朋友的寨子，他們負荷着糧食，柴炭，以及些手工業的製品到這裏調換油鹽，布匹，就在這種交換過程中，時常由於無知貧困漢民的哄騙行爲，種下了惡劣影響的種子，在講求中華民族大團結的今日，這確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我們在這裏有兩天的休息，大家都趁時跑向江邊去洗洗衣服，高了興，脫個精光，讓那溫柔的江水，輕拂着我們的身體，幾天來的勞累，隨之江水流逝。又經過一日艱辛的跋涉，來到了通化。

十條鐵羅漢

昨晚跟五、八兩隊聯合着召開了個民衆大會，可是主要的意思還是替他們送行，有歌詠有戲劇，雖然演來相當的生疏，可是在他們那種單調的似原始生活的當中可算得上是個新插曲。在通化這地方，大都是漢人，倒有一座衙門，門口上掛着幾塊牌子，裏面黑洞洞的幾間房子，找不到人，除去向民衆有什麼「徵派」的事情外，不大替老百姓管些閒事的，這羣人跟那些住在寨子裏的朋友們比起來，簡直是狡滑，鬼詐多了，這也或許是他們自認「聰明」的地方吧？

我們的工作地點決定在佳山寨，距此大概有二十多里峻險的山路，寨子上聽到了這個消息，高興極了，立刻派了

十位剛強的弟兄下山來迎接我們，一方面也是為了幫助我們搬搬行李。清早出發了，涼颼颼的似深秋，雖然在成都正是熱的最「惱火」的時候。我們都已爬過了不少的崎嶇的山路，可是，都沒有像這一段似的「要話說」，山坡的傾斜大都是三四十度，盡是碎石，假若是向上爬，也或許要省力些，偏偏我們是要橫穿山腰，因之，一雙腳着力輕，另一隻着力重，身體的重心拿不穩，更是愈發的費力，半途上，羌民們的朋友還告訴我們一個「古戰場」，據云，當年×匪在此慘遭痛殲，死傷纍纍，屍滿山谷，人心稱快。

當我們才放下了行李的担子，在我們的面前出現了這麼一位面紅耳赤的彪形大漢，他姓龍——這祇是他太太的姓，原因當於後面敍及——由他那張閉不上的嘴巴，與那直爽的眼光，我們猜透了他的內心裏是如何的高興呀，確實的：在從前除去了「征討」外，是絕不接受到「上方」的恩賜，現在，居然有大批的青年男女大學生向他們服務，他們的內心裏怎麼不會受到萬分的感動。他漢語講得相當好，三言兩語，大家打了個火熱，立刻拉着我們到他的府上參觀，——羌民的建築形式，當於後章詳為敍及——在他的領導與講解下，從牛羊廐[illegible]供神的佛龕，統統看了精光，同時，告訴我們當×匪流竄到這裏來時，這座房子曾做了總司令部。時候已經是[illegible]六點鐘了，從清早到現在僅吃了一個饃饃，肚皮裏早已饑腸的在作鳴，留我們晚餐，自然我們不會拒絕，是那麼豐富的「席」呀，四個碟子八碗大菜，把個四方桌擺了個滿滿的，雖然有些是邊寨的野味，可是吃在我們的嘴裏，也就成了無上的佳筵，就拿這新鮮的獐麂來講，有多少人是沒嘗到過的？

晚上，[illegible]的男男女女像看西洋景似的來「參觀」我們，把一間小房子擠了個水洩不通，每個人露出了他們那土黃色的牙齒，高舉起了兩個嘴角，我們首先向他們說明了我們的來意，與工作概括。他們立刻以「鍋裝」來表示歡迎我們的盛意，是那麼單調呆板的姿態，與生硬的歌聲，可是從這裏流露出了內心無窮的欣奮。月亮高高的嵌在高聳的山峯間，像一顆水晶似的珠子，這歌舞一直繼續到半夜。

跳鍋裝與苦情

歌、舞是原始社會當中缺少不掉的文化要素，直到現在邊地的社會裏依然愛着歌舞的最大影響，在他們工作的時候，是永遠有歌聲隨伴的，在歡迎他們的賓客時，便拿出了鍋裝這套玩意兒來。在全川瑣記裏這樣的記載着：「……俗有跳鍋裝嘉會，屆日里黨中，男女各衣新衣，合包巾帕之屬，靡家所有，雜佩其身，以為華贍，男女紛沓，連臂踏歌，……腔聲諧謔……無一可解……」歌調簡單而重複，至於歌辭的內容，不但我們「不解」，就是連他們也因了年久而無文學記載的關係，亦有不解者。在歌舞的時候酒是缺少不了的，他的酒也就是把些玉米麥子放在罈子裏，經發酵後變成一種酸不酸，甜不甜的怪味道。鍋裝開始前，先於場中置大酒罈，內置細竹管多根，經鍋公行了開酒禮，然後在場者皆飲一口，雖然有時我們被迫不得不一飲，可是那簡直是等於吃藥似的難嚥。雖兩三歲小孩亦多嗜酒，酒畢，則歌舞隨醉意與起，每歌一遍，飲酒一巡，酒盡則注入清水，愈飲，愈醉而

舞，至方盡而止。下面是拿漢音譯的幾段：

「新根兒梭，一丘一來該如牟，幸根兒梭，一求一來該如牟，幸根兒梭，片把該肚子扎又扎呀，馬連該肚子梭呀！片把該肚子扎又扎呀！馬連該肚子梭呀：……（重複）……以示歡迎之意。

「齊都拉都齊都，開路亞門兒齊都，該然殉應梅亞達，開路亞門兒齊都。齊都拉都齊都，開路亞門兒齊都……」稱讚而又感激之意。

詞，所謂「苦情」者，乃女人者所專有之歌聲。其歌意雖其夫亦不知，約為訴訴女人間之苦痛與家庭夫婦間等細事。傍於晚個衆姐妹相聚一室，共歌「苦情」男人在止。一日於對山赴宴歸，路過□寨，有歌傳於戶外，光人告我，此即苦情也，遂漸□□□，聲婉轉，淒涼而意不可解也。

嶽。

究竟是個啥子樣

以前的日子，就是在「爬山」兩個字裏討生活，直到現在才可安閒的停留下來。一般人們所談到的四川西北邊區，是指着松潘，理番，茂縣，懋功，汶川，靖化縣（綏靖，崇化二屯）及撫邊屯等地，面積約為二百零四萬平方里，地多高山峻嶺，耕地缺乏，有草地約十餘萬方里，在理番，松潘以西，以北地帶，可資放牧。除此之外，森林佔去大部份的面積，現有採木公司二三家正從事砍伐中。惜沿江一帶，林木砍伐較甚，其影響來日建築材料之供給事小，而是造成土壤之過分沖刷殊巨。今岷江林管區，已注意及此，特於沿江兩岸嚴禁濫伐及燒山，惟收效殊微也。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邛崍山貫於中，水東流入岷江，東南流於嘉定注入長江，山西之水則傾入大小金川；松潘西北更有數小河，西北流注入黃河。

土壤以灰棕色準灰壤為主，於松潘附近有黑壤及栗壤，拔海高度自灌縣北去，逐步增高，一一〇〇公尺至五〇〇〇公尺以上不等，氣候乾燥，[illegible]化較多，每於午前十二時左右，起風，吹向西北，並時夾有細砂，雨量稀少，多集中於五——九月。

一般濕度較之成都平原為低，夏季蓉城時正苦氣薰蒸，汗流浹背在這裏則清風徐來，涼爽宜人，唯冬季較長，幾近四月之久。（十一月—→二，三月）

在氣候，雨量，土壤，地勢等諸自然條件的限制下，對于作物的栽培自然是不適合的，再加上不良的耕作方式之下，產物自然是可憐得很。在食物方面以玉米，大小麥，青稞為主。有時候他們要吃些米，那是用以待賓客用的，這些都需要外邊的供給。雖然在汶川縣茅亭地方產米，可是數量小到不值得計算。在藥材的產量方面確是不少，佔出境貿易的頭把交椅。計有貝母，太黃，木香，虫草，當歸，羌活以及那最珍貴的麝香。畜產方面牛羊皮毛以及馬匹的輸出也不少。礦產方面有砂金，硫磺，銀，銅，錫，鉛。木材方面確是龐大的交易，計有松，柏，檜，樺，椆，杉，漆，汶川產有不少的茶叶，金川的梨同花椒更是有名。

在居民的分佈方面，確是一件雜亂的事：他們的最先居留地，不是這裏，由許多的事實，可考證，到他們是逐漸遷移來的：那些比較主要交通線上，大部份是佈滿了漢人，他

們主要是在做些販賣油鹽之類的小生意。由汶川縣沿岷江上溯到茂縣，由威州沿雜谷河西去直到理番境，在這兩岸的山地裏，大部是住了些羌人的寨子。在理番縣境內雜谷河兩岸，居住着比較少數的嘉戎人。汶川境內尚有很少數的些瓦寺人。那些戰番，黑水西番，大都散佈在理番，松潘西北的地方，除去藏番外，俱無文字而僅有語言，關于自身史的記載無從查考。羌，嘉戎是比較漢化最深，那些黑水西番，大部仍過着搶殺式的部落社會。人口的密度相當的稀疏，邊，漢人共計約二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九人，平均每方里僅容九，二人，較之溫江縣人口密度，每方里四六一，○人，相去天壤。

樓臺玲瓏五雲起

在我們的想像中，他們（羌民）的建築一定是相當簡陋的，但是，事實證明了這種想像是錯誤的。在沿江兩岸的山頂上，都佈滿了都市建築似的樓房，每座寨子大概有十餘戶，二三十人家不等，那高大，雄偉的碉堡，老遠就映入了你眼簾。至於碉堡的來源，按隴蜀餘聞記載：「邛州沈黎縣，即武侯征羌之路。每十里做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此碉樓之始也……」關于羌住的建立多於每寨險要地爲之，其建築形式，引益部談資所載敍之「……碉樓如小塔。下大巔細，有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數十層，每層四面，各有方孔，可施槍炮……」惜至今多拆毀，護衛之作用漸失。

羌民住所的建築是堅固而牢實，材料大部是石塊，木材，絕少用草者。房舍多爲三層，殊少單房，最低下的一層是牛羊廐，潮溼，污濁，臭氣難聞，可是門大部開在這一層。從這裏推樓，便是最重要的一層，臥室，客室，廚房都在這一層裏。三層樓爲儲藏，供佛的所在。每[illegible]白石一塊，此即其信仰者。房頂由石板舖成，廣闊平坦，周圍更以石板圍之，邊地多高山，乏廣場，故皆以房頂爲晒場也。上下樓梯多以獨木爲之如金川瑣記載：「……蠻俗碉樓，皆垣俱砌亂石，遠望冰裂紋，整齊如刀削，雖漢人工巧者不能及，其所用階梯以獨木截成鋸形，向外僅可容半足，漢人望之不能舉寸步，彼徒負重上下，猿捷如飛」室中，設一石製大火盆，周繞以鐵架，冬日大雪滿山，寒氣襲人，終日閑爐取暖，足不出戶。灶房無煙囪外通，則任濃烟迷漫室中，據云，地無油漆，故以烟代之，日久，房木俱作黑油光亮，可免虫蛀腐蝕。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談到羌民的歷史，因自身無文字的記載，無從追述，不過從下面這些零亂的引證中，可以知道個大概的情形，按益部談資內註：「[illegible]……禹生西羌，即石泉縣（即今汶川縣）石紐村……」華陽國志僅提到「……汶山有羌，胡羌，白蘭……等夷」勝覽云：「蜀劉禪時，姜維討汶川叛羌！」又云「大唐武德二年，刺史首弁，招慰生羌……」從這些記載中我們知道至少在三國的時候他們早已散居在這些地方，並且是相當強悍的，與我們漢族有顯別異的，只是在語言，衣裳方面

衣服的材料是麻，因為是不適合於棉花的生長，把麻用人工搓成像繩子似的粗線，然後像作竹蓆似的編織，就織起布。這些都是用了兩隻手，就是連內地常見的那種木製的織布機，他們尚且沒有使用過，樣子，顏色，寬窄，大小，很像那粗麻布，不過是厚而硬多了。就拿這種東西做成衣服，很樸我們的長衫，比較短而肥大，衣襟領，而常於腰中束一条搭包云。就是在最熱的天氣也是這麼一套衣服，在冬天，多穿兩件，或者是穿上件羊皮外衣。他們的語言也在逐步的退化中，甚至被他們忘掉，許多的歌唱中，他們忘掉歌辭的原意，究竟是表現些什麼。每天到我們這裏來上課的小孩子們，他們的漢話講的比他們自己的說得還好，甚至於在我們的教導下，能夠講幾句國語，他們也承認語言是他們演化中唯一的阻礙，但是，他們不消極，前進，爭强，事事都有虛心的領受，除去了小孩外，晚上的民衆夜校也有二三十位壯年的「大」學生，婦女識字班在兩位女隊友的努力之下，在寨子裏以嶄新的姿態出現，記得每天晚飯還沒有吃了，早有三三位先民的姐妹來迎接兩位女先生去教書，在一天極度的疲勞操作後，她們仍是這樣的致意向學，可見他們是如何需要教育的開發呀！

在他們的寨子裏，每個人有着他們的職業，沒有偷竊，扒手，以及依仗他人而生活的寄生虫。我們差不多也跑遍了十幾個省份，說句老實話，祇有這裏的社會，是樸實，有條不紊的。當我們正在那裏工作的時候，曾為了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採取將未成熟的花椒，因此，寨子上的有些人，希望的人們特召集了一個會議，來商定解決處罰的辦法，是那麼嚴肅而鄭重。每天清早，東邊的山頂處，露出了太陽半邊笑迷迷緋紅的臉，他們，她們都在雄壯，而又清脆的歌聲交織中，開始了他們一天的工作。男的都到田裏從事耕耘的工作，女人除了幫助男人外，則成羣結隊爬着高山去砍木材。糧餓的玉米或青稞餅子，佐着清涼適口的汽水似的泉水，解決了日中的一餐。因為每年十月之後，當大雪封山，冬日一切所需的薪材，都要早日準備下。微風不斷的從田裏樹林裏吹來了悅耳的原始歌聲，使我們實在羨慕這種生活在陶醉與音樂中的樂趣。

我們的辦公地方是一座像破廟似的建築，沒有床，大家便取下門板來當床用，因之，不論在白天或是夜裏，我們都是保持着「門戶開放」的狀況。但是，我們從來失掉一點東西，甚至一張紙，有時我們把洗衣服的肥皂，遺落在溪邊；你們知道他們是如何的喜歡肥皂呀！可是不久，你會發現他們給你完整的送回來，如果，這事發生在山脚下的漢化，那結果是可以想像到的。一次，因事下山去漢化，在一家么店子門口吃茶休息，就在那麼一轉眼的當兒，我的錢袋不翼而飛了，我是如何的氣憤，不是心痛我那條又黑又長又厚的綁腿，我痛恨這群自認高明，其實卑鄙，下流的漢人敗類，「較高的文化水準」使他幹出了一切殺人放火，傷天害理的不法行為。

流血和汗灌溉出美麗的果實

無疑的，在從前大概他們是住在沿江一帶，而後逐漸移向山地裏來的，在這傾斜很大缺少耕耘價值的高山上，終于

由於他們血和汗的勞動中，一鋤鋤的開闢出了今日寨子前後的梯田，土層薄而又貧瘠，除去了燒山及人、畜糞便的施用外，更想不到其他肥料之製造與施用。二三十戶的一個寨子，每年能有多少的人、畜糞便，供給田地裏施用呢？再加上長久的乾旱期，較寒的氣候，雨量的不足，而又多集中於短短的夏季裏，一陣大雨雖然植物獲得了一部份需要的水分，可是誰知道，多少寶貴的土壤與肥料是隨着流水而逝去。在乾旱的季節裏，任憑作物由綠油油的變做綠黃，捲起葉子垂下頭去，而枯黃，一直到最後的死亡，在一切都是絕望的當中，祇有去祈求神的恩賜。「打海子」是他們用以當作「祈雨的意思，每家一人，共攜黑犬一隻，在鑼鼓與高歌聲中去打海子，只少要走上兩三天從無人跡的山路，據說當中最難行的一段，須賴繩索，攀之而上，飲則泉水，宿則叢林，更時常發現着野獸做了他們途中的伴侶，至則先殺狗祭天，繼之大擂鑼鼓，狂嘯四奔，果然，次日雨降，我們心裏想活該龍王走了好運。

在作物的栽培的方面，是食用作物佔了絕大的多數，普遍於每家附近的空地也種些園藝蔬菜，這祇不過是少量的供自己的食用而已，更何況蔬菜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並不佔着甚樣重要的地位，在果樹的栽培方面，他們並不會注意到這些，實際上，環境的影響也是個絕對重要的原因，在山野是散落的生長，着些似野生的，桃，杏，梨，胡桃樹是最多，但是他們僅是任憑牠自然的生長下去，不加以人工的管理。花椒樹的分佈相當廣大，路旁田便多有種植，每年產量相當豐富，這是他們農家副業的收入大宗。他們叫「波兒」的一種野生小樹，幾乎到處都是果實形色似桑椹而圓吃起來賽草莓。在我們這一路跋涉中，牠做了我們自然的水菓。最後讓我們談到主要的作物吧！計有玉米、大麥、小麥、青稞、蕎麥，及大豆、白豆黍子、玉米的栽培面積佔了最高席，約佔總面積之百分之七八十，（玉米豆子混種），其餘的佔去其餘的百分之二十，在這裏每年僅僅可以得到一次的收穫，小麥約到七八月左右始達成熟，玉米至八月中旬始漸漸充實可食，唯收穫期則遲至九月中下旬。

在畜牧方面，依環境而論是理當相當豐富的，實際上，也是如此，在民國二十四年×匪夫竄據此地前，每家至少有着二三十頭的牛羊，但是經過這次的「親善」後，牛羊殺食殆盡，未及殺食者則擄掠而去，至今，以全寨論之，總計牛羊僅八九十頭。

土壤的磽瘠，病虫為害，雖然這些都是影響作物生長與產量，但是這些他們可以以無窮的勞力，予以消極的彌補，可是野猪的為害，幾乎成了他們生活中最大的敵人，換一句話講，他們在與野猪爭糧食。白日隱伏，入夜則成羣結隊，相率至田間覓食，稍一不備，在血和汗中生長起來的作物，一夜而盡。因此，除去了白日田間的忙碌外，在黑夜裏，他們還有着比耕耘田畝更繁勞的工作，防守野猪，荷槍實彈如臨大敵。由此觀之，所費之勞力多，而收效少，邊地之不宜於耕耘之理由，在此。

男女之間

從姓氏方面以及其對外經濟關係，社會組織上看來，仍

保持着原始部落經濟社會的殘跡。女人在家庭裏，社會上，經濟上的地位並不亞於男人的，在日常工作當中，女人所負担着遠重於男人。在家庭裏女人的工作是織布，炊食，裁縫，洗衣，上奉雙親，下守兒女。在戶外，她們同樣的從事田間勞作，上山砍薪更成了她們的主要課程。在農忙的季節裏，她們同樣的要去守野猪。反過來看看男人們的工作，大部是偏向於對外交際方面，除去了由於體力方面的關係，他們担當着田裏的勾當與狩獵外，我看到他們大部是空閒的。

至於他們的婚姻問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大部是一夫一妻制，同時婚姻的結合，已並不如想像的那樣自由，他們結合的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是跟我們一樣的結婚方式，就是女人娶到男家來，在這一種結合方式下的女權是較差的。(二)就是「招駙馬」制，這種制度還是佔着相當的多數，宋隱蜀餘聞載：「……其俗女子不嫁，輒召中國商人與之通，謂之「打少鵨」，商人流宿其地，多不思歸，生女更為沙鵨……」依俗男人被娶來後，須端坐房中，女人等則多以戲語揶之，新娘則往來客人中，毫無羞慚之意。其姓氏亦應改為女家者，如前言之龍姓者，原姓陶，至女家後始易。惟至今因文化之逐步提高，此種方式逐漸沒落中。

吃些甚麼

他們的飲食，像北方，這是因為麥同雜糧的產量的限制，所以我們這羣生在北方，因為不得已而久吃米的人們到了這裏，真是大開胃口。米在這裏成了珍品，因為他們都是由成都平原，一步步搬到這裏來的，除去了招待貴賓，是不大常食用的。他們平常吃的是青稞饃饃與膠，甚少的蔬菜來佐食，然一旦貴客臨門，則「豬膘」豬腿，動輒十餘碗至二十大四碗——這是一次我們被招待中最多的記錄——毫無吝惜，由這裏充分表現出了他們的豪爽。所謂「三吹三打」者，乃以麥粉做成餅形，大如八寸之盤，以草穿洞於其上，投入灶下灰燼中，熟時取出，則盡為灰所裹，需以掌擊之，而吹去其灰，數次始淨，始得上名。所謂「金裹銀」者，即以米拌玉米面如顆粒狀，與白米同蒸食，玉米色黃如金，米色白似銀，其僅以玉米面做成者，則名之為「蒸蒸飯」。「麥流子」與「膠團」這是多麼奇異的名子呀！前者就是北方中下等人家時常吃的「榛子(玉米)面粥」也，而後者之製造較之前為潑也。土人更以玉米，使其發酵而成老糟，微酸微甜，頗為適口。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在這五六千公尺海拔的山地裏，我們的停留已經一個多月了，雖然是為了工作！實際上也是給與了我們一個避暑的勝地，在這時川境幾乎是處處熱的喘不過氣來，可是這山上，終日吹着冷風，在清早真是冷的有點像深秋，我穿上了很厚的外套，但是依舊冷得很，不得不把毛氈披在身上，對面不到數里的山峯，在清早，總會薄薄的罩上一層白雪，說那樹蔭下，我們伴和着邊地的朋友們，同歌同舞，共話桑麻，四面秀峯拔連，樹木蓊鬱。每當光明的月色下，歌聲響徹雲霄，山谷，足下清泉潺潺，終年不止，在這詩也似的景色裏，我們幾疑置身天上人間，好景不常，我們仍就要回來的，雖然這裏的山色，溪水，天雲，歌聲，……處處使人留戀。

在幾次的宴會席上，他們都是這樣的說着「……我們這裏甚麼地方的人都有，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還有從皇城裏來的人，我們如今大家聚首一起，這實在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喝吧！大家都是一家人呀……喝！……」大家都帶了醉意。「等把鬼子趕出去，我們還要請你們到我們家裏去玩呢！」「恐怕是等不上吧！」我們走近了窗口，向外面望出去，「你看！我怎麼能夠離開這裏呢！」終于，在一個清朝的中午，離開了他們，他們把我們贈給他們的國旗及一個領袖肖像佩在胸襟上，三番的敬酒，使得我們頭已經發了昏，誰想到經過每家門口，又是拚命的強着你喝：「喝吧！這是最後一次了！」老年的龍大爺在揩着淚。我們忍痛的走下了山坡，十條背影消滅在叢林裏。

生活在荊紫關—河南大學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四名——

國立河南大學文學院教育系 張積梅

「荊紫關」，在地圖上去看，僅是蹲在西邊的一條通路，想像中，也不過是野草滿坡，荒蕪淒涼的一個山隘，至多也不過是一個有買賣的小山寨。——想不到，這兒，現在卻育孕着一羣都市的時髦人物，數百個從炮彈下拚出來的河大青年。

走到街上，隨便抬頭一看，到處寫着「河大某教授住宅」或「河大某學生住宅」，整個的市面都是不平常的大學空氣，隨便站出一個人就能夠很快的告訴你「他是誰」，因爲他厚面微笑的面孔上，新閃着辛酸而同情的目光，質樸而莊重的態度上表現着樂觀的奮鬥氣象。這是由逃難中練出來的偉大魄力，也是代表河大學生的特殊風格。

我們認爲在這裏生活非常幸福。這種「幸福」必須有忍痛的「不幸福」來陪襯着，否則，就違反了「一切都是相對的」科學原則，就此，不得不少拉扯一點逃難經過。

河大分四院，醫學院居嵩縣，文，理，農在距城一百里的潭頭鎮。第一步醫學院先至潭頭，當時多半人的絕對推測說敵人決不願山翻嶺到潭來受罪，所以，醫學院同學的全部家產都一老窩滴到了潭地。

——「推測」啊，「推測」！您可害人不淺！

每夜都是被貧困着去作些慘恐而可怕的夢，就那麼一夜，校長半夜間下了手諭，即明離潭，目標欒川，一陣騷動擾去了夜神的威風，隣居老百姓，消息也跟着靈通，都起來詢問「大學先生，天沒亮，你們作什麼？」膽小的同學只催着收拾一個十餘斤的小包袱順着路就跑了；膽子較大些的同學，還有一個冷靜腦袋，把被套拔出來，硬當了廿五元，反正多一個錢總比少一個強些！……

同學，先生們個個都披一身飢餓灰塵，帶一副危險的蒼白面孔，相見也不講師生之禮，只給一個囑托的口吻「快走，快走！」每個人都在沈痛的飛速腳步交換中去尋找個人生命歸走的路途！

有的像買賣的做生意小伙計，有的像挑大糞的莊稼漢……各種自衛的化裝，誰也認不清誰是誰，……平常用凡士林弄成的亮晶晶飛機頭，這時也變成了沒方向的茅草堆，有的背，有的扭，伸着頭彎着腰，當時覺着可憐想哭，現在覺着滑稽，想笑。男女同學昭平日所有的鴻溝，那時都不知被炮彈崩到那兒去了。

每到一處，老百姓逃跑一空，經同學詳細解釋，求錯告饒的切切苦訴，才會神出鬼沒的從房角拉出一升豆殼或由你想不到的地方掉出半把麥皮，雖受詛罵，還得含淚陪笑，聲聲「麻煩……」的去弄重價買來的牛馬食料！

頭上飛機嗡嗡亂響，機槍掃射亂投目標，周圍砲彈陰陰不斷，幾只不追趕來，也不覺著腳步不夠或什麼「健康危險」！忽一陣，後邊同學擁來，急說敵人很近，部分同學被俘，忽一陣，前面同學停住，傳言土匪擋路，部分同學遭難，上帝呵！一癡無保障的可憐青年，入地呢？還是上天？：：白日裏愛生命拖到黑夜，黑夜再勉強熬待天明，飯不飽，眼不足，心情煩亂，氣昂昂的大學生，在十餘天的折磨生活裏變成了青黃憔悴的難民，無家可歸的乞兒，互相巴望，皆有說不出來的同感，幸福的熱望與人生的消念都化為灰燼，死神的恐怖抓住每個人的靈魂宣佈說：「一切希望都化為飄渺的泡影付與東流了！」

——想不到，現在我們又能平安的在這兒繼續帶出來的一條殘命。

荊紫關

學校到西坪，農師川陳任二司令招待歡迎，當局就決定在紫荊關復課，所以這裏也就作了河大的暫時校址。

剛到此地，遠方向都摸不清，太陽出在東北，落在西南，各個城門均是斜形建築，頗有點西洋風味，南北街有五里之長，市面房子，還算整齊，郊野風光，倒有獨到之處。滔滔丹江，流經街西，漁船渡筏，往來如織，沿江西邊有一排排木樓的房樓，住著很多為漁民，房前有一行行的柳樹，間有一條條平坦的小徑。坐在江邊，嬰憩寫詩，材料可多，如在夜深人靜，獨自徘徊街頭，很清楚的能聽到江水聲浪的翻騰；牠孤苦的悲鳴卻表現了異鄉遊子的同情，所以每當晚上，江邊的空氣充滿著同學們悽涼的辛酸歌聲，「水」「家」同流的曠野，是流浪孩子們唯一的醉酒歸宿之地！

江西的白浪村是鄂豫陝三省交界，風景幽絕，幽如仙境。江東有大寺小寺皆松柏蒼鬱，建設雄壯，一入寺門，回首四顧，所奇者大寺山石，皆為空心，站在山根向上望好像一朵蓮花，故又名曰蓮台。其他的特殊名勝也不少，唯目前的日子，都是些悲慘的回憶，強去欣賞聊以自慰，也感無味。

教室均在南關的廟宇。宿舍分散在若干村落。女生宿舍在教室隧園的對面，吹上課號再去，也誤不了。男生宿舍東村也有，西莊也有，少者三四里，多者六七里，這是男同學不見得吃的多，而是消化快，每天上課下課照常不得不作的規律運動「天賜獨厚」，不會害胃病！雖然教室的距離那麼遠，但他們從沒遲到過。起床比太陽還早，等月出星現時，或在黑夜暴風裏，必歡歡喜喜抱一腹白天的結果回到各自的宿地，看見一個個努力邁進的樣子，看見一個個實驗室工作的發展，看見一個個靜聽深究的態度，看見一個個從容赴步的神氣，使你很容易了解他們在苦心預備去担負建國的鉅大責任，的確，不是驕傲，沒有被大家留意的山谷中，還有一股正在培養的國家元氣！

小生活

河南就是這麼一個麼大學，由當地人看來，大學生總算一非常稀奇，所以剛剛到荊紫關的那天下午，街的兩旁都是陌生的好奇視線，滿街全是來往匆忙的男女青年，有的幾天沒洗臉，好像半百歲，有的鎖著眉瞪著眼，好像判了無期徒刑

的囚犯，有的跛着腳，彎着腿……呵！來的不是大學生，是一羣「四不像」的難民。住處吃飯，慢慢安定了，雖然還不斷有警報，但各式各樣的飛機頭又飛起來了，各種不同的大學標記也都掛了出來，忽然那麼快，荆紫關又一番新氣象！

這兒當然是不會有一座適宜的廣大的校院，所以同學們都是分住在老百姓的家裏，本地父老，熱誠厚待，這是一個最大的安慰。

每天三餐，每人一斤饃，半斤麵，隨便自己去做着吃，因爲在路上男女同學是互相幫忙，依小隊行止，所以，剛到這兒也就仍按小隊組織小伙，差不多女同學担任作飯的多些，男同學挑水買菜頗稱職，有的小隊侈奢些選僱一個做飯的老婆婆。在我們一小隊裏，共十人，男女同學，機會均等，兩個人作一天，四天輪不到做飯的同學，好像作了太子，公主似的吃罷飯，碗一放，拿本書去野外看，到吃飯時候很放心的回來，因爲知道有兩個人在家預備現成飯。唉呀！真的，作一天飯，如坐一年監，過了那天，就像卸下了一幅重担！有的男同學，手技頗精，大概是受過家庭訓練，輪他作飯，倘不感到困難；有的笨手笨腳，連刀也不會拿，只有呆呆的坐在鍋台前當伙夫，炙得滿面通紅，順着流汗，尤其在五六月的熱天，眞是受不了，朋友：可憐不可憐？

一小隊一個隊長，早上八點鐘號一吹，隊長們個個提着麵斗到辦事處去領一天的東西，同學們因爲逃難在路上餓怕了，所以，把每天吃不完的饃都切成片，用線穿起來，掛在房簷下讓太陽晒，準備着假設半夜敵人再來，拿起幾串餅就跑，因爲其他也就沒有東西可帶了。同學們帶出來的行李，至多是一個牙刷，兩身襯衣。

很好的現象，是男女同學全都像自己兄弟姊妹一樣的過着這有趣的大家庭生活，各位老師全都像自己父母一樣的夠關心着孩子們的身體和精神，我們的學校，就是我們的家。

沿途因饑寒疲勞的交襲，所以到荆紫關後每個人大小總害幾天病，有一時期，簡直都是互相探病的空氣。

現在，漸漸的又健壯起來了，排球場，籃球場，……等運動的地方，都又充滿了生龍活虎的健兒，用再生的勇氣，咬着牙創造他們的生命，在他們有目的的創造中，很有把握的能得到勝利的賞賜，因爲由他們老師的實心領導，同學的努力學習，事實告訴您，不能不產生這種希望的信仰。

大生活

學校大部就緒後，就要開始整頓這再復活的一顆顆生命，本來當在老百姓家內，不是好辦法，誰家沒有男女老少，誰家沒有大爭小吵，忽來來一堆素不相識的生人，當初還覺新鮮，日子長了，好像都有點厭煩，甚至於有些房東竟直截乾脆的下逐客令，有些「客人」也臉皮厚厚的滿不在乎，這一點可告訴我們，依賴別人的門牆作一點任何事情，都是難的，雖然說「好出門不勝壞在家，」但也正因爲這「壞在家」造成了普通一般人心理上的固執守舊和狹隘惡習，聽說過去學校不願意遠遷的原因，也是覺得「好出門不勝壞在家」的緣故。

集中了，伊家灣，張村，店子村河西都按文理農[illegible]的次序排定了宿舍，大伙成立，生活安定，在十一月開始正式上

五四一一七四

課了，同學們的心才又凝成了一個緊張的學習，減少了他們空愁念家的成分，有規矩的時鐘，使他們一絲也不敢懈怠的度着難得的流浪歲月，好像一個頑皮的法蘭西孩子，孳孳的感到了留戀的「最後一課。」

開學典禮上，互相看看，皆有說不出來的辛酸，沈寂的會場裏，籠罩着一張紊亂憤靜的陰雲，在國旗仍然自由來往的飄盪下，掩蓋着一副副受傷的戰士的心靈，對於每一個被難的同學感到痛心的難過和萬分的惋惜，對於每一個遭難而脫險的同學，都付於予精神的最大安慰，和生活的部分補助，死也罷！活也罷！大家總算還能夠又聚到一塊，這是想不到的萬幸。

走到路上要不是過去認識，誰也辨不清那是先生？那是學生？那是老百姓？什麼也不講究了，男女同學都是赤脚穿草鞋，兩件破布衣，來回換着洗，誰也不敢笑話誰的落拓不整齊，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可憐，一樣的不爭氣！聽說某個教授到西峽口以後，才設法向朋友借了一條換洗的褲子，太太和小孩好像賣油饃的家屬，弄得那麼不像教授公子！

總之，這突然的狼狽逃難，不知損傷了多少生命財產，不知摧毀了多少勃發的奮鬥意念，但是，他們現在沈默的生活，不會因損傷而頹唐，不會因困苦而灰心，更不會因目前艱苦而感到人生無味，他們是晝夜思想着如何來報這一筆死仇也不忘的血債，如何去開拓被寇骨污染了的祖國土地，如何去啟發還未曾喚起的蘊伏力量！如何來製造自己使能成為國家的「新棟樑？如何來滿足父老的企待和達到　領袖的殷望！

送從

新校長

被外人欺侮了的小孩，回到家看見母親，一定哇的一聲，哭個不休，好像在媽面前哭一場就什麼都雲散烟消了。

——我們等待校長的心情，也是和孩子盼見母親一樣。滿街到處貼歡迎的標語，對聯，這兒好像一群欲歸沒巢的小鳥，眼巴巴的時時等待老鳥忽然的飛來能在他的雙翅下得到撫慰平安的歇息！校方因為預想所有的學生都要再來一心發現我們，所以，紅標語曬白了，再貼第二次，二次破了，再貼第三次，當校長到達的那天，街上的牆簡直都是用紙糊起來的。

新校長帶來了新學校，新氣象，新的空氣，新的人心，同學們聽說校長到了，無論誰都切切感到「又有天下了」，雖然，太陽仍然，月亮如故，但夜裏的夢都變得暖和了。

第一次校長訓話，先提出四大方針（一）養成優良校風（二）延攬國內名流，（三）加強學術研究，（四）提高行政效率。諄諄教誨，勤懇勸導，每個聽者的心裏死灰復燒，精神百倍，都個個撫手自贊「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我們相信不久的將來在校長有方的引領下會輸送給國家一批批的幹部人才，內部組織，重新整頓，各方設施，力求改進，實驗室，研究會，想都會很快的開始工作，我們這一群流亡家的學生，好像罷了工的工人，現在站在工廠門口，等着將要整修好的各部機器，只等時間一到，大家都有死心踏地的守住個人的崗位去苦苦研討，發奮工作，以供給社會上各地方各

種不同的需要，因爲我們已經又走進「生活」的圈子了。

在養成優良校風中，校長特別注意先取消不正當的習慣，同學一定要有禮貌，服從，自重等等，而更要「男女同學互相尊重」，這一點我認爲最重要，在男女合校的環境裏，簡直都是男同學的天下，的確有時候是女同學本身的不斷進而形成的原因，却是被環境限制所造成的拘束心理，結過婚的同學，非常大方，訂過婚的同學，比較大方，而沒結又沒訂的女同學，行止言語都要處處小心，步步謹慎，否則就要遭論是非了，而男同學則如河裏泥鰍，亂游亂撞，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的批語，輿論的不平等，是阻礙女同學發展的大敵，而這種「不平等的輿論」不是人力可以立刻改掉的，而是一種深種人心的封建殘餘的惡果反映，女同學因接觸的事情少，生活範圍漸漸狹小，甚至於完全與外界隔絕：只弄自己的分內事，這樣一來，社會上的成績表現怎能不多爲男子獲得錦標？欲除此弊，必先養成男女同學互尊的風氣，把朋友的界限劃遠些，別以爲男女同學一說話，都是有目的的對象，這種影響對女同學的損失太大了，這一點，還希望男同學多負點責任。

我們很希望一個學校能坦白的，熱烈的養成這種美好的校風，使男女同學都能各以所長互相補益，完成充實的學習生活。

現在的日子

醫學院已遷到陝西漢中，不久即復課，荊紫關僅文理農三院及醫學的新生和附設的產科學校與高級護士學校。

每天早上八點鐘上課，教室大小有三十餘個，先生一分鐘也不敢停止的滔滔講解，學生一點也不敢疏忽的留心敬聽，因爲，每一個人覺得時間對他們太苛刻了。課畢，一個個談着說着回到宿舍，每日的短足旅行，比上早操時間也還多，所以，課表上也沒有早操的規定。

現在，可談不上奢侈了，先生一綹粗布，一個人只多一條被窩，三個四個人住一間房子，屋頂透風，牆壁露孔，沒有從前大學生的設備，也沒有從前大學生的心情，也就沒有了欣賞的興趣，所以也沒有人抱怨！

每週的一次大集會是紀念週，在星期一第一堂，沒有禮堂，是一個個人都站齊了這剩二分之一空地的操場，講台上有時時看着我們的國父遺像，台後面是四丈多高的國旗寶座，國旗隨着升旗的號聲漸漸上升，我們的心也慢慢存牠的飄揚下化爲敬慕，仰愛。目前，只有看見國旗是眞心的愉快，所望永遠過牠掩蓋下的自由生活！

老師們各個訓話，講解遺教，紀念週好像就是全體師生每週一次的精神聚餐，一次的收穫，就是一週的美滿回憶！

舊曆年

放寒假了，兩星期，少數有家可歸的同學，離校去度「天倫之樂」的驕子年月，有家歸不得的大部分同學，却不得不在破落的宿舍中作那傷心的思鄉苦夢！

在異鄉過年，尤其是舊曆年，因爲這個年節對人民的印象太深，所以，要哭，是免不了的事，但是大家都在忍受着，硬頭承受，一種說不出來的怨恨情緒和陰鬱心境，不願意大

家都同情的痛哭這一天，雖然，每個同學仍舊很活潑的談笑，都很得意的互賀新年，都很一致的穿上一件預先爲過年洗漿過的粗布大褂，……可是，看他們每一雙眼珠的周圍滿漾着亮晶晶的淚水，如果走到一條自己走的路上時，便會很快的流出來，所以只要你注意的望她一眼，便可看出她紅腫的眼圈和平時無論如何是不一樣的，而她却能強把淚往肚中流，給你一個無情的慘笑！

每人躲在自己的屋子裏，不敢出來，因爲異地風光對於故鄉的追憶是一個最動感情的刺激。平常，天不亮，從個個屋子裏就傳出不同調的京戲，二簧或可笑的歌謠，隱約的盪漾在將黎明的朦朧中，使誰都感覺到河大的學生是在極其困苦的生活裏來樂觀的建樹他們有意義的人生，但是，今天陽光已射到枕邊，而每個房子都是靜靜的，寂寞得使人害怕，可憐，在無奈的早飯催逼下，一個個無力的提着一個洗臉盆去做那天不得不做的工作，大家相望，僅是默默的一個苦笑……牆角裏，廢垣邊，一個個的在呆呆凝視空中溜過一片片的白雲，一雙雙飛過的小鳥，孤獨的呻吟和悲痛的泣鳴隨着北風，掠過風稍，企望牠能吹到故鄉，帶回來一點雙親的甜密和安慰！

——但我們却祈求上帝，不要讓爸爸媽媽愁孩子，因爲他們的「愁」更能增加孩子的痛苦，更會加多孩子的眼淚！

可是，人爲難改的，無論你走出天邊也斷不斷孩子與父母間「愛」的紐帶和「想」的連繫！

講台上陳列許多顏色鮮亮的錦標，尤其是紅錦標鑲黃邊，使眼一射及立刻感到奮興熱烈，心裏舒暢，這些錦標都是本地各機關送給學校而紀念從軍同學的，大會上，士、農、工、商、各學校站得擁擠非常，高呼口號，敬致歡送詞，使每個人都感動得流出淚來，從軍同學一個個帶一朵大紅的花，在大家鼓掌聲中入了席位，氣昂昂，雄糾糾，好像戰場上騎馬的勇士，微笑着向諸位容了謝禮，一陣寂靜，好像告訴大家說：「不久的將來，請看這些英雄的成績」，我們除了加緊深造而作後盾外，並祈諸位英雄能很快的在凱旋聲中健康歸來！

各院系都依次舉行歡送大會，雖然大家都覺得有點兒留戀難受，但爲憤恨所激，各個咬着牙以鼓勵的言詞來送從軍學長去抓勝利，去報數年來敵人的血賬，去洩逃難被害同學的冤氣！從軍同學各個與致的留別許多寶貴言辭，在雙方「歡送」「惜別」的交流空氣中片刻全堂鴉雀無聲，忽的又嘩然高歌，衝破寂靜，這時候很難辨別每人的情緒，甚至於自己也很難辨別自己心中的滋味。

在從軍同學中有一部分女同學，她們都是熱烈誠懇的踴躍報名：女同學除掉歡送全校從軍同學出一份歡送刊外，另外單獨又出歡送女同學從軍特刊一份。各院、各系、各班、各同鄉會、各校友會都有歡送特刊，其上有校長，各教授的提詞和囑語，校院的每一個牆上都花花綠綠的佔滿了歡送標語，學校爲有系統的整理起見，將各壁報稿件收集起來，以資紀念。當天晚上舉行遊藝大會，情況甚盛。

本校生活指導組主任張先生率領從軍同學於二月初赴渝。街上各商店各家戶都用紅綢布編成花橫懸於街空，上書「歡送國立河南大學的從軍英雄」，各處張貼標語，各門口均排列各樣點心果品，各桌旁站一個主人，手提酒壺，連連向從軍同學敬酒，從出發地方經過大街共有七里地，沿途邊一列整齊的送行隊，頭一排是從軍同學，每人身上帶一個黃條，從軍同學的兩邊是執小旗護送隊，再後面是各院院長，系主任，教授及教務長，訓導長等全校教職員及各先生的太太和公子小姐，再後便是全校男女同學，喊口號，放鞭炮，整個的荊紫關這街是駕雲騰霧的仙途，連耳不能聽所言，對面不能辨其狀，一個個的心都飛上了天空，感覺不到這是人間！有些老百姓大概是剛從鄉裏來，不知道是幹什麼的這麼一大批人物，高聲叫着問：「什麼人娶媳婦，這麼熱鬧，一定是個大官」有人聽他們這樣一問笑了，但是的確，知識青年的從軍，也就是國家娶了有爲的媳婦，在很快的時間裏，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羣好媳婦興起的中國大家庭！

最後攝了影，每人都握握手，在太陽剛出來的溫柔光撫下，我們分別了。

女生院

文、理、農、醫、四院同學，女同學佔的很有限，每一班級多也不過五六個，無論在什麼事情上都是寡不敵衆，所以，在任何一方面女同學總是少管閒事，我想這不僅是河南大學，恐怕所有女同學少的學校都是一般的情況。

我們女同學據說也夠幸福了，院址距離教室僅一丈之遙，不像男同學白天跑來，晚上回去，一個月的伙食總是不夠，但正因此便可證明女同學的範圍狹小了，在許多事情上都些封建理由的阻礙，簡直使你哭笑皆非，生到此時，也算倒霉。

女同學共分八個宿舍，但都在先生們的住房中間和教室院的周圍，有的宿舍佔一間房子，住四人，有的宿舍佔三個大屋住數十人，數個人一個桌子，等到晚上桌中間一盞不明的桐油燈，就在這桐油燈下看兩個鐘頭的書，次日眼睛都要昏痛半天，其他男同學的住宿情形雖不大明瞭，但都不會覺得舒服，舒服不舒服，沒有關係，能用功不能用功可是最大的問題。

女同學接觸事情和生活、學習的各方面，在有形或無形中都有不能申訴的痛苦和無可奈何的限制，這不是學校的訓導和管理責任，而好像是自然心理變化的一定程序，我們很希望全國各大學的女同學都想法有一個聯絡，並很希望婦女總會對各大學的女同學都有一個計劃的工作原則和總會聯繫條例，不但給予其工作的時間，且必須有發起工作的權利。

抗建偉業將成，各種工作都要展向新的局面去進行，在新中國的新婦女是應該有新工作的表現，誰都知道婦女求解放亦是這次抗戰的一個重要的條件，願全國各大學的女同學都能親密的聯合起來，組織一個有層次，有系統的大學女生聯合總會，使不幸留在僻野的大學女同學有充分的精神食糧，更可借機以培養各角落婦女徹底求解放的苗芽！

我們很希望在都市裏的大學女同學，能關心到我們這一羣孤寂可憐的鄉下姑娘！

談工作

等，本校到此後，設立許多服務團體，像婦女班，幼兒園，各村的小學，另外設一個中學，補從前無中學，這一下給了許多方便，我們不敢說開拓了這裏的文化，但敢自信的承認啓發了他們求學的興趣，本地的小學教職員差不多都是本校服務的學生。在工作上不敢說開展了新的局面，但敢說流露了許多他們所不知道的東西！同時，因爲大女學生的大方態度和勤奮工作，倒打破了一般老頑固者的舊腦筋，紛紛送女兒入學校。

再 見

由同學的需要，事實上河大是不能在這兒有長時間的停留，本來大學應該站到時代的前面作領導的衆人，現在却留在這山窩裏度時間的昨天生活，雖然由報紙可向外面互通消息，但所知道了的消息已成爲新消息的過去，這個對於時代分析和觀察，對於思想的感覺和進步，都有很大影響。

人家稱我們河大爲「土大學」，就是說太土氣，不文明，可是你想住在深山沒見過火車的人，能責備他的家庭不「現代化」嗎？也許不久就被遷出去，就可和大家見面了，我們漸望有那麼一個新生的「再見」。

貴州花溪

舊曆新秋恭逢 本部鄧玉光仁丈八秩暨 德配賴太夫人七旬雙慶敬賦二律仰贊盛德懿行於萬一

潭秋鄧祖平

道鄉雅望重邦閭室協高風引庶車麗算芊齡邁大衍健星璀璨耀秋庭庭階清淑思崗玉瀲海風雙念

簡釋季子黔山稽賀祝（開諸嗣僉賢教授）吳頭楚尾治關渠 畢節黔山數潭長（嗣令先德綱平公教諭畢節）家擻書作華中

香清談一試鄉阿堵縱詩容朝有孔光稍梓奇材欽後起（哲嗣三君並吾鄉一時知名之士）芙蕖仙袂拂時芳（淑媛四人皆有林下風致）

新秋周甲記流火遐齡幽實晉兕觥

（作者現任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培風樓詩商務書館出版）

修學旅行記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五名——

國立浙江大學　何耀煇

五四—一八〇

贛縣至郴縣

六月二十八日晚

剛從街裏回來，那顆懷着希望的熱烈的心，給一個消息的刺激，更加興奮了。

在城裏意外地得到代登記買票的幫忙，使我們赴滇的想望，可在七月一日實現了。可是為了要挑行李出城去，明晨立即動身，這樣我們的想望更能早兩天實現了。

興奮極了，急急地帶着西征的同學們跳躍地跑來跑去從教室跑到寢室，由寢室跳回教室，忙着清理教室裏的東西，喊着跳着裝扎行囊，緊張極了，興奮極了。

月亮在薄薄的紗屏後露出半個純潔的臉兒，凝視一群快要離家的孩子，和善地親切地撫玩孩子們的柔髮，吻着孩子們豐潤而發光的臉，像不忍放他們離開她親的懷抱。

風在歡送我們，草木也在歡送我們，沉默的寬路上只有互相話別的團影，步伐和笑聲雜奏着話別進行曲。

在大門外，一一握手言別了，孩子們向尊長深深地鞠躬，很多想說的話，在這瞬間無從說起，最後，最後只得說「路上平安」和「再會」。

月亮也辭別了。在人生的長途上，開始我們奮鬥的歷程。

二十九日

在旅社裏爬起來便急切地跑到車站去。那裏聚着十四個男女，七個是離闊新贛南的，七個是來送行的。雖然昨夜長談了整個半夜，他們仍團團坐着談笑和吃早點，有些高興地談着過去和未來，有些表現得有點悵惘，但情緒仍是愉快的。

終於車輪把不忍別離的我們分開了。握握手說聲「再會」之後，彼此的影跡漸漸隨着草木和丘陵的從退而隱滅了。但腦裏的印象是不能——永久不能泯滅的「再會」！我們再會的時間和空間呢？

在車上看見南康的建設，長着蓬勃的新贛南的風氣，沿途上都看見「發揚正氣」的標語，使我時時想起學校來。

到了大庾，車子停下來，當我們剛吃午點時，警報來了，急快地跳上車子，車子也要逃避了。這象徵着我們前途的困難和阻厄。

當車子嗚嗚叫着爬上大庾嶺的粵贛交界處，我們看見刻在拱門上的「再會！一路平安」，心裏另有一種感覺。

過此以後，景象完全不同了。大庾嶺以北是黃土的山丘，間有短樹和細草，嶺以南是重疊的高山、鳳尾草、稻草和

南方的林木散滿整個山崗。

原可以當日趕到曲江，但爲了車子跑得太快，輪胎爆了兩次，耽誤的時間頗不少，今天只能趕到南雄。

南雄是北江支流上的一個大地方，一條街長極了，兩邊列着各色各樣的商店，新式的，古舊的，高大的，狹小的屋子像參錯的行樹，但也相當整齊和清潔，中間雜着銀號和櫃鋪，晚上也閃爍着暗淡的電光。

市場是很熱鬧的，廣東話，客家話和普通話混在一起。

從車子跳下來，把蹲屈了整天的身軀伸展一下，便分頭工作了。一個看行李，三個去買米，三個去找客棧，街上去的每一組伴一個廣東同學，以求增進事務上的便利。

找旅店去的我們，在街上的一角落，看見一張戰幕簡報，當時我們增加了焦急，……每個人都說：「若是七月一日動身的話，恐怕我們來不成功了。」

我們預備走的路線是由贛縣乘汽車至曲江，趁船去清遠，走路經四會至肇慶，再坐船沿西江而上，經蒼梧至桂平，然後在大灣趁火車經來賓至柳州，再循黔桂鐵路和川黔公路而達重慶。

現在這條路線發生問題了！報上登着敵人進犯清遠的消息。雖然上面還報道敵人已經撤退，但我們的心裏已經縈繞着「能否坐船去清遠」的問題。始初我們有點不信任眼睛，但白紙黑字却是千真萬確的，我們顯得有點煩惱。

坐在狹小潮濕的鋪位裏，面對着暗沉的油燈，幾個人默然無語，回去嗎？還是前進呢？

前進不後退，到曲江再作打算，回去的難爲情使我們這樣堅決不後退。

三十日

在太陽正中央的時候，曲江的輪廓影入眼簾了。青碧的湞水（曲江位於湞水和武水的交流上）傍着灰黃的公路直趨曲江。這邊是庸俗的，可是那邊却秀麗極了，疊了綠蔥的崗丘在水邊連綿伸展着，崗丘的後面便是無垠的青天。

看見曲江的山、水和人物，便聯想到廣州，現在完全是戰時的廣州了。剛從後方趕來的我們，在這戰雲密佈的大城，呼吸新的空氣，感觸緊張的動態。

曲江忙極了，城外的公路上忙得汹湧澎湃，鐵路上穿織着人群和貨物，城裏的大街上不息地奔跑着各式各樣的人，商店裏吵着買賣。路上常見的是學生，因爲湘北戰事的影響和粵北局勢的緊張，學校都提早結束，加緊疏散了。

在另一方面我們嗅到火藥的氣味，石橋的出入口架起木柵和蔓雜的鐵絲網，每個橋柱上都縛有三合土的堡壘。路口和巷尾也擱着鐵閘和木柵。街道的相交點上，築着圓柄的槍窩。在要道上站着武裝的哨兵。那兒的荒涼和沉寂使人感覺戰爭的恐怖。

南國的風光雖是美麗，戰時的曲江雖是可觀，可是，懷着緊張心緒和抱着一顆焦急的我們，無暇去賞玩和考察了。

爲了我們忙，只覺得曲江也忙。

一踏下車來，便分派工作。有的看行李，有的探問火車班期和一般路線的近況，有的去找旅店和下清遠的船隻。我們七個人不特分工，而且合作，一瞬間都齊集在一起，但結果是失望的。失望——第一個是失望，第二個還是失望！

眞的清遠給封鎖了。由水路去既不可以，打陸路去更不可能，這樣我們的計劃便給粉碎了，沒有汽車去連縣，有沒有火車到坪石去既無把握。一說「可」，一說「只能到樂昌」。班車開行的時間和次數也很紛紜。一則說上午五時開一次，下午九時開一次；一則說下午五時開一次；有的卻說無定：我們有點迷惑了。

現在，看來是不能向西去了，懦弱地回去還是勇敢地前進呢?!

在動搖的情形下，也許是在考慮的情形下，我們決心繼續向前去，「到坪石再打算！」

午飯也不吃了，忙着捆扎行李，趕趁是日的晚班車。上車的地點離城二十華里的河邊廠，我們只得自拿小提包，雇挑夫星夜急行，托佑我們果決的迅速，一到車站後十分鐘，特派搶通鉄軌的專車開行了。

黃昏的暗淡活像我們的饑渴的臉孔，每個人都是曳着疲倦的身軀，在鉄路線上趕着這短促的路程，沿途碰見由車站逃回來的出奔者，他們望着我們笑笑，這使我們疑惑萬分。除了這些出奔者外，一切都是單人，很多都這樣說：「有的逃去，有的回來，眞莫明其妙！」眞的，我們也莫明其妙！

坐在車上，已是星光明媚的時候了。車站堆積着人和行李，叫賣的聲韻和爭上車的吵鬧充塞整個空間，整個場所塡滿着紛亂與緊張。

我們跟工兵坐在泥淖裏，在飛馳奔騰的旅途上，我們受盡了大沙圍的襲擊，幾個軀體給砂塵煤屑封蓋了，經過一個還分鐘的山洞，煙煤像天花的散在頭上和肩上。

月亮永遠照耀在頭頂上，行樹和疊山一排一排的，一眨一眨倒壓下去。車在起程時，車站司令說：「今夜有月亮」。答意是多麼幽默啊！「豈不是很好嗎？在車上可以賞月！」

抵樂昌時，行李卽要搬下，明天轉車到坪石去。

吃飯後，仍是風塵僕僕的身軀，倒在悶熱的地上。上面是閃爍的星雲，月亮已不曉得躲到那裏去了。地是熱熱的，簡直不能坐臥，蚊蟲的空襲，使我們無從入眠，就是這樣輾轉了一夜。

七月一日

據說下午才有車到坪石去。在上車的時候，車站裏人否認那是北上的車，詢問我們「那裏有車子到坪石去？不要瞎上車」！旁的人們樂得了這個「警告」，有的上了車也給騙下來。

從十一點鐘到二點鐘，在車箱內的人們差不多給悶死了。箱箱充塞着人氣和汗酸味，陽光無情地直追過來，樹梢動也不動，汗由脊部和胸背上流出來。扇也沒有功效了，因爲扇出來的風也是熱的，徒然使人氣悶吧了。

過了很久，天空忽然暗淡起來，現着暴風雨快要來臨的象徵。悶氣漸漸消去，精神也爽快得多了，這時車輛已接上車頭，但還是懶慾慾地躺在軌上，動也不動。天邊愈縮愈短了，馬上要壓下來的黑雲重重堆積着，風也起兒了，枝幹和落葉爲之飄搖，但火車還未動身哩！……

到了坪石，車子逕直開至郴縣，這是個很冒險的玩意兒，因爲敵人已圍攻衡陽，耒陽已告淪陷。月亮高高的站在雲中，這段路的安全性誰也沒有把握。車是長長的火龍，每一

節都藏着上前線的戰士。它也有點畏縮地加速奔騰。

為了這幾天來的疲勞和睡眠不足，每人都伏在窗口，倚着坐位和行李或靠着別人，沉沉睡去。在要準備下車的時候，才一個個給喚醒來。

下車後已是深夜了，離可投宿的地方有九里路，但那時已沒有挑夫在，唯一的辦法便是把行李搬回車箱內，睡在雙人坐位上，位置只可支持半個身子。

郴縣至冷水灘

七月二日

我們的路線變更了。現在衡陽火線，將來的路程恐怕比較安穩一點。路線大約決定這樣：由郴縣步行至零陵，全路四百多華里（以後簡稱里）。在零陵的冷水灘有火車直通柳州。

由火車站至汽車站有三里之遙。每担挑工要四百五十元。「我們自己來」！七個同學，拿重的，拿輕的，直運到目的地去。

常常聽說湖南公路很好，這是名副其實的。路基平坦鞏固，中央鋪上細石，深深的藏在泥砂裏。兩傍長着桐樹，晴天可陰蔽旅人，雨天可保護路基，加上人工的修理，無怪乎路基能若此完好了。還值得記的：平直的路段多，灣曲的段落少，而且斜坡也不多，是以給與運輸上的安全和便利也不少呢。

不過，這兒的挑夫使人有點不耐煩。他們每人只能挑六七十斤重，挑多一點便說挑不來，只走短短一段路便要休息下來，便悠悠的抽煙，慢慢的喝茶，歇了很久，經過我們催促，才一個跟一個的站起來，慢悠地擺上肩，一步一步走上去，吃一餐飯要化一點鐘，坐夠了，談夠了，才願走。

三日

奔跑了四天，每個人都感覺有點累了，便打算在這裏（桂陽）休息一天。同時聽說從這兒過去的路很難走（完全小路，雇伕子也很困難，雖有，挑工也很貴，所以我們又打算自己來，但因行李過重，無奈何把不重要的東西都拋掉。

每個人的心靈都苦了，流不出淚來的辛酸。但卻有點熱鬧，興奮的歡樂和笑聲，充塞了整個斗關。

「這套衣服是新的。—」

「這種東西到了重慶是要用的。」

「這雙破皮鞋不要了。」

「看看，……喂，你可以穿着走路，到不能再穿的時候才丟掉它。」

「不，穿皮鞋走路，腳要受累。」

「唉，還是不要的好。」

「喂，我這張絨毯子也不要了，它太重。」

「為甚麼？這張絨毯子那麼好，在重慶是不能買到的，到了重慶賣掉它，你亦可以買很多其他日用品了。」

「唔，可是我拿不來。」相當重的絨毯子便給留下來。

「啊，這麼好的衣服還不要，真糟了！」

「我把練習本寄回去也是好的。」

「筆記、書本通通不要！」

「可是，我們是學生，我們不能這樣。」

最後，除了自己拿一大部份外（每人至少二十斤），棉被蚊帳和兩個皮箱作一担，雇一個挑夫拿去。在臨走的時候，眼看着關子的地上擺滿筆記、練習本、書籍、破衣服，木箱……

桂陽城立在荒野的邊沿上。一條大路把它串起來，聯繫新田和寧陵，東起粵漢綫上的郴縣，西至湘桂線上的冷水灘，中貫湘省的南部，也許將來為了軍事上的需要，它會成為兩綫的淋巴管。現在桂陽也有點火藥氣味了。城裏的骨幹是一條大街，石蛋砌成的路，兩傍是陳舊的房屋，脫不了「固有」的特性——矮小，黑暗，濁濕的氣味。商店是半開門的，使桂陽城更顯得冷淡和死沉。

四日

離開桂陽的時候，炊煙已飄散滿天了，太陽高出樹梢之上，死寂的圩場已是糟雜的了。

雜在來往的人羣裏，我們開始長途的遠征。背着，肩着，挑着自己的行囊，隨着挑夫的嚮導，向着無垠的石蛋路越過溪澗，穿過田野，經過山崗，到新田去。

從桂陽到新田說是一百二十里，這個「里」簡直不是華里，也不是公里，其實是甚麼里也沒有人曉得。每過一個休息的地方問一問，必每答不同，有時覺愈走而里數愈增。為了這兒的老百姓附近十里的地方也沒有走過，他們只據自己的經驗，隨便說一說吧了。其次政府除了對鐵路和公路有個比較確實的測量以外，對於這些地方注意還很少。

路是山路，沒有掩蓋的小路，由一個山峯伸到另一山峯，青柏綠草和野樹蓋了整個波浪樣的山脈。曝在大自然的原野，也是青翠的稻田，禾是高高的，粗壯的，紫黑的土，足量的水，平均地分配每塊各色各樣的田地，今夏會豐收吧！田野之間雜着整齊的岩石，成層的，方長的，斑彩的。路就是蚯蚓似的在青草、木、田、岩之間蠕動着。

山亭像是沙漠中的綠洲。每距二三里路就有一間四通的亭子，裏面放着神龕和石凳，四周立着石碑，上刻着捐助修亭的善掌仁翁底姓氏。少不了的是兩個水桶和一個竹斗，桶內是清涼的山水（或茶），這是行旅者的甘露啊！

路上的山亭都供着岳武穆，包文正和關雲長的神像，這兒的風尚可想而知了。陽光無抵禦地從青碧的高空直射下來，刺撲行旅者的手和臉，我們只得把像早上太陽那麼紅的臉垂下來，像赤熱的鐵的手仍受着太陽底光和熱的鍛鍊。汗從鬢髮間流出來，沿自然的滑潤，到了鼻尖和下巴，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但馬上給蒸發了。汗也從上肩和前胸流下去，冰河樣的有時慢慢移動着，但一下子就滑去很遠了。就是這樣，我們背起行囊，肩起被包，挑起服箱，踏着蚯蚓樣的山谷，上去了一個山崗又是更高的山崗，下來了一個山谷，又是一個更深的山谷，擦過披腳的野草，頂着火烈的陽光，喘着氣，流着汗，走了一整天。

五日

這天我們很早就出發了。到中午我們趕到一個叫祥安鄉的地方，一個相當大的圩場。可是這兒跟附近的地方差不多相隔絕，女孩子和婦女的頭頂上都纏着一個髻，穿着寬襟大袖的衣裳，袖口和襟的邊沿鑲着闊大的美麗的花邊，耳朵掛着直徑寸許的粗大銀環（據說這些是苗人婦女）男子穿「大

襟衫」或「對襟衫」，樣子有點呆而直。

一到那兒，他們問我們是否外國人（日本人），近來的戰事怎樣。我們就對他們說，有很多飛機到前線助戰，我們的軍隊是節節勝利的。那時我們的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是愛還是哭。

在我們弄飯吃的時候，旅店門口聚着一羣男女，很奇怪的望着我們，打量我們，頻頻私語。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是很奇異似的，站了很久，到市集散去的時候，才漸漸離去。我們走了，他們又眼巴巴的送我們去。他們的內心必有說不出來的驚奇。

湖南人對待旅行者是相當客氣的。沿途很少有茶店，若想喝茶的話，跑到老百姓家裏去討是一定有的，而且態度也很客氣，有時坐在屋外休息，那邊的人就會把茶與杯送在面前問我們喝不喝，更說：「你們辛苦了。」我背着一個行囊，肩着一個衣箱，走過一個鄉村，一個老太婆見我辛苦了，拿一條木椊跑來，誠懇地叫我拿來挑行李。可是挑不慣的我，只得客氣地對她說明苦衷，欲謝她的好意。她好像很難過，但笑着跑回去。當時我也很難過，總覺得對不起她，便跑去討茶喝。可是她卻拿了很多的碗和一個茶壺出來。賜茶給我們喝。喝完了一壺，還拿另一壺。一下子又有一羣人來，她仍是這樣。可知未開通的民衆，同時也是忠厚的老百姓。

今天只趕到大邊塘——一個古老的村落。那兒有莊嚴的大廈，幽潔的小學。那兒有廣大的田野，蒼翠的稻海。那兒有蔚藍的天空，雪白的綠雲。圓圓的月亮照耀這個甯靜的角落，閒談的農家點綴這個安靜的星夜。在這幽雅的空間，在這可感慨的良辰在這使人羨慕的社會，遊子那能不緬懷家鄉呢？故鄉啊！在何方？

六日

大邊塘至新田縣城只有二十里。走了三句鐘便到了。在縣城口我們第一次受到檢查。檢查官很客氣，並沒有嚕囌。

新田是我們步行所經的第三個城市，在湘省南部的中央。城郊不比桂陽的那麼荒涼。河水、竹林和黃路參雜在一起，附近也有人家。縣政府位在城中央，商店集中在兩傍的街上。人口疏散以後，街道也顯得沉寂。

這兒的物品不見得便宜，附近一帶沒有甚麼好的土產，菜油、桐油和米比較多一點。甘蔗的成熟比廣東遲半年，廣東三月，這兒九月。棉蔴織品都由衡陽來，很昂貴。這兒只有三個大節：年節，中秋節，冬節。淸明節，中秋節和重九節是沒有的。

七日

爲了雇挑夫，昨日歇了半天，今天又要歇一天。在這兒雇挑夫也很困難。唯有到縣府和鄉公所去請求派夫。挑工五塊錢一里，雇工十塊錢一里。

八日

動身的時候，太陽已高出山頭，今天我們不要自己拿行李，感覺很舒暢。

今天才能說眞正走路。這段是最難走的路。山是高峻的，路是崎嶇的，陽光無情地幅射下來。滿山都是青林綠草，但可掩蓋陽光的卻在遠遠的兩傍。走過一個山，前面還是山，說是下山了，山下仍是高高的在地山上。不只前面是山，

周圍也是山，山外面仍是嶙嶙的高山，高山的背後還是羣峯樣的[illegible]。

在半山上，也可說在山下，遇路有人家。禾草蓋的茅舍雜在散亂的草上。方塊的田列在山徑的兩傍。磚石樣壘成水平的地臉遙遙地砌在山邊。稻穀染深原野的碧綠。

誰能說山沒有留戀的地方？在山腰間，在遍地陽光裏，也有幽雅的角落。那裏有參天的古松，那裏有可坐臥的綠苗。林的盡處是峭立的岩壁。從那裏望下來，有外圍的松頂，有中腰的草地，有發光的池沼。

今天也是在爺光遍野的天氣下進行的，但我們快樂得多了。我們踏着步伐歌唱，羣山也跟着歌唱。我們舒暢地談笑，草木也隨着談笑。我們盡情地叫喊，天地也回着叫喊。現在我們是快樂的山的一羣啊！

夜間就宿在一間舊式的客棧。入門便是個大廳，每邊微微架起一排光滑的板，上面放着木桌和板凳。這是白天的餐堂，卻也是晚上的團體房間。板上蓋了稻草，壁上架了長大的蚊帳，旅客們便擠在一夥，各打鼾睡了。閣上沒有房間，床鋪仍是不開展的地板，也許還比較整潔些。

買了米和菜，自己煮飼，自己享受，老板娘也在幫助嘍。

九日

今天也爬了幾個山。山嶺愈來愈高，形態更聳立，風景也很美麗。走着走着，峯嶺臨立在兩傍，一節節的擠上去和堆下來。我們看着，卻為倚着天地的斜地和奔過身邊的龍脈。周圍的青天蓋着峯尖，自己卻變成「井底之蛙」了。

，由長沙退下來的軍隊和民衆很多。我們到那兒的時候，當地的商店通通搬光了，旅店也是空空的。是以，我們沒有投宿的地方，沒有燒飯的地方。米買不到，水也找不着，嘰巴巴要睡在路旁和挨餓了。兩三天以後，也是這種情況。我們花了很多口舌和跑了很多路，才弄到一頓飯吃，夜間睡在空店裏。

十日

今天是走路的最後一天，也是最感困難的一天。前面擱着在途中最高的山（土名鴨子嶺）。翻過這個山就是走三十里路。裏面還藏着土匪，人數少是不敢過去的。山後的零陵，離冷水灘六十多里。

下午進山，陽光兒猛地從隣雲的空隙壓迫鳳尾草叢裏的路。這是鳳尾草的山。綠葉和白葉飄盪於陽光下，爍耀着，閃爍着。長而瘦的莖子，在月亮下，自化爲閃爍的劍刀，默然緩去，眞有點是「草木皆兵」啊！

成七十度的斜徑刻在石峯裏。初時還好，我們踏着青石階一步一步的上去。可是，半山以後，全是用腳踏出來的路，既崎嶇，熱氣又逼人。路是螺旋樣的由一山腰轉到別個山腰，永不循回，只有高上。到達山巔的時候，萬山皆下，峯間像是相擁的波，下面是不見底的谷，山巒會合處便是稻田，那時眞有「一山還有一山高」，「登峯造極」的感慨。

緩流的水越過大小不一的蛋石，一滴跟從一滴，一綫連接一綫，追跳到大地去。草叢深處，也隱約傳來美妙自然的聲韻。

下山後，天已漆黑，我們踏着浸潤了[illegible]光而方大清潔的

五四一一八六

石路，翻越這段最後旅程。

十一日

昨夜寄宿的地方叫錫岸鄉。恰巧有軍隊駐在那兒，陣陣軍歌，隨風吹送，這兒屋宇的巨大和材料的認真表示它是富有的村莊，街道的闊大和整潔，也是少有的，民衆也很客氣。

中午抵零陵，現時湘桂線的重要據點，在商業上也佔極重要的地位。

得了鄰近兩大文明城市——桂林和衡陽，這兒的人文物品也很開通。

長、平、直的大路伸入雄踞山崗上的零陵。外圍像是個山城，城廓是沉寂的，但城裏却熱鬧得很了。一條大街由城門直趨江（土名零陵大江）邊，兩傍排着「非常時期」的雙層房樓，向左右又伸張支線，這留着新闢的痕跡。

江邊是最熱鬧的地方。叫賣與吵鬧，人羣和貨攤是少見的啊，江面排着民船，桅桿像是擎天的支柱。晚上，高大的桅火雜在星羣裏，月光給微波拉長又擠扁，金蛇樣的奔竄着。

十二日

懷着焦急的苦悶，等待浮橋的開放。

終於，上水的船隸過橋去。船家盡力搶先。一隻船剛移過去，傍的箭樣的飛過來，相衝相推。下水船也追過來，相持在狹小的隘口裏，前進不能，後退不得。

警報來了，護橋士兵都命令船隻不得通過，但船家却拼命的擠。逃警報的人羣眼巴巴望着橋。那時江水翻着，泥土動着，……天籟人籟混在一起。

船開總來了，但還少了一個人。船家吵着要交清船費。吵鬧和焦急，又合成一塊。

丈許長的木船，配上山洞樣的篷和巨大的櫓。帆是沒有的，他們只能搖櫓，不會揚帆！狹長的江水，深深的，深暗和黃褐，混成不能命名的顏色。水上的船，桅上繫了長繩，跨過江面，到江邊去。幾個戴上笠帽的苦力，[illegible]，一步一步的移動，船也逆着水流緩慢地爬上江去。

燒飯的時候，炊煙直[illegible]篷內，像[illegible]彈爆炸了似的，瀰漫在裏面的旅客都[illegible]長流淚。夕陽[illegible]來，也迫待「緊縮陣地」。

冷水灘的輪廓很簡單，它的組成就是一條長街和一個車站。街道不平，雨後便成沼澤。沒有一座完整的屋宇，大都是草蓬。開市的時候，人羣擠在道口，路滑難極了。但車站是簇新的，也很美觀。

也許今夜能安眠吧？

夜深了，月光照遍大地，從夢裏驚醒的我，[illegible]着月色[illegible]警報去。有些聰明人拱了被鋪在山蔭下睡覺，還是痛苦的翻啊！

冷水灘至柳州

十四日

天亮的時候，「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在望了。

雖然緊急疏散，大街上仍是人滿滿的，商店裏仍是擠擠的。自從湘北戰事發生以來，高等難民都湧到桂林來。騷

疏散後也一批批的湧到柳州和獨山去。湘桂線上的物價也隨着他們的潮汐而升漲。受害的是薪俸階級和勞動者，受影響的是社會的動盪和精神的緊張。

原說下午四時有車南下。一下子却說十時，把行李拿到車站去的時候，更聽說是八時。快到十時的時候，又說是十二時。人們都懷着疑惑的心情，在行李上打盹。

一聞鐘聲，人們都驚跳起來，擠在月台的邊沿上。每個頭顱都伸望車子的方向。但這是北上的列車。鐘聲再響，人們還是向外跑。叫喊着，擁擠着，裝着搶上車去的姿勢。但那還是從南來的。警鐘一次次的響，人們一次次的擠，但還是一次次的退下來。

那時候是一句鐘了，警鐘接二連三地響，笛聲是北來的，這一定是了。我們在地上跳起來，插着腰，站在月台的最前列。人們都肩起了行囊和箱子，相擠相擁，瞪起眼睛，疊高衣袖，嘈雜的呼聲撼動整個沉靜的星夜。

一縷的光，一點的星，從遠方出現了。光線慢慢地拉長和放大，星點也漸漸地長成一盞明燈，遲緩移近來，我們的頭都給引長了。

「嗚」一聲後，燈光一寸寸地移近，輪子轉軋的呻吟也微有所聞。我們的心房在加速跳着，血液在加速廝着，情緒在非常緊張着，腦子在想着怎樣搶上車廂裏和搬運行李，眼睛一面關顧行李，一面朝望列車的行蹤。手在固守自己的位置，腳在準備着行動。

雖是慢慢地蠕動，它終於到面前了。龐大的車頭，直壓過來，人們怕得躲開，但為了要爭座位復又擠上去。車頭緩緩地爬着，我們的眼睛緊緊的望着後部。機車過去了，機關室過去了，煤箱和水箱都過去了，此後便是我們要搶佔的客廊了。預備！

可是，此後是空空的——無形的空間！這只是一部車頭啊！

人們憤怒得微笑了，他們不咒罵，只靜靜地臥在地上，或坐在行李上，沉沉睡去，或喋喋長談。

車子終是要來的。剛一停足，卡口已擠了一大羣人。有空着手去佔座位的男子，有挑籮担的婦人家，有年紀很輕的小孩子，大家都用力擠，拚命爭。小孩子哭，婦人家叫，男子漢罵——這是多麼勇敢的一羣啊！

十六日

從柳州城站沿着環城路走去，經過三合土的斜坡，跨過浮橋，便可進城去。

城外給砂塵蓋着，轉軋的嘈聲和電笛的怒吼，震撼整個城郊。路寬極了，可比上兩條桂林汽車路，三條曲江汽車路，坦平，爽直。房屋是新建的材料「戰時經濟化」了，多是兩層。

城外現着新風氣和繁忙，城裏却恰好相反。街道寬大清潔，整齊幽雅，全是古城的風度。我們不相信只相隔一條柳江，便那麼異樣。雖然兩傍列着商行和店鋪，爭吵和喧嘩是沒有的。那兒還有三四層的磚屋，灰舊的外貌，表示它們的年紀已相當大了。

沿江的大街把城作個弧形的包圍。縱的斜坡由此伸向中心。坡與坡的距離是相等的，跟大街同樣寬大清潔，整齊幽

五四一一八八

雅。兩旁也列着蒼老的樓閣。上面還有曲率較小的環道，把各斜坡串連起來。中心是政府和公共場所。

可以這樣說：城外是交通，工業中心，城裏是政治、經濟中心。

柳州至貴陽

十八日

黔桂鐵路的起點是柳州城站。那裏擠滿疏散下來的難民，堆積着貨物和行李。走廊和月台差不多沒有一點兒空隙。因爲煤之供應難，開獨山的客車班次少，每隔三四天才開一次。這兒的規則有點異樣：要買了票才能入月台去。

早上三時車子在毛毛雨中抵六甲。餓了大半天和一整夜的我們跳下車去找飯吃。可是，甚麼都沒有，只得跑回車廂裏睡覺。

一瞬間天亮了。車子忙着調換車廂，我們也忙着在微絲雨下搬行李。看見車站滿是水，想起旅途中的旱。

候車室內塞滿了逃難的男女，有些已在這兒住了好幾天，他們睡在髒污的地上，自己煮調一點食物。這兒旅店也沒有，荒涼得可憐啊！

在候車室裏，有個司機來問：誰想趁車。他告知有輛尋車快要到獨山去，他可介紹坐「車頭位」，每人收費三百元，但沒有結果。

下午才跟一列貨車北去。坐在滿載樹皮的貨廂上，只有靜待陽光和淋雨水。

下一站是加必頓。困在狹長的山谷裏。那裏只有一座狹小的屋子和雙軌鐵道，這是極其荒涼的小站。

在這兒傳來了駭人的報導：前列火車出軌了。

抵拔貢時，天已披上黑衣。車停下來後，遲遲不開行。車頭整夜忙着駛來駛去，忙着拉那車廂推這車廂，在車站周圍打圈子。有時拖着我們的車子，一下子又拖回來，但位置不同了。看見旁的列車開動，便嘆着氣說別人夠運氣，自己的行動時，卻很歡喜，滿相信這次動程了，結果總是「出乎意外！」

想睡不能想坐不得的我們，只有談天。正談得高興，又給咆吼的笛聲嚇得跳起來。汽笛叫了，我們也叫道：「去就去吧不要叫了！」

十九日

六甲以後，車路已入危險階段，今晨是最危險的開始。四輛車廂用兩個車頭，一拉一推，情況的嚴重，可想而知了。

在一邊是河一邊是亂崗的山縫裏，喊停車的聲浪突然撼撼着個空間。搖手帕的喊，站起的叫，有的却呆了，有的莫明其妙！列車停頓時，它傾側了。

受壓最重的輪子出軌，共四個。呼救的兩長聲，悠遠悲慘，要哭似的。可幸這兒離車站不遠，一會兒路工趕來了。

沒有脫軌的前部先拉開。用石子和鋼枕使出軌的輪子復上軌，再拉開。出毛病的路段馬上修理。年青力壯的工友，技術都很熟練，但他們的臉孔，都刻着痛苦生活的遺痕。

昨夜聞前車脫軌而心寒，今晨已陷覆轍而膽喪（恰巧同一地點）。可是，更驚險還在前呢！

行不遠，「咯咯」的響音從地下傳來，這些輪子輾石的凶兆啊！雖然大家拚命呼喊，機關車仍是無知地飛馳。這次危險極了，領導前進的大輪也出事哩！

太陽在最高的天空俯瞰着這無數的列車爬上長高的山嶺。軌跡是「Z」樣的。在嶺下可望見三級軌道，平行橫在守驛。由第一級至第二級，不轉彎，乾脆地改頭換尾吧了。間對存嶺頂，山下傳來了笛聲，呼救的兩長聲，想下嶺去的客車正遭了同樣的命運！

仍是爬山，像疲倦了的長途跋涉者，它在喘着氣。

山洞真不少啊！但都沒有「側嶺隧道」那麼華麗，那麼偉大。大石砌成拱門，石壁和弧頂，不特平滑，而且很齊整，很美觀，沒有一點殘缺，沒有一處斷接。出洞時，回顧這長大的地道，更覺其偉大，壯麗。拱門上說得好，它是「精誠所致」啊！

在拔海五百公尺的山巔上，側嶺站屹立着，近水的樓閣，秀麗的景緻，深深逗起旅客們的留戀。可恨今夜沒有星光和明月，可恨那些強暴的風雨。……

二十日

早上三時許，列車在風雨中掙扎着。

像初冬裏的寒風，刺入骨肉。臉和額熱熱的，但手跟腳凍得僵直。

天剛吐光彩，列車正穿過狹長的山峽。現出才認識「一線天」的容貌。此後便是上斜的弧，一傍是深谷，一傍是懸崖，要倒下來似的。它努力地「衝，衝！衝衝衝……」想衝上去，但一下子就給迫退下來，風馳電掣地急退。數次衝上去，也喊「基隆，基隆……」地退回。終於勇敢地增加速度，冒險再衝上去，這次是成功了。此後，它出沒在羣山叢嶺間，在太陽高昇的時候，到了南丹。

在南丹我們改坐在赴麻尾的郵車的水廂上。

列車在暴風雨裏繼趕它底行程。在山洞裏，蒸氣直圍過來，把水廂上的乘客薰餓得難耐，呼吸窒礙了，簡直透不過氣來，頭也有點昏迷，出了山洞，才能呼一口氣。

二十一日

在麻尾又要轉車。

廢闊的月台留佈着旅客，三四天才有一次西柳州直開黔山的特別快車，裏面一定很擠的，怎樣上車？

列車還未到。準備調換的車頭已生火了。有些難民爬上水廂去，我們也爬上去。稍後，一個孩子跳上來，責罵那兒的困苦的一羣。他是司機。

第一句就問誰叫我們上去，我們答是站長，接着便威武地追問有票沒有，聽說是有票的，就是夠了。

「下去，下去！這兒不是買票的，有票就坐客廂去，問過站長不行！」

一個一個的問有沒有票，一個一個的叫下去。不走，便把行李拋下去，人也想推下去。過後還叫我們走。我們還給他一點錢票，說：我們是由淪陷區來的窮學生，還要調重慶去。他口裏說：「不要！不要！」眨眨眼睛，手掌卻緊握着了。

「你們行李有多少，下面兩個不上來吧？」語氣和平了一點。得了肯定的答覆，他便跟別的難客嚕囌去了。

看見飛馳來的列車便呆了。上落口和樓梯處都擠滿人。下車的乘客少，上車的旅客多，不調和的上下，使車廂快要破裂了。

找了一部人數較「少些」的客廂，我和另一同學便跨上去。佔了口道的先登者馬上拒絕：「沒有容的位置！」饒得我們是到車廂裏去的，才勉強歪着身子讓開：「非人行的路。」

裏面的擁擠更非凡。不只行李架和走道堆積了箱籠和包袱，就是坐位上也是堆得高高的。在行李架平緣上才是坐着臥着的乘客。好容易才找得個可轉身的角落，剛一站定，馬上有人告知，這兒還要站八個人，他們都下車吃飯去。於是便「請」走出。終於我們還是站在那裏，「八個人」並沒有來！

「要下車去嗎？就在窗口做把繩梯吧！」

為了遮蔽風和雨，窗子給關起來。列車自柳州起程後到今天已有四日四夜。襯衣給汗浸濕了，又給體溫蒸乾；乾後再給浸濕，不知循迴多少次，但沒有換去。這樣，小空間裏飄蕩着由人氣汗酸和廁所裏的電石氣混成的，萬二分難受的氣味。

車子離開打羊不遠便生毛病，走了一段路便退回來，徘徊了很多次。已經失掉了耐性的旅客們吵起來，嚷着要退票。車廂震動得分裂，不能睡，不能坐，不能站。風整愈大，雨還愈烈。它不回車站去，停在兩傍山丘的狹道上，車下是浮濁的泥土。列車就是伏在深夜裏的睡蛇。司機們持着燈火檢查機件，說汽鍋壞了。

在路上不規則的飲食和不斷的辛勞，每個人都有病態，水瀉是流行病。我們七人中有四個遭病魔的纏繞。

二十二日

天晴了，蔚藍的天空燦爛着黃金色的陽光。一些浮雲在游離着。悶熱極了。

火龍正在跨過長石橋，下面是亂石疊成的斜坡，溪水在喘流着。另一旁是丘陵，披了蕪雜的野草。

突然一個青年從車頂上滾到軌旁的淺溝，兩手緊閉着，也許他持不住跳下來，血染紅了半個臉。他爬起來，彳亍地踏上閘去，昏亂地照樣着。我們以為他坐不穩，跌下來的。可是，他是為了列車出軌啊！

人家都深深的躲在田野裏。為了饑渴所迫，不顧慮車頭就會修好的，急急跑去。土人拿出吃剩的粗菜飯來；大家都搶着買，沒有講價，沒有躊躇，一會兒也有雞蛋，柚瓜，粽子，稀飯和茶水，但通通都祭了這饑渴的一羣啊！

中午時分，趕到獨山。

離柳州後，沒有看過像獨山那麼繁盛的城市。現時新建路就通到這裏，闊大車站的外面是新建的街道，很多店鋪還在趕建着。附近的街道很寬闊，齊整，清潔，像是按計劃建設的。

熱鬧區在城中央的大道上，市場旅店都在那兒。整天都人聲嘈雜，擁擠得很。汽車時常穿過，笛聲特別震耳。

在黔桂綫上，每天都守夜，能打盹已經很好了。身體和衣服都骯髒得很，六天來沒有洗澡和換衣裳。今天各人都盡情地洗澡好好睡一夜，作一星期來的總清除和休息。

二十三日

和暖的陽光鋪在濕潤的黃砂上。新生樣的綠葉盛着沐浴

丁的裸體，在墾掣的堀趕裏，拂着微風，並立着。

在這新鮮的明朗的早上，我們到大後方交通樞紐的貴陽去。

在木橋前，車子停下來，橋上側倒着兩部汽車，奇怪的，兩部車相向的對側着。填滿貨物的商車陷入橋桊裏，快要翻下田去了，另一旁是軍車。橋木散了。

交通停頓只是個把鐘頭，但在平直的大道上，已排着很多車輛，這是幹線繁忙的象徵啊！

都勻比獨山還繁盛，街道尤多，不過沒有那麼美觀吧了。處處碰見「建設新都勻」「實行新縣制」的標語。

存貴定，找不到房間，睡在旅舍的走廊上。

二十四日

上午趕到貴陽。為了坐的是「黃魚車」，在圖雲關——一個檢查站——前五公里下車。另雇馬車拉到城裏去。

貴陽至重慶

八月十一日

相別半月的貴陽啊，再會吧！

車篷底下是稻筒樣的人羣。人羣底下是鋪頭，包袱和被蓋。靠車頭處堆滿行李，向外坐着人，兩傍排擠人，尾部也蹲着人，中間也擠着人。頭與腳混在一起，雜然雜來，不曉得那隻才是自己的！

在三橋給檢查。在扎佐休息。

扎佐是由一條公路和十來間商店做成的。那兒的雞蛋很便宜。土人（其實整個貴州都是一樣）穿長旗袍，頭上纏布巾，文質彬彬的，保存着我們古有的國風。

車子停在息烽道旁的時候，太陽已是血盆樣的了。跳下車來，灰塵蓋了肩和背，眼睛給繞上灰黑的圈子，上唇和下巴也長了髭鬚的鬍子，髮是灰白的，一日間，我們都變成老人了，魔法多麼大！

十二日

息烽是個古舊的市鎮，有相當年紀。晨上的寒和寂，使它有點嚴肅。

慣例似的，晨早便出發了。陽光直譏壓我們。篷蓋給熱得焦了，前頭和兩旁都沒有窗子，灰塵給吸進來，每人都感着要悶死了，總希望下去換一口氣，展展身體。

桐梓是個很繁榮的縣城。從南門到北門，橫着很寬闊的車路。成窩在這兒的汽車，密集地放在兩旁。上頭是普通商店，中央是旅館，下端是車站和旅社。早晨和夜間的熱鬧，我不能形容出來。

十三日

車子停在山巔上，俯瞰下去，我有點感慨。

路是下面是傾斜的原野。上劃着「S」一樣的血和汗的墨，緊密地相接着，掩沒在草叢裏。像是迷宮，既不知來源，也不明去路，也覺得路綿延在路與草叢間，雲龍樣的見首不見尾。在錯雜的末端，一條白痕傍着山腰埋沒在遙遠的山谷裏。

汽車在山腰上蠕動着，像爬牆的蝸牛，一點一點的移動。——它是生命線上掙扎着。

望着想，人是渺小，但也是偉大！

車在奔騰的當兒，一條水也剛向流着。天地漸漸晦暗起

五四一一九二

來，風也隨着車的奔騰加大了，陽光也收斂着，但前面谷間還是黃金樣的啊！一瞬間柔和的斜陽由山頂上俯瞰着我們，輝耀着我們歡笑的臉，發光了！也浸染我們飄蕩的散髮，給塗上黃金的色彩。有時他在側窺視我們，但一下子就在後面追逐我們了。轉過山腰，它卻在前面怒視我們，我們怕了，俯下頭來，他笑了，走開了。

路是平直的，兩旁列着樹木，鐵道路基也在旁伸展着，車子的速度增加了。

灰色的雲塊隨着風勢浮蕩在空間，漸漸地灰色成了黑色，漸漸地成了厚塊。黑暗擴大了，蔓延附近的山巒和深谷。整個大地給黑暗籠罩着。山在吼着，風在喊着，車在掙扎着，週遊暴風雨啊！

前面是光明的，向着光明奔馳吧！

在未得到光明之前，暴風雨來了。雨刺着臉，風括着身軀，但我們仍前者倔強，不停留，向前衝。終於，我們衝出黑暗，踏上光明路上。

離開貴陽一百三十四公里的東溪，走上黔渝交通線上各市鎮的命運。它彷彿給於交通線上的繁榮，它吸收來往旅客的血液，現在，它長大了，也成人了，公路就是它的靜脈。

這次旅行給我證明了：交通動脈是人類進步的大道，它是把人類引到繁榮的世界去，它輸送着人類的文化。交通工具是時代的火輪，它把時代轉入新的階段去，它散播發展時代的種子。

十四日

今天是我們四千餘里的長途旅行的最後一天。路很平直，車子奔馳得特別快，車上「歸心似箭」嗎？

海棠溪有望了，可是，還要渡江呢。

這就是長江啊！——東亞文化的幹線。永遠東去的水，就是滋養中華民族的血液。長江，給歷代的詩人和文學家描寫得多麼秀麗雄壯啊！長江，給古今的史家和地理學者贊頌得多麼神聖偉大啊！現在橫在目前的是平靜純潔的水，但我相信，下游的水在怒吼着。它已經染上民族解放的血，沖刷着敵人留下的污點。現在是淡黃色的，下去便是紅色，赤色，黑色的了。它把民族的渣滓和時代的廢物送到應埋葬的地方。污點，渣滓和廢物雖是多，但是長江的水是洪大的，將永遠地沖洗，沖洗，非把我們的錦繡山河冲洗潔淨不可！

我們願望總有一天隨江東去。大江，東去吧！

峨眉攬勝記【下篇】

松廬

九　洗象池開始遊覽

九月一日，星期五，陰。睡夢方覺，耳中水聲轟鳴，如聞晨鐘，催人速起。此間海拔爲六百六十公尺，加之水花飛騰，空氣飽和水份，故氣候頗涼。下床後，在廊下週覽全景，館址適於牛心石前深谷中，倚溪而築，溪中另有大石，亦屬甚支點之一。館前有木橋連之，用通大道。溪水穿橋直流，四週皆山，遍點衍木，青翠可愛。館西谷中，牛心在焉，石小似牛心，故名。適當黑白二水匯流之衝，傾瀉而下，激於石上，飛花跳珠，時成壯觀。二水交流處，一石如半島，上建石凳，可坐以觀瀑，其北岸林中，建有茅亭，點綴風景。半島石之西，兩側各有一橋，形如雙翼，故稱雙飛橋。二橋之間，爲峨山旅社招待所，設備頗佳。其對面爲清音閣，雙橋清音，爲峨山十景之一，亦牛山部景色佳麗之地，水景區特點之一也。牛山部止於此，清代名士六君子之一漢光第有聯云：「雙橋兩虹影，萬古一牛心」，頗能寫此景物之勝，此聯在招待所門首，可以見之。牛心石東下，爲一深潭，內有無甲鱗魚，爲希見之物，以其可以點綴風景，懸禁捕捉，以存其傳；潭中水潔可泳，但太涼而不可久游耳。在館中進早餐，十時離館，開始山頂部之遊，所取路線，決採在樂所決定者。但以如由小道上山，今夜不及抵達洗象池，故採曾君之議，改由大路上山。清音閣爲山中交通之樞紐，遊山者，無論採何線上下，必經此地，本日出發已晏，故清音閣留待下山過此時，再行遊覽。過雙飛橋，經招待所，上山，夾道樹木茂密，野花爭芳，約半公里，抵白龍洞，白龍洞寺名也，山廟頗荒涼，凡兩進。據廟祝見告，寺本有洞，故以爲名，洞即在前殿佛龕下，今已湮沒無存，但雖經填平，所填之泥，時常隆起，認爲殿中白龍所窟，並導指其處，大似神話，姑妄聽之可也。本寺亦爲別傳和尚所創造，原寺俱已湮沒，今存者，後所新建者也。出該寺，拾級西登，半公里而至金龍寺，廟貌小於白龍洞，略憩即行，歷石級百餘穿城門而至廣濟寺，由金龍寺已一公里有半矣。所經城門，爲廣濟寺之山門也，名靈官樓，傳係晉班所造，古名大峨樓，明末曾燬於火，。川督蔡鍔榮鼎新之。寺又名四會亭，取各方遊客會聚之意，傳係劉寺和尚之塔院，內供接引銅佛一尊，高二丈許。寺右有小店，可略息，並出售山藥黑石等，時已十一時，乃行。坡行約半公里，抵毘盧殿，額題聖壽萬年寺，爲康熙丙午都御史劉掄題，毘盧殿爲萬年寺之一部份。按萬年寺創於晉，原名普賢寺，唐時，僧人慧通，改稱白水寺。峨山十景中之白水秋風，卽其處也。宋初改建銅殿，明萬曆間，改爲今名，宋御賜賓供，明賜有大藏經並勅書，殿凡七重，惜均燬於火，僅重修前分三殿，前後相連，曰毘盧殿，磚殿，新殿。上山者先抵毘盧殿，中爲磚殿，最後爲新殿。毘盧殿爲原寺之第三殿，山門左側立石碑一方文曰第一山，入山門爲院，院後爲前殿，供普賢騎白象像，殿前有銅爐，係明代之物，鑄工精細，聞民初川督尹昌衡毀峨山之銅器，用以鑄銅幣，毀至此，寺僧伏爐上，誓以身殉，乃得幸存。殿後又爲廣院，院後爲大雄寶殿，兩側爲客堂，及方丈，正殿上供銅佛三，均宋代物，中爲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左爲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佛）右爲毘盧遮那佛（清淨法身），法相莊嚴，像高均丈餘，右後爲觀音銅像，高亦丈餘。據寺僧云，銅佛原爲七尊，觀音像有二，今存其四，餘遭火燬矣。另有小龕，內供玉佛，亦至寶貴，殿內並藏有康熙五十二年御賜御詩及金剛經、華嚴經各一部，經均刻於貝葉上，共七卷，貝葉者，爲貝多之葉，長一英尺又七吋，闊一吋二分，乃

華嚴經。經文用鋼針刺繡，極爲精緻。文爲楷行草文，僅供游覽僧衆門木板，委孔東之以環，開達二千餘字矣。殿內設有峨山佛學研究會，係民國二十六年所成立。此處海拔爲八百七十公尺。瞻仰後，遍游山門，山門左側經至殿後，即達磚殿，其大殿全用磚砌，作螺形，下方而上圓，然樸拙，高三丈許，前後有拱，宛如城門。正中供普賢騎象銅像，高凡二丈餘，足踏蓮花，象腹中空，內置銅佛多尊，工程相當偉大，工作亦精細萬分。窰壁螺形內，上下層供三千小銅佛，最下層供五百銅羅漢。是殿尤稱全山各寺之偉觀。殿左側爲客堂，可在此請觀該寺所藏之佛牙，琉璃匣錦匣，色黃白相間，一端平闊，他端即呈牙根狀而略尖，闊端平頂，有四凸紋，長約尺許，闊約六七吋，厚約三吋許，質甚堅，重十三斤又半，類象牙而不似，當爲化石之一種。牙原藏佛牙殿，今移此，據傳五臺九華普陀及該寺四大名山，各藏其一，爲佛家東乘上之一寶也。由大殿右旁，繞出數十武，即至新殿。磚殿原爲萬年寺之第六殿，而新殿即第七殿矣。殿內藏有舍利子，未及瞻仰。殿後有池，曰白水池，峨山十景之白水秋風，與此不無關係。唐代慧通禪師之稱此寺爲白水寺，由來想亦以此，由殿後上陡級，史法閣背下級，一株間覆合抱鱗甲者，即萬年寺之第三殿也。設該寺七殿俱存，則壇宇巍巍，其規模甚壯矣。由公路而抵海會寺，廟貌煥然，猶巖數間而已。再上，歷千餘石級，而抵觀心嶺院，亦荒廢而僅存殘石，惟前巖將盡，有石形似人，名太子石，計高尺許，無斧痕，塗以金箔，相傳子孫多祀之。益上，坡勢益陡，是爲觀心坡。路側怪石猙獰，形態百出，過雷門洞後，見有石如嚙而板擁者，名爲蝌蚪岩，又數十步，有石窟，名仙女窟。左右懸岩，爲大小窟石。行三四公里，凡數題而達觀心所，廟已圮廢。在廟側坡頭，有村店一家，土壤者抵此，無不氣喘如牛，汗流浹背，而心摇志怠不已也。在此歇足，可以息心，此息心所之所以名也。立村店前，俯視諸山，已在腳底，蓋此地海拔已達一千五百三十三公尺，且氣候亦較涼，適之汗流浹背者，無不令爽。追憶舊蹟，坐憩時許復行，上坡數十級，即漸至未經幽奇，兩旁奇峯，名觀音橋，左右均深谷，惜竹樹雜生，未施整理，遊者過此，不能盡見其勝，遙見前山林木間露梵宇，乃長老坪也。過石梯，登放光坡，相傳爲清公見普賢現瑞之處，故名。坡頂有石如雀頭，左右雀足石，以其形似也。坡盡，即達長老坪，坪前有一碗水之勝，寺右有獅，爲清康熙二年峨巖禪師所建，寺右有玉筍峯，左爲梁依峯，峙時山霧瀰漫，鄰近諸山，模糊異常，僅見霧中黑影一堆耳。在寺遠眺即行，上高蒿坡，約半公里，過幽殿，又二公里許，經古石碑而抵華嚴頂，寺原名九龍院，其開建年代，無可稽考，明末傾圮，清雍正七年，經臥雲菴僧太虛禪師重新之，始更今名。民國以來，寺僧即學習道，相繼修葺，規模大興，當金頂未開闢時，遊殿至此爲頂後唐，泉甘如醴，名九龍井，相傳建寺時乏水，老僧賦詩所指處之汪汪蕩漾，至今仰汲。寺內有香爐二尊，製作高古，非近代物也。此處孤峯挺立，灌木叢生，幽邃絕塵，每人流連。頂前屋下，有桂花洞，一株獨占，天香自然。寺左數武，古樹一株，雪枝霜幹，老氣橫秋，呼老僧樹，峨山猴群，即附近於其出沒之處，當為此寺平添不少風景也。是處海拔已達一千九百五十公尺，氣溫較高時僅攝氏二十二度耳。今日清晨在惠民醫館進早膳後，尚未盥漱，時已三時半，恐天將暮，當，故即在此午餐，此間亦有招待所之附設，故陳設素咸備，閱時二十分，腹中已飽，精神恢復，遂復就道。下坡行，經九里崗，約行二公里許，路岐而爲二，左折之道，通九老洞，上下峨山之小道也。直行又一公里，而抵蓮花寺，蓮花寺，小寺也，初無足觀，僧舍門側旁有白石各一，形如蓮花，其石色紅潤可愛，白者亦潔白無瑕，均與石門相合，形狀天然，寺因以名。出寺左下坡行數十武，又轉登山，危級壁立，長達二三公里，即鑽天坡也，歷石級凡一千四百餘，始抵洗象二所，嗽歇而達坡頂，洗象池在焉。時天大雨，氣候更覺寒冷，故即入寺加衣，並擇定住處，度此寒宵。寺前有石壇，繞以石欄，壇旁冷杉十餘株，青奇古怪，有禿如老僧者，有偃蹇似塔者，姿勢奇特，真堪寶貴，均千年以上物也。寺右臺下，有六角池，徑五六尺，即洗象

池王寺湘鄉曾貴賢過此，以洗象池象額名寺，道有井象石，碧使有「岩谷無光」四大字。月朗之夜，影射池中，景色幽美，峨山十景中之象池夜月，即指此而言。今晚雖適望日，但以天雨，月色無光，仍無從欣賞佳景。寺創於道光六年。二殿額曰天花禪林，供普賢像，後殿則供毗盧佛及釋迦牟尼四佛。下列金剛經全部，字整潔。可宿香客百人。此處地勢絕佳，朝可觀日出，夕可賞佛燈。寺中猴以成群出名，寺僧向外高呼出兒，則扶老攜幼，聯翩而至。至則環集寺前石臺，遊人飼以玉蜀黍花生米，亦不畏食。余等抵寺之前，猴群方去，並呼之，未見來，徒呼悵悵。余等抵寺，已過六時，稍休息不久，即進夜膳。此爲入山以來之第一次素齋，菜尚可口，飯後爲母親六八晉壽延年，聊表思親之意。預擬觀賞佛燈，亦以雨散，未能獲見。適今日爲中元節，寺中設齋，遊散燃香，乃略爲參觀，即就寢就枕。

十三、夜宿極樂

九月二日，星期六，雨。洗象池海拔已達二千一百公尺，時雖初秋，已有冬意，夜以天雨，更覺寒冷，夜擁厚被，仍有寒意。天方黎明，寺中鐘鼓齊鳴，寺僧已進行早課矣。六時許披衣起床，時微雨並，而山霧正濃，推窗遠望，一片茫茫雲海，幾疑身臨天空，雖欲攬取雲致，幾下眼中只見白霧，與航行海洋，所見相同，所謂雲海者然也矣。載此景，昨晚雲霧時，未能佛光發現，引爲恨事，今得飽睹雲海之景，亦可以無憾矣。惟好景不常，一轉瞬間雲霧忽沒，而細雨陣陣矣。洗象池以上，路側多矮竹，高僧及人，向香客討錢，其爲峨眉，味頗鮮美，山中居民，多就此採擷，摘至山下出售，藉以爲生，亦鹿角之類。可見一斑。八時半，南附別洗象池，以登上半山之功。上行經三坡，坡長一二三公里，路側多矮竹及冷杉，惜以大霧籠罩，數丈外不睹一物。坡盡抵大乘寺，寺創於明代，原名化城寺，係西域喇僧所建，後多雜修者，以其地似西域之化城寺，因建遊而名之。寺以木皮爲瓦，故亦稱木皮寺，內有木皮殿，雖經多次修葺，仍存實與三千弟子，曾在此說法，寺朝北向，後依高峰，終年雲霧，潮氣襲人，晴天猶然。即時燃火，遊客不能久留。此處有天花海雨，雨雪時在初晚，氣候特殊，雨如沙狀，或似雪花，落地即化。由大乘寺上開生坡，或稱□□，亦稱胡僧梯，因昔無石級，有胡僧架木梯以引行人，故名。今雖整石成級，然仍陡而不平，甚難於行，稍不留神，必有跌倒。以多雨潮濕之故，非但滿階苔蘚，即路旁樹枝竹幹，亦滿布如毛，竟有長達尺許，懸空飄蕩者。凡二公里而達坡頂，已出雲層，以漫拂有坡，亦爲險處也。坡頂現一大坪，左爲深谷，形成絕壁，右則斜傾而下，坡頂甚小。坪上有三寺，上坪即抵白雲寺，寺頂以樹皮方草蓋瓦，寺僅一楹，除正中供三佛外，其後兩供白雲祖師像，故名白雲寺，白雲祖師者，即漢張良也。此間終年有霧，故又名雲寶。在寺前小店，略坐歇足。即繼續前進，道行坪上，沿巖頂再進，常有缺口，須循道而過，岩下深沉莫測，壁險似削。即出開巖桐花園，五色俱全，以雨未遊瞻見。里許而抵雷洞坪，古有雷神廟，位於岩畔，乾隆間重建。同治三年，僧圓覺始移今址，清聖祖曾賜「雲覺」匾額及金剛經全部，今經已無存，匾額亦移充廟壁，僧人猶談，一至於此。此處雲霧常集，不易見日，古木杈枒，亂石犖确，藤蔓纏樹，險象可怖。坪下有七十二洞，雷神居之，人若喊叫，則雷可應聲而至。明萬曆間，特立禁喧碑，以警行人，今碑已無存矣。由雷洞坪，經小坡，即達接引殿，坪上之第三廟宇也。約二公里而達坪之南端，稍上而至接引殿殿門，一匾凡二道，以鐵皮代瓦，外觀雖不甚佳，而內部相當莊嚴。殿內有接引佛十八尊，保同瀾中鑄造，途中損其一，以木刻補之，但現已無存。殿後有望鏡，天氣晴明，始可得見。左有觀音閣，下有香財有一，內有碑群，並有小觀光臺，亦可觀覽佛光及佛燈之勝。林故主席曾題有此，聲時立軸。余等抵此時，適逢住寺主持僧與林和尚在此，□□相識，精於文字，承贈贈詠同水池詩軸，加蓋接引玉印，亦彌足之一念品也。印爲玉製，色翠綠，上雕一龜，用爲執手。各寺廟，均此爲最佳。此處海拔爲二千五百二十九公尺，各殿均簡陋殿宇，在殿中

進午膳，時已午後矣。飯後興辭，由殿左登七星坡，坡頂舊有鑄時工棚，掘地深丈餘，正鑄興接引殿普賢銅像，泥心已屆完竣，其化銅爐可一次化銅五百斤，像高丈許。參觀時，與鑄工接談，歸述鑄法，但與科學原理，頗多適合，足見我國古時，對於翻鑄工程，亦多研究，惜傳授不廣，且少著述，遂難普遍而改進，然在個人技術方面，則頗多特出者，其所需焦炭，須遠自千佛頂下背運而來，十分困難。拾級登坡，坡級均不整齊之石塊，崎嶇難行，行一公里許，路左有岩矗立，高一丈許，苔蘚平鋪，石壁上「第一山」三字，出於天然，而非人工者。字作赤色，年代久遠，但少全見，尤以「第」字最難明晰。余等所見者，「一山」二字，約寬二尺許，朗爲清楚，而「第」字則若有若無。傳以見字多少，預卜年歲豐歉云。再仰登，經三個拐，斜上觀音坡，坡旁多紫竹，與他處所見之竹異，條狀相若，而幹呈深紫，俗稱紫竹林中觀世音，林中其觀音之所在歟，然坡以觀音名，有由來矣。再稍上，而達太子坪。寺並不大，築立坪上，寺原名萬行菴，古智禪師開建，明達禪師重修之，明萬曆母后，遣中使求子於此，而育皇儲，因賜今名。寺址廣易，經此至頂，甚無險徑。昔曾有大乘寺，今已圮矣。從接引殿南上，經觀音坡，原有觀音殿，又三倚禪師，建有回龍菴，今俱廢，寺前岩下，有石形如象，呼象石岩。此段坡陡難行，然山形雄偉，風景壯麗，沿途多杉楓樹，每支開花繁盛，此時亦得窺見，花形管狀，四出放爲一束，以淡紫深紅粉白三色最多。宋子京贊曰，「紫萼共房，葉附花外，殷不可徙，見佛然世」，爲名山點綴不少也。是處海拔二千八百四十一公尺，溫度最高爲攝氏二十度，最低時爲零下八度，寺凡二重，後爲大殿，供普賢像，殿有樓，樓上供明神宗太子像，像以皮製，高尺許。係前樓敬事者，觀者「寺」止，係以銅元滿鑲之，中則爲肉身之處，自破損者，殿中。殿步一慈外收入矣。由太子坪再進，不由而無險徑，經步半公里，而至永慶寺，寺亦二重，原稱盤龍寺，後改今名，內有明道大和尚像，其肉身供於祖師殿內。前進數百步，即達祖師殿，祖師者，爲峨山之開山道師也。中供祖師肉身像，師諱明徹，道天其號也，爲陝西同州蒲氏子，年十四歲，禮五臺九龍嶺寂峯和尚爲師，自號十國，老不改行，十折習，終身無遺，後至神仙山訪鐵山和尚，遂發衣法。寺前有杉成林，風景幽雅，自殿右繞至其後，不數十武，即至沉香塔，爲古圓覺菴，又名通天塔。昔慈禧太后，賜有珍珠繡御書佛經，金繡貝葉，今俱無存，甚爲可惜！寺後石基上，原爲大殿，已遭焚毀，上有一行如殿，頂置鐵鍋一，傳爲祖師烹飯遺物。繞出殿右而後，坡上又有一寺，曰天門石，寺僅一樓，供佛甚少。由殿右出，即見兩石對峙，聳立如門，中通行道，名天門石。鐫有「天門不二」四字於右石壁上，今則剝蝕模糊，不可辨矣。穿天門石而過，上坡百餘武，而抵七天橋。此段坡度平坦，易於行走，沿途偏見冷杉，則無紫竹，寺原名文殊菴，爲妙峯禪師所創建，明大[illegible]禪師修之，更名金頂寺，清嘉慶四十一年，僧常[illegible]修養於此，香火甚盛。乾隆四十一年，僧恐道重建三殿，後燬於火，光緒十年，大峨寺僧圓明復興之。殿左有七天橋，俗傳爲九天玄女降會處，而道書謂峨山爲七洞天也。鐫有「爲天一柱山坊」，今圮，寺存明萬曆御賜銅印一顆。岩下有雷霆洞岩。從天門石三折即達寺，經過山嶺，絕頂在望，登山攀援，海拔爲三千一百公尺，溫度最高爲攝氏十九度，最低時爲零下九度。略進，抵普賢塔，寺不大，僅一殿，中供三佛。其左側有一樓，爲見無和尚肉身像，和尚爲普賢菩薩化身，原籍廣東，寄籍四川梁山，乃劉氏子，幼[illegible]持至孝，涉金人兩難，清順治時，母逝，[illegible]臥雲菴披剃和[illegible]衣，名照圓，號見無，負米汀石，二十年如一日，後[illegible]，拜[illegible]閱經十載，時有學僧來戲，嘗師法密勿地，而師十載[illegible]未出山，[illegible]其戲，時值康熙帝遣善撫親王臨峨，爲太皇太后祝壽，先命用[illegible]僧，就寺郊迎，師辭拒三[illegible]數年矣。寺主[illegible]親王，[illegible]而王於大乘接引等殿說師，未達[illegible]後。至七天橋，則師趺坐道上，王[illegible]之，王至，師請問，問王悉地，王問請，師揖然曰，爲汝普賢那？候然而奮，抵菴謝無訛，啓視，則師瞑目跏趺，已遽噓逝再[illegible]奏帝御賜金寶

塔一座，及玉璽一顆，文曰「肉身活普賢王印」。再前約半公里，路岐而爲三，左行至祖殿及臥雲菴，中行達金頂錫瓦殿及白龍池，右行則往萬佛頂。余等今晚擬宿金殿，明晨再往萬佛頂，故取左道先往祖殿，再至金頂止宿。自岐路口行數十武，道中有木坊，額祖殿，過坊即大殿，額曰「正頂老祖殿」，殿古名光殿，唐宋間，名光相寺，明初重建，而以鐵爲瓦，故又名鐵瓦殿，清康熙賜以「慈燈普照」匾額一方，惜燬於火。殿內供普賢騎象大像，殿後有高石堦，由石階登臺，又上一殿，爲普賢正殿，尚未建築竣事，其左鄰即金頂正殿，間隔竹籬，不得通，殿東瀕懸崖，岩危甚，樹有鐵欄及鐵鍊，以護遊人，並有銅碑銅鑄鐵鼎，均甚可貴。臨岩處，亦可見佛光，下台即老祖正殿後面右，數武即至臥雲菴，大殿上，供三佛，殿有樓，上供普賢，其右爲客寮，平臺逼近岩沿，佛光佛燈，均欲從窗而入。菴亦稱銀頂，明僧性天所建，明末毀而重修，康熙中，賜僧照玉御書經典，出菴緣面殿而行，即爲金頂，其前坡下，爲錫瓦殿，以雨前疲，留待明日再遊。金頂爲明僧妙峰所建，性徹重修，隋初，總兵祁三益捐鑄鐵瓦，其後屢燬於火，後改易板屋，上覆白鐵皮，殿後絕頂，爲金頂正殿，明瀋藩王捐建，名之曰永明華藏寺，屋柱門窗牆壁皆銅鑄，而塗以金，高二丈五尺，廣一丈四尺四寸，深一丈三尺五寸。門脇刻小楷漢數千，其陰則刻金剛山川途程，中供普賢，房刻萬佛，其後年久，因蝕屋漏，寺僧更建板屋以覆之，半以維護，半示愛惜。冬季藏人來此禮佛，於岩前燒紙，無意將火散布，延及板屋，竟遭焚燬，所有藏銅已於民初歸四川軍政府運至成都改鑄當十銅元矣。光緒十二年，山僧心啟改建磚殿，正殿普賢銅象，爲咸豐四十一年藏人奉達賴命來此鑄獻，全山普賢，皆向東，此獨向西，藏人謁佛峨眉者，獨禮此，以佛來自西域也。殿有明萬曆三十一年銅碑，四經火焚，一在咸豐年間，一在光緒十三年，一在民國十一年，一在民國二十年，尚巋然僅存，現大殿右廡迎藏殿內，碑正面爲王毓宗撰王毓之書，背面傅光宅撰書黃輝書，均遒勁可愛，光彩照人，山中之至寶也。殿後削岩，下臨絕壑，稱之曰捨身岩，在睹佛臺下，深谷無底，前曾有人在此跳光捨身，清提督繆忠照捐資植鐵柱九枝，橫設鐵索，以護遊人。後嵌共一，現寺僧於捨身岩之右，以堅木建平臺，並圍木欄，以備遊覽，周瞻崖無恐矣。此處晨起，可東觀日出，西望西域雪山，午後睹佛光，夜覺佛燈，雨後新晴，可見洗崖收雲諸勝景，究羅綿亘，平鋪千里，所謂銀色世界，則無論晴雨，每日在此可見。岩畔尚有銅塔二，銅鐘一，均劫後所遺，金頂共有玉佛四，一在客堂，三在後殿，高均尺許，色碧工精，亦頗寶貴，地藏殿內，與銅碑對立者，爲佛碑，雕像略十九，古色古香，想亦劫後餘物也。全殿規模偉大，設備完美，可容遊客百餘人，山頂有井絡泉，寺僧稱之曰龍王泉，泓然一泓，本寺之飲源也。此地海拔爲三千二百公尺，溫度最高爲攝氏十六度，最低爲零下二十度，風多在北風，風力較山下爲大，每年十月間始降雪，雲霧多，霧較少，晴天更少，雲聚積如海，通稱雲海，夏季雨較少，冬季較多，然雨亦多，時在秋季，客宿非火不暖，廚擁各衣，寒猶襲上，偶立門首，猶戰慄不已也。余等抵寺時，已過五時，九時半始就寢客堂，已過六時，遂覓室休息。今日略感不適，晚膳後即就寢。

十一　開始下山

九月三日，星期日，陰。自山麓抵此，歷時二日以上。由金頂直達萬佛頂，不過三四公里耳，精神雖疲，自必賈其餘勇，達到頂峰，庶可不虛此行而無遺憾，然後即取道下山，遊畢全程，登佛光俯瞰，以適逢天雨，未得欣賞，然天晴何日，絕難預測，久留非計，惟有忍痛犧牲，留待異日重來，留看以有事於身，即須返榮，遂明即別余等先行下山，不再前進，故此後遊伴，僅余與殷生二人矣。七時半起床在寺進早餐，時又細雨濛濛，仍冒雨行，出門西下百步，即爲錫瓦殿，殿瓦原以錫製，今存者僅正中一部，尚係舊製，餘則易以白鐵瓦片甚矣。殿中供普賢外，還有十八羅漢者，境况蕭條，與近咫尺之金頂殿，相差不啻天壤。再下二公里，有白龍池，池深約丈餘，內有銅字，

長三四寸，背黑腹白，有四足，頭圓似角，條頭蛤蟆，山中習俗，早則聽聞於此。再下行一公里許，而抵千佛頂，此段路側，大部均為緩行，間有冷杉林立其間，路平坦易行，惟荒蕪特甚。寺屋以竹板為頂，故茅茨幾年，寺額曰千佛正頂，前殿後為大雄寶殿，其後高坡上，為普賢正殿，中供普賢大像，兩旁佛龕，塑小佛千尊。寺後有平臺，亦可觀佛光，惟臨側壁，有象鼻岩，臺前圍以木欄，鋪有石凳，遊者在此，可以顧金頂，右望萬佛頂，俯覽雲海佛光，晴明之日，可遠矚嵩定，俊峯聳立，岷江似帶。殿右一屋，現有高山測候所駐此，由千佛頂，再前進二公里許，稍有小坡，然頗易行，狹頂即為萬佛頂，已達峨山絕頂矣。峨眉有三秀，三秀者，萬佛頂，千佛頂及金頂也。萬佛頂為最高，金頂次之，而千佛頂較低，三頂均東懸峭岩，下臨深谷，可觀雲海佛光佛燈諸勝，地勢雖異，而各盡其美焉。萬佛頂原名極樂堂，清末懋道和尚改建，民國初年圓寂，供養其肉身，寺中藏有玉印，甚為珍貴。寺屋亦編草為頂，芋麥叢生，與千佛頂無異，但其廟貌，則次於千佛頂，且較荒涼，寺大殿所供小佛，亦不及千佛頂之多，惟地勢較千佛頂為高，故仍為遊客所必臨，寺前門額曰萬佛正頂後有睹光臺，為一土邱，地較高曠，登覽諸勝，尤勝他處，惜未加經營，遂見落後，此地海拔為三千二百公尺。由萬佛頂西下，可達明月庵冰雪庵諸寺，以途險為道半勝，往遊者甚少，余等亦於瞻仰萬佛頂後，即循原道折返洗象池。在七里坡下坡時，雨出，有晴霽，因得稍眺山外風景，而全峨秀色，亦得一印象。抵洗象池，已下午三十分矣，遂在寺中進午餐，在寺邂逅友人徐君守之，謂孫溟等團體來遊，共二十餘人，現方上山，隔一日後下山，並云渠等自備卡車來此，回程時將取道樂山返彭，余聞悉之餘，即商請附搭同行，荷承允可。余等回程問題，以水道係屬上水，途中至少非十日以上不可，如搭公路車，則購票不易，且車輛載重過甚，殊太危險，若自雇滑竿人力車返蓉，則車資食宿，每人將近萬元，不勝負担，況沿途尚多意外問題，故正值躊躇，今得此良機，衷心欣慰，莫可言宣。遂互約後日中午，在報國寺相見而別。身體欠適，竟然減除，飯後即取道下山，由鑽天坡而下，過蓮花寺，上九里崗，至岐路口，右折下坡，約二公里許，而抵遇仙寺。在前清同治元年壬戌，聖慧上人雲遊至此，[illegible]，後續創建大殿，至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寺復續建下殿，完成該寺。寺開建較晚，古蹟無多，惟由蓮花寺至此，路高臨下，[illegible]，兩寺旁山泉涓甘，可以息飲，殿臨於道上，遊者必穿殿而過，此地海拔為二千一百公尺，計自萬佛頂至此，已降落千餘公尺矣。溫度亦高增攝氏二十二三度，最低時為零下十度。出寺，由長蘿坡而下，自此沿途林坪，為全峨風景最秀麗處，經石筍溝，行二公里，凡十[illegible]雙飛橋，橋為光緒四年九老洞所修，架以條石，不整齊者，[illegible]，橋右谷間，溪水下瀉，而成飛瀑，水出橋下，即黑水之源也，[illegible]如亂髮盤結，經樹岩隙，下垂數尺，纏綿不絕，名普賢線，[illegible]化之奇也。風景優美，人行其間，如在畫圖中，再進二公里許，而抵觀音橋，此段左臨谿谷，右懸削岩，路轉峯迴，須依九曲路[illegible]再進，過仙絲橋，橋右有珠簾瀑，高數尺，凡三疊而下，[illegible]里，至抵門右，兩石峙立，勢如刀劈，狹道中通，迴兩路旁石壁上，刻「南無普賢菩薩」六大字，字徑各二三尺，穿門而過，松林交翠，藤蘿蔽天日，林中猿啼，連續不斷，此行雖未目睹，然已聞其聲矣。行二三百步，林間忽然開朗，一寺邑於眼前，即達仙峯寺矣。[illegible]叉峯，外隔人煙，由知客僧導往寺前右側之最秀山景，[illegible]，證寺僧特建以招待遊客者也。設備完美，布置清潔，允為山中最佳之宿所，且其素餐之美，甲於全峨各寺，加以環境優美，回鼓猿啼，故夏季避暑者爭至其地。寺建於峭巖下，因得有仙峯石，故名仙峯寺，即古慈延寺，一名天峯禪院，俗稱九老洞，明萬曆時，有大巖禪[illegible]，其後歷朝增葺，寺為山中名寺，屋瓦皆用錫瓦，鐵瓦覆之，全寺凡三層，梵宇精潔，供張甚富。寺內有藏經，寺後有舍利塔，塔係銅鑄，高丈許，計七層，內藏舍利子二粒，形若珍珠，由印度請回[illegible]二尊，亦存塔內。寺內並有貝葉經，其長闊與萬年寺所見者同，另有普

提菜經，長二尺，寬二寸餘，均書殘經五部，前殿右側餐秀山莊，後有九龍池，池形長方，引山上溪水，入池儲之，爲全寺飲源所在，四週圍有石欄，以保池水清潔。今日下山，歷石級無慮數千，兩足酸痛，故抵寺以後，休息半小時，然後繞出池旁，沿岩前進，不數十武，道歧而爲二，直進可達先皇臺，右折上坡，沿途石級整齊清潔，予大好感。復經平道，約半公里，沿岡向東南而下，右掛石欄，左依岩壁，曲折下降，旋登，而抵九老洞，儼然城府，洞口正對石級，拾級而過，成相對之二口，相距四五丈，高約二丈，二口之間，一洞伸入岩內，與二洞口直線相垂直，內洞口右側有佛龕，供佛數尊，遙望內洞，作穹窿形，黝黑異常，深淺莫辨，洞內蝙蝠特多，吱吱作聲，聞人聲迅飛而來，掠過頭上，頗覺幽森之意，寺僧執火炬前導，雖覺霧氣蒸騰，俯首探行約百餘步，稍廣如屋，是爲財神殿，朝山者咸敬祀之。每屆五月間，香火甚盛，尚有神像，上有石豬石貓，蓋以形似而名之，由此再入，則須蛇行，且岔洞甚多，易致迷途，故即退出，相傳此洞以黃帝訪天皇眞人遇一叟，問有侶九人得名，九老仙府，爲峨山十景之一，唐僧玄裝，隱士胡汾，賢明偏照和尚，曾隱棲於此，循原道拾級上坡，折返岐路口，右折沿岩前進，不數十武，路盡一石臺，廣二三方丈，後倚岩壁，前臨深谷，壘石成欄，中設石凳，即先皇臺也。坐臺上可眺遠近風景，傳係天皇問道之處，稍坐而返寺。天將昏黑矣。餐秀山莊內，附設販賣部，由僧出售山藥糖果及遊山應用品，供應遊客，由寺僧司之，頗有條理。此間海拔爲一千五百五十公尺，溫度最高爲攝氏二十五度，最低爲零下十度，雲多爲積雲，霧特多，平均每日均有，風多東北風，風力小，每年十一月始降雪，翌年三月後始化，陰雲天較多，雨天次之，晴天較少，日照每日不過四五小時，余以兩足酸痛，故飯後早睡。

十二　重遊雙飛橋

九月四日，星期一，雨。昨晚大雨，曉晨而益劇，然雨勢雖猛，不能中止我行，蓋回程附搭便車，乃難遇良機，交臂失之，則回程殊成問題，又將大費時間，幸昨感不適，今已復原，故毫不猶豫，毅然上道。八時正，冒雨出發，寺中諸僧多挽之，自仙峯寺經蓮花峯大小尖峯下坡，歷石級九五公里，而抵茅店，雨隨霧湧中，四週盡爲霧掩，且防石級路滑，稍一不慎，便跌滑下，一失足成千古恨，殊不值得，故途目注足下，無暇旁顧。抵茅店後，坐以稍憩，茅店僅一茅棚，橫建路上，上下者必穿棚而過，棚有小店，雜售山中藥物，名之茅店，實寫實也。店前後均峻坡，故過此者皆稍駐憩息焉。由此下鑽天坡，凡一千八百餘級，坡徑曲折，幾及百數，即俗稱九十九倒拐者是也。短者十餘步一曲，多者亦不過數十步而已，石級闊二尺餘，深僅容足，有一面傍懸岩，而一面臨深谷者，亦有兩旁均臨深谷者，遊者每目之險徑，雨中由此以降，尤覺驚險，過此後，心中猶忐忑不安也。然經雖險峻，風景則甚清幽，設晴天過此，必有大可留戀者。坡盡，渡星橋，橋以石建，有孔三，其右有小瀑，但瀉勢頗猛，水聲轟隆，振耳欲聾。過壽星橋，坡路上，約行一公里，坡又漸下，又四五公里而抵洪椿坪，時十時五十分也。洪椿坪古名千佛庵，依牛山楚山和尙開建，明德心大師重修之，歷二十餘年始成。清季，寺僧經營復興盛之，入山者至此，得無纖塵，寺結構宏敞，曲折幽雅，最爲隱僻。民國初年，歷經大明悟道諸師，相繼修葺，寺宇凡七層，後倚天池峯，大坪諸峯侍於左，寶掌缽盂諸山拱於右，坪前大椿樹三株，五百年開花，五百年結實，老幹撐天，不計其年代矣，故以洪椿名。今大椿活者僅二，其一枯朽已數百年矣。坪居洞天初步，朝霧夕嵐，陰氣所凝，凡値清晨，每降微雨，洪椿曉雨，爲峨山十景之一，寺樓藏大藏經留康熙御賜「忘塵慮」三字石碑。寺右三里，有錫杖泉，寺前山有象鼻崖，寺內大殿前有方池，廣袤丈餘，清水滿之，中有仙蛙生之，鳴聲朝夕，格格可聽，如鼓瑟然，不同凡蛙，故以仙蛙鼓琴名。寺後天池峯，聞多狐猿出沒，寺右寶掌峯上，產靈藥，此地海拔高一千一百五十公尺，溼度最高爲攝氏二十二度，最低爲零下七度，多東北風，風力小

，積雲最多，霧亦然，平均每日有雨，全年陰雲天最多，雨次之，晴天甚少，每日平均日照，不過四五小時，雨每日午后暨夜間最多，每年夏秋多雨。在洪椿坪進午膳，時已雨止，零時五分，就道，循級下坡，行約半里，木坊跨路上，其正面額曰「洞天首步」，兩旁有聯曰，「象路捲地，猿掌擎天」，詞意自然，而貼切當景。穿坊而過，盤下行，又一公里許，經道義橋，又稱三道橋，橋爲石拱形，上建橋亭，古色古香，點綴風景不少，橋側端有碑，石質剝落，字跡模糊，不可辨矣。橋下水聲轟轟，奔流東下，所謂黑龍江峽，卽溪之下流也。新雨初霽，水勢益見猛烈，在橋廊坐聽潺聲，頓覺萬念俱寂，恰然作出塵之想。小坐片時，逾橋右折，沿溪上坡，前進百餘步，歧路爲二，左折上坡者，卽蛇倒退，峻坡凡三千二百步，可達大坪，冬令至此，雪景爲全山冠。大坪霽雪，亦峨山十景之一，如直進，則逕趨牛心寺，或黑龍江峽，余等鑑於兩足酸痛，坡峻難行，故取直道而進焉。行里許，而過二道橋，復涉溪之彼岸，橋製以石條，無拱，而平爾異常，亦無橋廊，一常橋也。又里行許，復過頭道橋，而仍回右岸，橋亦爲石拱橋，有橋廊，與三道橋同，過橋卽上坡，行數十武，路又歧爲二，下坡右進，可取道黑龍江峽，以抵雙飛橋，直進者，則逕牛心寺，黑龍江峽，爲山中風景佳處之冠，又有棧道之險，爲尋勝者之所必遊。但以連日多雨，峽內水深及腹，且此處水性，寒冷刺骨，盛夏涉之，猶有寒意，今時已深秋，不堪忍受，乃忍痛舍之，而取道往牛心寺焉。過此後，山徑石級漸少，以泥路爲多，雨後濕滑，不良於行，行行重行行，對山忽傳鐘聲，卽牛心寺也。繞谷而達該寺，寺前臨黑龍江，對溪諸峯，環拱如屏。宿雨初霽，山色更見青翠可愛，寺前竹林茂密，此地景象，與山下已相差不遠，竹幹高大，不復如洗象池以上所見之竹高僅四五尺者，且山地已有玉蜀黍等農作物，寺前隙地，雜植花草。寺始建唐代，一名延福院。慧通禪師，江甯人，洛浦女安法嗣，懿宗時，遊峨，初遊黑水北峯，秀麗可樂清藍，合溪水泛漲不涉，有虎伏於前，踏之以渡，因名虎溪橋，厥後通入朝廷，重以趙寺爲雲議寺即一温，以田氏火因改華嚴寺爲黑水黃登寺，爲黑水中峯寺，爲臥雲華嚴寺，歸雲啟精二水三雲，歷蒙火災，今尙有肉身存在黑水寺，見語燈錄，德韶禪師以山上多同遊，故爲黑雲，乃係思邈修道處，所遺白銅質，質樸色古，路替更云，煉藥煉丹於此山寺後一洞，名藥王洞，嵌石碎裂，無草木，說者以丹氣蒸薰故，方士多取餌服，以能爲助精益神。洞外一石，可以箕踞宴坐，故名玩丹石。寺壁相傳有張生繪磐緣羅漢像，線條超妙，屬目栩栩欲活，頗饒禪異意趣，一云吳道子繪，今毀。寺爲宋繼業三藏禪師重興，淳祐間，僧紹才重修，明洪武時，廣濟禪師住持，寺前有老僧塔，千年之古樹也。寺後一山如牛心，而寺因以名焉。寺後又有卜應泉，久晴將雨，久雨將晴，所應不爽。山前有石象，鼻向寺，儼然如坐，有石象之稱焉。此閣海拔高七百五十公尺，溫度最高爲攝氏二十四度，最低爲零下五度，風向多東北風，風力小，每年十一月降雪，常年多霧，而霧較少，陰時多，雨次之，晴天甚少，平均每日日照爲五六小時。留寺休息多時，而於二時許離寺，前行二公里，觀音閣在望，不久即達，觀音閣爲峨山十景之一，雙橋清音，卽指此也。閣前稱牛心寺，爲前白雲寺遷閣，白衣觀音閣，琉璃寺等，現均圮廢，觀音閣係後建者，此閣道路四達，爲上下山交通樞紐，上山則有大小二峨，而此間旁，上游黑龍江，下走龍門洞，亦由此而達。余等由此上山，係取大道，由閣前越左橋上山，未過閣下，故抵此後補遊之，閣規模狹小，僅一殿，僧屋異常，設非雙飛橋下黑白二水洗牛心之勝，則其名恐不彰矣，殿前爲一石脊，黑白二水，以此爲界，溯東石脊盡處，卽二水合會處也。故石脊與一半島相若，閣前石脊上，爲一長方亭，跨路而築，行路人必穿亭而過，亭東卽峨山招待所焉。其左右橋，卽雙飛橋也，時雖僅三時，但以足力不勝，故仍投宿惠民圖書館，藉資休息焉。

十三　離峨返樂

[illegible]九月五日，星期二，雨。在洗象池得徐君同意，於本日午後搭便車以行，故本日上午，僅須完成自此至報國寺間之遊歷，而於午刻返達報國寺，則回程之交通問題，遂已解決，毋庸再事煩慮矣。晨七時，[illegible]大代[illegible]行李，[illegible]，由雙飛橋之右橋，上坡左旋，不半公里，[illegible]即[illegible]廣福寺。此處路歧為二，左折小道，通龍門洞，右出路所經之道也，過寺右折為大道，則通大峨寺，今日計劃中所經之處也。寺在中心嶺之陽，全山樹木蒼翠可愛，寺甚小，矗立路側，中供一像，已無隙地，進香膜拜者，均在路上，原寺或不止此，豈一度燬後，遂建此簡陋之廟以供像耶，不可考矣。過寺，循大路前進，東南行，約一公里許，路稍平，是名龍昇崗，崗后一峯突出，名香爐峯，以其形似也。上綵綢坡，東行又一公里，而抵觀音寺，亦小廟也，然較廣福寺倍徙。廟內陳有一石如雞，名雞化石，以為雞中誤時，未入。下三望坡，過三望橋，行半公里而至中峯寺。寺依於白雲峯下，亦稱集雲寺，晉時本為乾明觀，道士惑於三月三日昇仙之說，每歲引被毒蛇噬食，后有明果禪師至，暗伏獵人射殺之，道士感激，遂改稱為寺。該寺大雄寶殿左右，現尚供有明果禪師像，晉智者大師，僧從衣缽，亦曾在山習靜於此，又北魏時澄然禪師，於此披剃，現尚祀有林公遺像，與明果禪師像，分供大殿左右兩側。寺規模寬宏，惜年久失修，已見荒蕪。由后有呼應峯，傳係昔遊與智者大師談真論者常此呼應行來，尚存有棋盤石在焉。出中峯寺，左折而前，路側見枝間白色絲狀者，土人稱為，因此白蠟樹也。樹葉狀洋槐，枝間附白色物，乃割取之，盛諸布袋，入釜煮之，白蠟即融而滲透袋外，而留雜質於袋中，白蠟亦峨山特產之一。經萬福橋，橋為三孔石橋，又半公里而過釋水橋，橋甚小，亦石製，又名歌鳳橋，水流有聲，四山相應，但不得水之來去，故俗以響水名橋。再前，過綠綠橋，橋石以下，有雞公石，上刻歌鳳橋三字，相傳為楚狂陸通隱居舊址。九時前抵大峨寺，寺係唐僖宗朝，勅建以居高僧慧通者，自后宗風大振，禪燈不絕，古稱峨眉祖堂，與萬福[illegible]一大禪院也。又名兩峨菴，明僧性天建，后圮，清初僧智行重建，名大峨菴，清康熙間，參將李挺培廣之，易菴為寺，殿宇凡四重，后殿有古松一，大可十圍，乾幹參天，千年古樹也。殿供普賢法像，座大峨石上，有佛經碑，[illegible]，民初融道大師，肆力經營，規模始具，又大師與滿[illegible]廣能諸老先生創設，能氏實隱德於此，寺歷四重，后二重距前二重約二三十丈，山門所有四大天王像，為山上各廟所僅見，二殿后之廣院，有高石級通之，級盡為平台，台后為三殿，內藏白賓筏金經，即普賢寺也，普賢像坐大峨石上，高二丈許，旁各立一佛，高亦丈餘，后殿之古松，高近十丈，矗立而出，如傘高張，蔭及全寺，亦奇觀也。在寺右旁，有玉液泉，一名聖泉，臨大峨寺，儲十餘武耳，出大峨寺右折即達，泉在路右側，砌為方池，泉水源源自石隙而出，滿池玉液，清冽可飲，允稱金字之冠。池畔一石，聳立池上，陽刻大峨石三字，其上並鐫有宋陸士陸希聲先生所書「福壽」二字。石上為台，傍石立碑，刻「雲外流[illegible]」四字，為蘇東坡所書。路左側並立石碑六，[illegible]以石亭，碑各一字，聯為「陵雲太妙之穴」六大字，字廣袤各五六尺，為明郭子章所書，銀鉤鐵劃，妙絕也。與玉液泉隔路相對，循池畔繞石升石台，台上為神永閣，閣雖非宏，得玉液泉而其名愈彰。如引陋室銘之句，設為「閣不在宏，有泉則名」，前云切乎其喻矣。閣前有智者禪師衣缽塔一座，刻佛遺滿，其后一碑，題峨眉第一泉五字，非誇語也。惜塔碑年代已遠，石質蝕化，佛像字跡，均已模糊，再越若干年代，恐不復可辨矣。神永閣閣為僧巡撫吳用先所建，余經遊歷至此，既過名泉，曷可無飲，故囑守僧煮茗，且設齋點。主持僧曾歷吳楚諸省，談吐風雅，與談頗感暢快，十時一刻，與僧道別，右折而前，過萬福橋，橋為二孔石橋，右折上坡，行一公里許，遙見臨崖矗出一廟，其左一亭翼然，慧燈寺也。繞谷而達，廟雖卑小，然以地形較高，附近又無高峯，障礙視線，故可覽金頂以下諸山，前后左右，分辨甚明，旁凡二層，惜已破廢，不能登臨，否則臨高望遠，所見當不止此也。寺前下坡，石級凡五十三步，俗為普陵娘娘下凡處，又云獨獻王下車步行處，下坡

經馬鞍山，經太平橋，一公里而抵純陽殿，地名楠木坪，殿在坪右端，橋前坪上，楠木數十株，高可參天，大亦合抱，良材也。殿山門有木坊，題「純陽殿」三字，傳係朝鮮國王李粱衡所書，殿創自明初。御史郭循陽所建，殿凡四重，其第三重爲大雄寶殿，邀普賢像，殿后爲高石台，台上一殿，爲後一殿也。純陽乩佛像即在此殿，其後有坪，曰蔡殿坪，亦松子隱此。出純陽殿，右折下坡，穿木坊行一公里許，在石級右折處，路左有一棉樹，圍十餘尺，名木涼傘，復前行，右出青竹橋，即達華嚴寺，寺原名歸雲閣，唐慈道禪師之道場，宋僧慈通重創建之，至明洪武間修葺時，掘得華嚴經石碣一方，因改今名。清康熙時，經回祿，旋經修復，現寺況荒涼，寺屋頹見破舊，在寺前遠見玉女峯，有如屏障，玉女峯頂，聞有池，天旱不涸，奇蹟也。時天忽降雨，但以須於午前趕達報國寺，乃冒雨行，下坡一公里，抵雷音寺，寺原名解脫庵，係明無瑕禪師所建，寺建於解脫坡頭，寺左側即解脫坡，寺甚小，未入，即下坡行，坡盡爲橋，橋上有亭，橋亦以解脫名，俗謂上山解脫煩凡，下山解脫險阻，橋坡之以解脫名者以此。逾橋左折下山，右折通新開寺，故橋爲入山之孔道也。左折行半公里，隔過涼風橋，傍左岩有洞，曰涼風，常有涼風出自洞中，然未親見。過橋前行約一公里許，而至岔路口，直行通達報國寺，右折出經音殿前，而達伏虎寺，伏虎寺爲山中大寺，交臂失之，殊爲可惜。乃取右道以前，無量殿，立於路右，規模狹小，中供無量佛一像，殿左有太湖石，相傳以此石煎湯服之，可治心痛云。前行里許，路右一刹，巍然異常，伏虎寺也，昔年此地多虎，宋僧士性建幢壓之，虎患乃息，故名伏虎寺，殿宇宏偉，爲峨山大寺之一。明末毀於兵燹，清順治年有貫之和尚結茅住此，自號虎溪精舍。至十八年，又得捐款，大興土木，凡十餘年，再成巨觀。光緒間，經維修新，並得康熙御賜詩匾額，正殿三重，第一重爲普賢騎白象巨像，第二殿爲彌勒金剛像，再經過院，寬闊數畝，舖石爲面，平整異常。院后爲大雄寶殿，塑如來三佛，高均三丈餘，兩旁爲十八羅漢，塑工生動，大佛座后有小井，徑不及尺，深度不錯，井中積水，常滿而不溢。寺僧珍[illegible]寶藏，云爲觀音井，井水可治百病，井旁塑觀音佛像，康熙御賜石碑，亦即立於井旁，院間與亦梵宇，殿右鄰室，前立[illegible]碑二方，有拓本出售，寺僧索價八百元。前進爲羅漢堂，爲財神殿，羅漢堂有羅漢五百尊，全峨諸寺中，僅伏虎寺有羅漢堂，其規模之大，可以想見，大殿后上爲蔣虎臣退隱之離峯庵，[illegible]之一也。出該寺，降階右折，於谷間溪上，遊覽者再，經鳴玉橋虎溪橋，而至鑑官樓，伏虎寺之最前殿也，上有虎溪精舍四字，係張三豐狂草，三十二年以前，四川大學曾遷此上課，即以伏虎寺爲校舍，該校校額，即懸於此。再前數十步，爲木牌樓，額爲伏虎寺三字，伏虎寺之最前線也，該寺範圍之廣，可見一斑。過石橋，爲一平坦大道，係桐大道此時興築，行人便之，取道前進，約里許，路左土坡，可通報國寺，寺遊里許，而抵報國寺，爲入山孔道。時方正午，方擬赴報國寺稍憩，再探詢十五工程處卡車，忽見該車將自前啟行，遂急若等亦自山上返此，即擬動身也。遂急步向前，附車以行，如稍延數分鐘，則大好機會，勢必交臂失之，其間幾不容髮，今得及時趕上，直此行之大幸事也。車行二十餘分，抵峨眉城，入市午餐，飯后即就道，時天雖降雨，衣服爲濕，然得附搭便車，即受雨淋，亦勝於交通問題不能解決而狼狽時爲佳也。三時半安抵樂山，以旅館皆告客滿，因訪武漢大學工學院顧院長[illegible]背，承邀寄宿該校，[illegible]並承該校陳主任季平等三人邀同晚膳，盛意可感！飯後沐浴江浴室，一洗數日疲勞，九時半返宿武大工廠。

十四　繞道返蓉

九月六日，星期三，晴。晨七時半興，旭日直射室內，[illegible]遊者已經多日，今日睹此，[illegible]，八時外出，途遇十五工程處[illegible]君，於當該處卡車，原擬往五通橋一行，茲以種種關係，[illegible]並定於本日下午一時許，啟程返蓉，余等聞此消息後，當即往訪[illegible]

長談別，順便在樂山公園中參觀了況泉畫展，以消磨餘暇。將及午，返武大工廠，攜取行李，話別後，逕趨卡車停車處，靜候。一時半，車上諸位，先後返，遂即開車，事前，徐君悉余等未悉開車事，承往武大訪問，詎余等早已來此，徒勞徐君往返，心殊不安。車至檢查站，略有耽擱，三時半方成行，兩度渡江而過夾江，又渡江一次，而過眉山，車穿城而過，得有領略機會。城中市況，尚稱繁榮，城爲長方形，南北長而東西狹，出城後，奔馳一時許，經彭山縣東門，而於六時半安抵觀音坡，十七工程處辦事處在焉。自樂抵此，途中多坦道，僅過一坡，且不峻險，而過渡則達三次焉，如江上均架有橋樑，則此段交通，當增利便不少也。觀音坡原爲一小市集，自十七工程處在附近興開工程後，市面頓趨繁榮，但此間無旅館之設，遂宿於徐君處。

九月七日，星期四，雨。本日原擬雇人力車返蓉，以天雨，索價每輛達三千元，駭人聽聞，徐君堅留多住一天，明日可有便車返蓉，遂止。惟留此無所事事，加以天雨不能外出，頗悶異常，度日如年之情況，不期於此間嘗之，勉強在此留守一日，幸徐君見告，明晨即可有車，心中稍為安慰。

九月八日，星期五，陰。上午九時許，十七工程處去蓉車二輛，時啓行，余等附搭以行，途過新津，立車廂可見偉大盟軍空軍基地間場上巨機聯雲，均殺敵之大好武器。渡江後，前行十餘公里，即於十一時半抵成都，遊峨之行，遂告結束。此行也，計歷程十二整日，嚮往多年之峨山，已遊畢歸來，素願得償，實平身大快活事之一也。爰濡筆爲之記，一則誌紀念，再則可供後之來遊者得一參考。

十五　遊後雜感

大凡風景名勝區之成立條件，以得諸天然者佔其大半，然不經人工，則道路鮮經行，遊者裹足，野草滿坑滿谷，任其雜掩。世之風景名勝，非不多也，或則以交通不便，人跡罕至，或則以荒僻零亂，啓人惡感，以致其名不彰，湮沒無聞者，恐不在少數，良可惜也！以言峨嵋，雖以秀聞天下，然而慕名而往者，遊客每多失望，然則峨嵋果不秀乎？但之非其匪乎？曰：非也，推其所以未能令人感覺滿意之癥結所在，以作者個人意見所及，厥有數端：曰野草滿徑，無人刈除，以致古蹟所在，蓬蒿掩蔽；曰石級零亂，不事整理，遊者過之，心中發生惡感；曰廟宇圮毀，不加修理，但見一片荒涼，不起徘徊留戀之念；曰全山僧衆，缺乏知識，勢利眼光，令人生厭；曰路旁隙地任令荒蕪，未能廣植花木，增加景色；曰名勝風景所在，如較荒僻，應特闢通道便人往遊，不宜置之不顧，使遊者欲問津而無從——以上所述種種，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缺乏人工之整理。聞峨山管理設有專門機構，倘望當意於此，庶名山不致辱沒，往遊庶得不致失望而歸，爰誌數言，以資當局者參考焉6

本刊第廿卷出版在即，歡迎預訂

湘西行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六名——

鑛冶工程系 楊德[illegible]

一 寫在前面

「支離東北風塵際，
飄泊西南天地間，
三峽樓台淹日月，
五溪衣服共雲山。」

在杜工部這一首七絕詩中充分的顯示出他老人家當年在西南諸省顛沛流離的情境；為了這次抗戰，我從東南流亡到西南已經有七年多了，當我每一次讀到這首詩的時候，再回顧一下七年前的流亡經歷，難免令人觸景生情，現在就用這「五溪」所在地作為題材來寫這一篇「湘西行」。

在沒有正式下筆以前，先說明一點關於我的身世，和寫這篇東西的動機。我的故鄉是被譽為「水鄉澤國」的江浙「魚米之鄉」。但是，當我在童年時代，就隨着父親東奔西走，一直過着旅行生活，走遍了長江沿岸，平，津，滬，杭以及華中，華南各大埠，假使用「修學旅行記」，這樣一個標題來把我從小學到大學中間所曾經涉足的地方詳細記載下來，那麼篇幅也許要比「老殘遊記」還要寬廣得多呢！現在僅僅把在湘西的旅程作一個概略的敘述，因為在我眼光中認為這最有價值的一個片段。所謂「湘西行」，就是以常德作起點，溯沅水而上經過桃源沅陵瀘溪辰谿，再沿湘黔公路經芷江晃縣到達國立第三中學所在地銅仁。總計旅程恰好是一千華里。在這旅程中；可看到不少名勝古蹟，奇風異俗，和珍貴資源，亦有嶄新的國防建設，無疑的「湘西」是[illegible]的寶庫，川黔的屏障，也是今日抗戰的主要據點，至於她未來的前途更是未可限量！

二 順着沅水進發

恰好是暮春三月的一個早晨，大約八點鐘左右，我們這一羣所謂「戰區流亡中學員生第×大隊」總計約有三百多人，沙汀魚似的分配擠裝在十一艘小民船中擠得身子都轉不過來，就這樣離開了常德縣城，順着沅水向湘西進發。一路上可說是風平浪靜，兩岸桃紅柳綠，風景宜人。行約十里，經過一個有數千戶的市鎮，叫做[illegible]市。又[illegible]十里到達沅江上的第一個險灘，叫做[illegible]鞋灘，當時正水漲的時季，[illegible]本就沒有看見什麼「灘」。再上行二十里經大洑口又上行三十里到達河洑市，還是一個比較像樣一點的市鎮，我們在這裏停舟買菜，因為魚肉雞鴨的價格特別便宜，所以便買了大批肉類，打了一次「牙祭」。這地方也就是前年常德會戰時，敵我激烈爭奪的戰場。依仗着順風，船行相當快，隨即離開了河洑市，經過[illegible]泉市老龍頭，約二十里的航程，就到了桃源縣城，這便是在沅江上第一天的旅程。

三 再會吧！桃花源。

大約是受了陶潛所作的「桃花源記」中的誘惑，我們一致要求在桃源停留一天，以便遊覽桃源名勝，結果是因為大隊長說經費有限，不能如願！所謂「桃源仙洞」實際上在縣境上游約二十里，我們航行經過的時候，一[illegible]在洞口附近停船約三小時，大隊長准許大家上岸暢遊。可惜天公不做美，在前一天晚上下了一場大雨，以致道路泥濘險滑

。同學都叫苦不迭，但是爲了好奇心的驅使，沒有一個人中途退縮的。大約上岸走了半里路，兩旁都是半開的桃花，正符合書上所說：「兩岸桃花夾古津」。在樹枝上發現了一塊「到桃源洞去」的指路牌，可不致再有「不辨仙源何處尋」的迷惘了。在洞口有劉夢得書「桃源佳致」四字，洞旁還有文人墨客的題刻，大都已是模糊不清，洞內並沒有什麼另一天地，僅僅是一個由石灰岩所造成的奇形山洞，深度還趕不上南京燕子磯的第一名洞呢。這裏的特產是桃源石，大都用來刻石章及裝飾品，樟木的出產亦不算少。附近有壺頭山，非常險峻，昔日馬援征伐五溪蠻，被困死在此地。當我們開船繼續前進的時候，大家遙望着岸上的桃花，似乎還有依依留戀不忍離的心理，但也只得默默地說聲：再會吧！桃花源。

四　民風與盜風

「入鄉先問俗」，我們既然到了湘西境內，對于這些經過地方的民情風俗當然要作一個簡略的調查，爲了節省篇幅，不再分區敍述，概括一點說，這裏的民風是「強悍」「誠樸」「剛直」六個字就可以代表一切。由于地勢險峻，交通阻塞，政治不健全的種種關係，盜匪出沒其間。但是，在湘西所謂「匪」，我們祇要認清其產生背景及其性質，是不難用政治方式來徹底解決的。例如：當我們船在蘇伊洑宿夜的那一天晚上，大約九點鐘左右，就遇見了一股身背長槍，手持利刃的「土匪」，人數約有三十多個，可憐我們船上的護送隊總計僅有十二人，當時雖朝天放了幾槍，但是爲了顧到同學生命安全，即停止抵抗，以免殺傷。我們眼看着匪徒登舟搜索。他們開口便問我們是從那裏來的？到什麼地方去？做什麼事情？我們說都是逃難來的流亡學生，他們便呼嘯而去，雖然受了一場虛驚，結果是絲毫無損，甚至有些同學已入夢鄉，根本就不知道這一回事，可見這裏的「匪」是有嚴密的組織與信條，他們非常重視這個「義」字。據船家說在湘西是：「民即是匪，匪即是兵」。原因是爲了地瘠民貧，加之交通阻塞，吏治欠清明，而人民生性強悍，遂造成所謂「官逼民反」。人民相率鋌而走險，一旦遇有幹練而能體察民情的地方官吏出現，他們又相率接受招撫，成爲保國衛民的地方武力，這就是「民即是匪，匪即是兵」的真相。如果這裏一切能日益改進的話，則所謂「匪」當不難變成保衛三湘的健兒，復興中華民族的生力軍。

五　一張航行旅程表

從桃源到辰谿，總計旅程約四六五華里，這可說是沅江中最兇險的一段航程；中間有不少駭人聽聞的故事，有不少險惡的灘峽，比諸長江三峽，有過之，無不及。爲了渡過險灘常常全體上岸步行，甚至有些時候還要幫助船家背纜子（俗稱背纖），短短四百多里，航行了十三天之久，始告平安到達辰谿。現在我把一張十三天的航行旅程表簡略的摘錄在下面：

第一天：由桃源出發經[illegible]灘，楮河塘，白馬港張家灣，夜宿鄭家溪，總計旅程約四十里。

第二天：由鄭家溪經鄭家河，雷子灘，（險）瀨子灘，（掛榜山）夜宿興隆街，總計旅程約三十里。

第三天：由興隆街，從麥子灘，木馬口，羅家灣，大狀溪，（九首山）高都驛，界首，（過此爲辰州地）毛里，燕子洞（險灘，水甚急）施溶灘，停夜宿蘇伊洑，總計旅程約四十五里。

第四天：由蘇伊洑，經鋸子市，鹽園，夜宿洞庭溪，總計旅程約二十五華里。

第五天：由洞庭溪，經清浪灘，（險）伏波廟，燒紙舖市，鼻子灘，（兇險）瞟塘，夜宿鱘角魚市，總計旅程約三十里。

第六天：由鱘角魚市經蘇布溪，碣灘，（兇險）漁灘，（險）朱溶灘，朗灘，（灘長，極險）夜宿白溶市，總計旅程約四十五里。

第七天：由白溶市經禽市，（大灘）楊家塘，桑樹溪，夜宿閘市，總計旅程約三十里。

第八天：由闔市，經積石，（極險）九磯灘（險）舒家門前，磔子灘（灘長極險）白爺灘，寶塔洲，到達沅陵縣城，　總計旅程約四十里。

第九天：在沅陵休息一天。

第十天：自沅陵，經洩江，木閣，土地洲，南溪市，在沙金灘，附近宿夜，總計旅程約四十里。

第十一天：由沙金灘附近經舜廟灘，火叉灣，三洲灘，（灘長且險）到達瀘溪縣城，總計旅程約五十里。

第十二天：由瀘溪經下油黃灣，上油黃灣，鉄主潭，在六耳洞，附近宿夜，總計旅程約五十里。

第十三天：由六耳洞，經毛家灘，容浦市，銅天它灘（兇險）張家溜灘殺人溪，到達辰谿縣，總計旅程約四十里。

六　伏波廟與箱子岩

沅江兩岸的名勝與古蹟頗可說是：「罄竹難書」。其中「伏波廟與箱子岩」因爲它具有特殊歷史意義，所以特別提來敘述一下：

先說伏波廟；位置是在沅江中游，上有鼻子灘，下有滄浪灘，都是水勢甚急十二分險惡的長灘廟建築在三面臨水一面靠山的一個崖岸上，登臨其上，遠眺沅江上下可達數十里，有如白帶銀河，形勢非常雄偉。廟中正殿塑有伏波將軍像，兩旁屋樑遍懸歷代匾額，樑與柱大可洛數抱，昔時能在這樣困難環境中有如此建築，工程的艱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廟內未見僧侶，但是因上行下行的船隻都要在此求佑航行平安，所以香火很旺盛。我們到此一方面瞻仰景物，一方面難免要思念古人！

箱子岩是在瀘溪縣境上油黃灣附近，兩岸陡削，在高出沅江水面約數十丈之懸岩石壁上，有許多殘破腐蝕的巨大木板，陷放岩穴中，亦有幾個仍能由岩穴情況顯示出箱子的形狀，據船家說，還是遠在三國時代諸葛孔明所置，內儲軍器，用以鎮服土人，到今已有數千年無人能攀登其地。過往的人祇能在舟仰視欣賞一下古蹟吧了。這裏只有濃厚的神奇傳說，我們親眼看到這些箱子岩的情況，每個人都帶着驚異的心情，似乎到於這些傳說中歷史上的奇蹟，還覺得應該有一點懷疑的地方。

七　辰州風光

辰州即沅陵縣舊稱辰州府，可說是我們在湘西所看到最繁盛的一個縣城。全縣萬山重疊，形勢險要，湘黔川湘兩公路經此，故爲沅江沿岸及川黔湘貿易中心。目前湘西綏靖公署就設在這裏，故又可說是湘西軍事政治的惟一重鎮。主要物產如桐油，俗稱「辰油」即因地得名，其他如，楠木，硃砂產亦很多。別的暫且不說，僅僅寫下一點縣城附近的山水名勝，真可說是秀麗雄偉，無以倫匹，例如：

鳳凰山　由下南門渡沅江至王始廟，沿石級至山頂有鳳凰寺，傳說有鳳凰棲息於此，故名，並有七級浮屠，登臨其上，可俯瞰全城景物。

龍泉山　出大西門，沿河的上約行三里即到，上有龍泉古寺，內有龍泉井。

虎谿山　由龍興巷直上，有唐時所建龍興寺，內有唐后鳳蛟親製袈裟一件，每值陰曆六月初六曝曬一次，平日不易覩得，其後有虎谿書院，即王陽明先生龍場謫院，道經是處，因喜沅人誠樸，暫時講學之處。

河漲洲　由下南門雇小船至河漲洲，往廣福寺，有七級寶塔，風景清幽宜人。

明月山　由上西關溪子口過江即至，因山形如月故名，上有明月寺，樹木蔭深，景物佳麗。

其他名勝更是不勝枚舉，但根據沅陵縣誌上的記載；辰州主要名勝有「沅陵八景」，可惜我們忙於趕路，未能一一游覽，現在將所謂八景略誌於后，他日如有機會，我想再到這裏盡情暢游。

舊沅陵八景：

（一）笏山疊翠　山自東逆行百餘里，與郡城隔江對峙。層嵐疊嶂，高聳入雲，每值雨霽，晴嵐浮空，蒼翠如滴。

（二）酉西拖藍　酉水出北河流入沅江，中有水自酉洞出。性沉而黝，當春夏漲泛，兩江黃濁，獨中一線，藍色直拖江面，登城遙望，宛若翠帶。

（三）鯨閣聽鐘：宋時玄妙觀內置閣度浮來鐘，名曰鯨音閣。吼若蒲魚，響大而遠。

（四）虎谿雲樹　虎谿山前有樹十餘種，大數十圍，高撐雲漢，枝幹輪囷，煙雲盤鬱，蔚然深秀，影落紅潭。

（五）砂井流丹　縣西光明山，舊有井產丹砂，夜半光明如燭。

（六）壺頭夜月　縣南百餘里，壺頭山頂上有池水，清漪絕塵。池水常溢，月映倍皎。古詩云：「壺頭夜月映丹心」，即誌此處之奇景也。

（七）黃草朝霞　縣東五里黃草尾，村煙簇簇，樹木蒼蒼，煙霞繚繞。當晨早日時更覺明媚。

（八）白田映雪　縣西五里白田頭，四山環峙，酉水前繞，中一帶煙村，每雪霽後，山頭縞素，銀波碧浪，上下映輝。

八　長途步行

經過十三天的水上生活，到了辰谿便是到了沅江的盡頭，同時亦是麻陽江的開端。城市雖然比沅陵小了些，但也還相當熱鬧。附近亦有丹山洞等風景區。土產主要仍為桐油並且還有珍貴的礦產如：砂金，錫，煤等等，可惜大部份未經開採。我們在這裏因為財力所限，無法雇到麻陽江中的小民船，並且更為了種種地理上的困難，決定改為步行，順着湘黔公路前進。預計自辰谿到銅仁旱路的旅程約四百餘里。為了顧到一部份不慣於長途步行同學以及女同學的關係，每天路程規定僅十五里右左，以芷江縣城為中點，作為休息站，休息一日，全程劃分為十天，風雨無延，多數天公做人情，半月中每天都是「日朗風清」，我們都完全按照計算完成，這次別開生面的「長途旅行」。

九　步行途中雜錄

步行的第一天，夜宿中和舖，因為地方太小，一共祇有十幾家破舊民房，根本談不到旅舍和客店，所以宿處就成了一個大問題，有許多同學尤其是女同學走了一天，苦壞了兩條從未出過遠門的腿，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安息地方，更是焦急萬分，結果分別在民家地下舖草就寢。但是這些民房大都是與豬房廁所緊緊地連在一起，外加窗戶欠缺，故蚊蠅成羣，並且為了對女同學謙讓一點，格外顯得擁擠不堪。這一夜真正是活受罪，有好些同學甚至是「秉燭待旦」。

第二天宿在懷化驛，這是一個比較像樣一點的城鎮，居民約有數十家。最使我們感到驚奇的便是這樣窮鄉僻地已經在數年前就有外人到此傳教，亦有比較莊嚴的基督教堂。異邦人士的那種不怕艱苦的精神，值得可以做我們的模範。在那天晚上我獨自去訪問一個姓楊的地保，據說：懷化驛以楊姓為大族，楊氏著名的祖先就名叫「毓英」一共有兄弟數人，都是從外省移徙到此的，恰好與我的姓名完全巧合，這亦可說是我個人在旅途中的奇遇了。

離開芷江縣城的第一天宿於便水，這是一個具有十足古代農村色彩的小鄉鎮，耕牛特別多，當我們快到鎮市的時候，有一條黃牛看見生人，忽然驚駭狂奔，做先鋒的同學，使驚慌失措，四散奔逃起來，結果一同學不幸被牛角衝倒路旁傷勢頗重，後由大隊長派人送回芷江就醫。事後為防止意外危險起見，大隊長禁止單獨前驅，要行動一致，一律放緩腳步，由女同學作前導，不得爭先，腳快的同學因之反覺乏味。

到了晃縣可說是湘西的盡頭，在晃縣境內到處可以看見一面是湖南而另一面是貴州省的界石。這裏離我們目的地還有九十華里，中途並無宿處可找，並且為了旅途安全計，我們待鼓五更起程當晚趕到銅

點。因山路崎嶇，此處雖非四川，而「蜀道難」的滋味，卻飽嘗到了。在這一段路上有好多叉路，無人可資攜導，大家所依靠的便是「擋箭牌」，所謂「擋箭牌」就是古人所立的指路牌。例如，在萬山場附有一個「擋箭牌」中間寫着：「關弓斷弦」四個大字，下面寫了兩行小字便是：「左走萬山，右走銅仁」。這是我們旅途中的惟一嚮導。

十　閒話芷江

前面雜亂的敍述了一路旅途情況，我再回過頭來細敍一下芷江城。因爲它的地位在湘西除了沅陵以外，可稱爲最繁盛而且是重要的城市。古稱巫州或鶴州，淸改稱沅州轄芷，黔，麻三縣，芷爲首。民初廢府改稱沅江縣。形勢橫擴縱狹，無大山，多平原，爲入黔孔道。縣境榆樹灣鎭，乃爲湘黔公路分叉處；一路入黔，一路經寶慶達衡陽。水路方面有舞水可經晃縣入黔境達鎭遠縣，舞水的南面通黔陽與沅江匯合，並可與洪江通航。市街整齊，物產豐沃。主要物產如：桐油，茶油，庶糖，及豆類竹枝，木材等等。城內有電報局，郵局長途電話局等，多集中在西街萬壽宮內。縣黨部的門面非常像樣，當時中央政治學校亦適西遷到此，並有幾座縣立中學，所以文化機關特別興盛。還有從民國二十五年開始興工建築的一個大飛機場，大致已告竣工，面積約一二五〇平方米（註現已擴大）。我們借宿在芷江師範學校，蒙縣長趙淑鎬教育局長楊竹奄諸先生殷勤接待，短短的一天休息，就恢復了旅途的疲勞。

十一　不要忘記了，寶貴的資源！

因爲要縮短篇幅關係，這一節「湘西行」將就此草草地告一段落。但是爲了要表明我個人的志趣，再重複的提起一下湘西的資源。談到湘西各地的物產，主要的爲桐油，茶油，木材等等，已不需要再來贅述。進一步便是要談到地下的寶藏。因爲這是對我目前所研習的學科與未來事業具有密切關係的。換句話說，我現在攻讀礦冶工程的主要動機，就是由這次旅行中的感觸所決定的。當我在湘西看到各種寶貴的資源，更連想到在祖國大地上每一個偏僻的山谷，一定同樣儲有無限的寶藏，急需我們來開發，以便充裕國家的財富。湘西的金屬礦產可說是應有盡有。可惜大多還不見有詳細的査勘和開發。就我們旅途所聞所見，例如：沅江上游的沙金。桃源壺頭山沅陵西山的金礦。此外西山附近的錫礦，汞礦。辰谿，沅陵，各處的煤礦鐵礦以及零星的銀，鉛，鋅礦等。尤其湘黔邊境省溪晃縣銅仁一帶的水銀礦更是名聞中外。所以我從那時候起：始終用「不要忘記了，寶貴的資源！」作爲求學與事業的銘箴。

十二　回首話滄桑！

上面所寫關於湘西的種種情況，完全是根據七年前個人的經歷，由當時日記中摘錄下來的材料。現在實際情形至少已有了顯著改變，我於民國二十九年曾重到芷江。當時敵寇侵入湘北，湘西的國防建設突飛猛進。衡陽芷江間商旅頻繁，社會情況與環境已完全改觀。去夏戰禍蔓延湘桂，雖迫近湘西始終未遭敵寇侵擾，我默默地爲湘西慶幸，現聞盟軍和我方精銳部隊源源入湘，將利用湘西作爲主要反攻根據地。同學中且多有隨往充任盟軍翻譯員者，回憶當時情景，令人難免有所謂：「河山依舊，世事滄桑」的感觸。故卽以湘西行爲題。雖然文字簡陋，內容粗略。但是用意所在決不是短短數千字就可以完全表達出來的。

三十四，六，二，於昆明

烽火旅程

——中大學生徵文・評選第七名——

中央大學　袁家栻

五四一二一〇

一　別了故鄉

東方顯露着魚白色，路上稀落有幾個匆匆的行人，我們帶着一雙滯澀的倦眼，默默的追隨着挑夫，踏着朝露，向着輪船碼頭走去。街上已經有了一層薄弱的灰色的微光，殘缺的下弦月，猶安閒的掛在樹梢的上方，數顆寥寂的晨星，一些不寐的陪伴着我們，護送着我們，一直待我們步進「公司」的倏艙室以後，才暫時與還許多兩心默望無言暗淡的朋友作別。輪船像是一頭巨獸，披着一副結實沉起來又像是漆黑的身甲，沉重的橫在江心，一團模糊的陰影，無力的匍在船身的左傍，烟囪開始在吐着消細的游絲，機房中傳出來的沉悶聲，給還死寂的晨昏，加添了一點輕微的生意。

江上火星明滅，遠方可以見到一線漁舟在徐緩的蠕動。我們把幾樣笨重的行李安放在艙裏面以後，心好像是從煩擾的不寧的濁流中浮游到了澄碧的淸水中一樣的舒暢輕鬆。大家沒有說甚末，倚着鐵柱，默淸眼前波動着的江水，默數着西方點點的殘星，鄉愁辛酸的又在胸頭隆起了，這已是第五次的離家，並且又是朝着一個遙遠的方向走去，「此別經年」，何時能夠重返故里？我無告的凝視着天邊斜襯的緋雲片，我真想立刻離開這艘哥們只識我別，不許我歸的甲輪，重新回到那溫暖的家。把生命浸在「愛」的深淵裏，可是還全都只是支想，等我從那空虛的幻夢中蘇醒過來時，船已經在慢慢的爬動了！

輪船驕傲的行駛在帆林中，它超越了在前面搖擺飄浮的划子，還越上了幾艘重載的火輪，到最後它雖是最先到達××，但它也是許多船隻中最孤獨的一個，正如我們一樣，雖然是在追求着光明與希望，但我們都滿不如船上許多正向着「家」進發的旅客歡愉。

二　夜驚酉港鎮

翌晨，朝霞暗染着東方的湖面，閃爍起淡紅色的微波，分外令人感到舒暢安慰，淸早蹲在船頭，貪婪的嚼着這迷人的景色，我們預計明天該可以到津市了，到了津市，我們將見到違別後三載的故城，見到一些曾經在新洲共過艱苦的朋友，同時我們還可以痛快的在津市飽吃一頓。美麗的希望，驅走了心中潛伏的陰翳——思家的愁雲——把希望寄託在明天的夜晚。船行雖然如昨天一樣的快，但意識上總覺得還不夠滿足我們的要求。我時常走到機房附近看「操縱桿」是否已經拉直，我不斷的纏着船上的一位和善的「大夫」（船員）問他到津市還有多遠，他總是說快要到津市了，要我們勿急，可是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時光，津市仍然沒有在我們的期望中出現。

對面連續流下來了許多滿載着人、物的木船，河兩岸上的居民臉上都帶着不安的神色，柳樹幹上有時候還繫有幾隻或單獨一隻小船，上面零亂的堆着許多傢具，老的人年輕的人男人女人混在一起，給江面帶來了驚人的騷動。船繼續前行，所見到的情況就益顯得異樣，甚至還有幾個小的鎮市，只有極少的人來往，房子都緊閉着大門，二三村老孤涼的坐在河邊高坑上憂愁的輕聲的談論。河的對岸往往是站着一

長列的鄉人，像在等待着甚末的樣子。起先我們並不注意，及至看到了更多的不安與慌亂，每個人的胸坎裏不空的加添了不少的煩惱，船仍是在繼續的前進，沿路又聽到一大串不商的流言，有人說南縣棄守了，有的說敵人進了安鄉城，前面滿佈着不可測的危害，旅客當中有些不敢冒險直衝了，大家惶惶無主的集議着，等待着，經過一番並不慎重的商討，決定是到「西港再說」。這是我們和幾個軍官堅持的意見。

暮色中抵達西港。我們同着那幾位軍官，上岸打聽消息。剛走上大街，就見到一堆人圍着兩個舉着「南縣縣政府」燈籠的人瑣瑣的又急促的追問着南縣方面的情况。聽說南縣縣長也到了，我們就預備去找縣長問問，但沒有見着，隨即去找當地的駐防軍，爲着避嫌，我們沒有隨着去。我和璋站在一間小茅房的門前，望見裏面點着一盞明滅閃爍的油燈，兩個中年婦人，正在翻箱倒櫃淸檢着衣物，她們默默的把勉強可以作用的東西，緊緊的擁在一個長方的大木箱裏面，其餘的破舊的什物，戀戀的放在一旁，雖然她們都是在無言的運動着，但嘴角邊仍免不了要透出一兩聲悠長的嘆息，我們好奇的而又是憐憫的望着她們，不由得想起了臨近戰區的家，與正在險途中邁進的自己，原先所曾有的歡愉，都消失在這不和調的空氣裏了。

間僧的軍官們回來了，帶來的不是恐怖，而是一個快人的希望，南縣沒有失陷，只要迅速的通過安鄉，路上還不致遇到危險，有人主張立刻叫船主往安鄉開，大家都贊成了。

三　月夜訪孤舟

回到「大碼頭」，在許多櫛比的小船當中，不見了我們的巨獸，這倒是眼前的一番意外變化。他們都以爲船主恐懼，趁着我們不在時偷偷的開往沅江去了。我和璋更是着急，當時僅僅可以引爲寬懷的是新的留在船上，船如果眞的回沅江去了，行李還不致遺失。許多人當中，有位連長的太太小孩都還等在船上，所以他也最爲焦急。他會荐的跳上了一隻划子，叫船夫載我們去尋找輪船。船夫那裏敢與他對抗呢？不得已解攬前搖，我們乘勢擠在船頭上，靜聽着江水的嗚咽，靜待着火輪的出現。

小舟在月明湖靜的水面上滑過，眼睛望着四方的星火，每個人都只想立刻就見到那失去的水上之家，一路問着僻的舟人，但誰都沒有注意輪船的駛過。連長終發怒了，口裏不停的罵着，也不息的催船夫用力搖，可是始終是尋不出一點迷人的光亮來，大家都感到了失望的空虛，與殺意的不可測，船夫也嚕囌的嚷着要打轉，這時候，站在船中央，倚着桅竿立着的連長，突然發現了前面的一星紅火，他又追着船夫向這發光的地點划，等到船挨近一看，又是一場空喜，一陣惆悵。失望，空虛，午夜的冷靜，月亮旁邊朦朧的金黃色的雲彩，在心田中腦海中泛動着。前方，傳來一聲怪喊，大家都爲之一驚，船夫很熟悉的知道，這是×ㄨ民團哨的檢査號令，他沒有待大家分付就撥轉船身划近了岸。連長和他們打過「招呼」以後，就直接的問他們看見有輪船經過沒有？起先只是一個短時間的沉靜，人叢中才有幾個告訴我們船就停在前面一個小灣裏面。這是眞的嗎？大家的神情又活躍起來了，一齊催着船夫再向前搖，各人的眼光死死的釘着前面，連長首先見到了前面有一堆黑黑的物體，同時我找到了這上面一個類似烟囪的東西，情不自禁的叫着「船在那裏了」，大家一陣歡欣，沉重的心才回復到輕鬆。

原來船主並沒有臨事退縮的念頭，他所以要把船停到這裏，完全是爲了大衆安全的緣故。連長及幾位性躁的軍官要着要他們立刻重回西港，但船夫未曾應命，因爲機房裏已經熄火，再發就需加很多的煤，本來船上就早已在鬧煤荒哩，當晚，就睡在這樣一個僻僻的河灣，做着虛驚後的噩夢。

四　駛入封鎖城

早晨船返西港，上午爲避免空襲沒有開，預計晚上通夜趕到津市，只少也要越過安鄉。西港是一個閉塞的小鎮，過去並不熱鬧，可是

現在却顯得特別擁擠了。前縣安鄉逃下來的難民，絡繹不絕的在街上走過，有許多機關的職員也都聚集在此，市面上只見到混亂與驚惶。我們無所謂的在街心逗來逗去，腦海裏有的只是猶疑與恐懼，新主張不再前進了，璋主張索性回沅江，我沒有意見，前進也好，回去也好，將來的事總是不可預測的，新又建議轉常德赴沅陵，大家沒有反對，也沒有贊成，命運交給「自然」了，下午還是隨着船往津市走。

我無心再望江上凄涼的景色，獨自一個躺在艙裏睡了一覺，醒來時，船已到安鄉，疲乏的爬出艙口，朝着那密集的吊樓；籠罩在黑夜中的房屋，匍匐在冷寂腳下的巷子望去，我不相信這就是我以前到過的安鄉。那些繁熱鬧的居民，小販的叫賣，市面的繁榮，不是還很清夢的印在我的腦際嗎？為甚末現在竟是這樣的陰森，頹喪？為甚末街上沒有行人？為甚末我眼裏不見火光？疑團猛烈的向我滾過來，沉重的敲擊着我的心房！船上有一個人下去了，他是在安鄉緝私隊工作的一位外鄉客，我實在有點懷疑，他回到這所死的孤城以後，是否能夠尋着他的歸路？「安鄉」那裏是「安」鄉？這明明是一片荒涼遍佈着死意的墓地啊！

驚惶的把安鄉，拋在後面，船冒失的向匯口前進。沿路兩岸的駐軍告訴我們，匯口已經封鎖，晚上不能通行，所以大家打算今宿在匯口。我無心再想將來，無力的躺着重新走入了夢鄉，直到第二天晨色曦微時，我才被船夫們的吆喝，鐵鏈的巨響鬧醒來。據船上防護的哨兵告訴我，昨晚睡在匯口封鎖綫，離敵人不到七里——好短的距離！

五　荒村投客店

船離開匯口不久，天邊傳來了一陣陣繼續「嗡嗡」聲，不久，一架飛機飛得很低的偵察機在船頂上方很快的掠過，船上引起了一番劇烈的騷動，患高度「空襲恐懼症」的人就邊求邊迫的要司機停駛，當然這不是無意義的要求，船真的就隱伏在岸傍低垂的樹枝下了。大部分人都上岸躲在老百姓家裏，我安閒的看着飛機在附近翱翔，一會，機聲像是很軟弱，幾乎不再聽見了，大家以為它不會再回頭了吧，於是兩兩三三向船上走，可是還沒有上船，機聲又在嗡嗡，等到大家再躍下來躲好時，飛機已臨到了頭上，這時我的臉色轉成了灰白，同船的旅客也都怕得戰抖起來！飛機惡作劇的往復偵察有幾次之久，才「興盡」的毫不在意的在遠天白雲中消失。

差不多要到津市了，一路來我們只看見櫛比的船隻向下面開，從未見到一艘與我們同向的大船或小船。船在江流中穿過，無數的眼光驚訝的疑惑的望着我們。我們雖然也感到恐怖，但好像是架着開進光復後陷區的第一艘輪船一樣的覺得驕傲與特異。津市已經不如往昔，街上只有運貨的苦力，攜兒帶女的人群，對岸的人更多，大路上盡是負着重荷，挑着家具的男子，背包袱提着籃的婦孺。長列的逃難者群中，間或也有一兩個利用別人勞力而作自己安全打算的闊老。他們沒有甚末值得憂鬱，他們多的是錢，隨便到那裏，他們都不愁享不到舒適。一處燬滅了，一處又建樹起來了，他們雖無所謂家，但他們一樣的可以囤貨，一樣的可以坐肥，他們雖然也夾雜在苦難者的行伍中，但他們的臉上沒有驚慌恐懼的死灰色，額角上沒有深刻顯明的皺紋，他們的子女不會突然怪叫起來，他們的父母也不會躺在饑寒的嚴刑下戰抖呻吟，他們永遠過着舒適的生活，他們的舒適也永遠建築在平民的苦痛上面。

原先夢想着要在津市洗一個痛快的澡，吃一頓豐富的飯，甚至還想在「黃金」看一場戲，以洗滌幾天「水鄉行」的疲勞，再繼續往三斗坪去，誰會想到眼前的津市竟是這樣的恐慌，市上已經找不到一家飯館，看不到一個安逸的行人，謠言不息的流傳，時而說敵人到了公安，時而說到了紅廟……滿城風雨，更沒有人敢在這裏多事逗留，三斗坪已無人敢去，回沅江也不可能，臨時決定暫時轉道桃源再往沅陵，還是可以到重慶，這實在是一條無可奈何的路，同時也是我們唯一可走的路，忍着滿腹飢腸，四處尋僱挑夫，由于地情兩不熟，時局的非常，走遍了大街，沒有找到一個願意往桃源去的挑夫。這時候，我

五四—二一二

們眞如喪家之犬，茫茫然找不到一條生路！正焦愁之際，偶而看見了一位面孔很熟悉的小姐，唯知道她也是和我們同路來的，我們鼓起勇氣，不顧對方是否厭煩，冒昧的求她給我們幫忙，想不到她是這樣的仁慈和善，毫未遲疑的答應了我們的要求，在很短的時間內，替我們找來了三個，雖然索價高得駭人，但爲着要脫離火坑，爲着追求自已的幸福與前途，不付出一筆大的代價，能夠獲得成功嗎？我們不斷意在滄市久留，飯也沒有吃，匆匆的與這位好心的小姐道別後，繼續踏上旅途。臨行時，她給我們留下了住址，並囑我們到桃源後，寄給她一個平安的消息，不幸我們到桃源時，就在報上看到了津市陷敵的報導，這位曾經替我們幫過大忙的小姐，不知流落到了何方？

天好像要故意折磨我們，又像是悲憐着我們，黃昏時分，飄着絲絲的毛雨，堅硬的泥土上面，敷着一層薄薄的「油」，分外溜滑，我們一步溜一步，好容易才見到前面有幾間民房，荷重的挑夫已累得喘息不能再進，就是我們自已實在也無力前行了，雖然明知道這不是安全地方，也沒有勇氣繼續摸索前進，況且過去不遠就要渡河，這兩天風聲既然這樣緊急，夜晚也不許渡江了，這時節，就是又饑又累，有生以來還沒有嘗到過這樣深重的苦難。平素在家裏嬌養慣了的孩子，怎末陡然經得起這末一番辛酸的痛楚呢？心裏包藏着無窮的委屈，可是向誰去申訴呢？媽媽遠在湖濱，除了媽媽的胸懷以外還有甚末地方是溫暖的啊！

我們委曲着自己，謙和的叩着民家的大門，裏面有明亮的燈光，但是沒有人理睬，這樣經過了三四家，偶爾也有人回我們的話，但一知道了我們的來意時，就無情冷酷的沈默下去了。我們有甚末旁的辦法呢？難到今天晚上就躺在路旁，任令風吹雨打嗎？或者是挨着饑寒坐以待旦嗎？明天還有漫長艱辛的路要走，不睡是不堪再走的，肚子裏一天沒有進食，那裏會有力氣走路啊。耐心的又問了幾家，最後終於找到了一位沒有「忍心」的長者，他從前也是和我們一樣在外面受過難，所以了解我們這個時節處境的痛苦，不待我們多說，就打開了那「寶庫」的大門，讓我們進去，並且還很客氣的盛水叫我們洗臉，休息。我們受到了他的一點小惠——現在卻是我們的大惠，到了自已的家一樣的快樂，半小時以前所感受到的創痛，彷彿在房主的仁慈接待中了。睡的地方算是有了着落，但是肚子不飽，明天怎末好走呢？厚着臉皮，懷着極度的不安請求房主替我們弄一頓晚飯，他眞好，並沒有遲疑便分付他的家人備飯，這時候，我們的心中只有感激與欣慰，天下儘管是黑的，但好人還是四處有着。約莫有一小時之久，後房裏一番紛擾，一大筲雪白的冒着白烟的熱飯端出來了，「物在人們需要的時節，才能見着牠的最高價值」，本來白米飯天天吃慣了的，並不覺得它怎樣珍貴，但這時候的白米飯就不啻是我們的救命劑了。大家立刻滿碗乘着，貪婪的大嚼起來。儘管房主還在囑着「沒有菜」的客氣話，我們只是「嗯嗯」，埋頭苦幹，一大筲飯頃刻間就吃光了。肚子已經飽足，羞赧的，難安的望着房主替我們收拾「殘局」，口裏連連的誠懇的向他們道着謝意，挑夫們則偎在一邊安逸的燒着「葉子烟」了！

晚上把自已的被包散開攤在地板上面，當作我們暫時的床鋪，地板上墊得有草及褥子，雖然是「行鋪」，倒是相當舒適，四條疲乏的身子擠在一起，也還是不感到不適，晚上，有很久合不上眼，遠方清晰的傳來陣陣的連珠砲聲，我們同聲輕輕的數着「一、二……」直到數至二十爲止，我才耽心的沉睡，如果當天晚上敵人攻進了津市，我們的命運益發不可想像了！

六　黃花炒肉註

天剛一亮，我喚醒了挑夫，又向前進發。路上市鎮的混亂情形與沅津途中所見過的沒有兩樣。軍隊無心境的在街上穿過，傷兵一隊一隊向後方移，河面起一片喧嘩，難民貨物塞滿了木船，匆忙的在眼前流過。中午，我們到了大堰塘，離臨澧不過三十里了，我們胡亂的吃了一點東西，催促着挑子快行，滿想一口氣就趕到臨澧，早點逃脫了

這一個險惡的地區，蒼天又在惡作劇了，剛走過二十里，她就偷偷的跟着我們哭起來了，挑夫又不願再走，但當不住我們無理由但求趕路的催促，帶着滿腔的怨尤，負着一付過重的擔子，蹣跚的走着。這時我們走進了一座疏稀的矮林，前後四方見不到一星燈火，路高低不平，我和另外一個較爲瘦弱的挑子，他衛着這一付只覺得沉重，不見得減輕的擔子，連跌了兩交，口裡不住的咒天罵地，我自己也只有吞忍痛苦，耐心的安慰着他，並且允許他只要前面有屋了，我們就設法歇下來，他也只好仍是忙個不停的蹣跚着前行，不幸又被一塊石頭絆倒了，臉上手上跌破了皮，身上盡是泥漿，我見了，頓覺得他可憐，更覺得處境的可怖。我無奈的把他拉起來，要他坐着休息片刻，他這時竟然發怒了，真有憤慨的說「我不要錢了，讓我回去吧！」這眞把我急倒了，在這前後無人的山野中，若他有這行爲，我的生命就操在他的手中了，何況還受着這兵慌馬亂的時候呢？忍着氣，懷着恐懼，懇求他爲我們幫忙到底，他並沒有再說甚麼了，困倦的走着。路上站着兩個人，路邊的水塘中，好像有一個隴起似的東西冒出水面，我走近去一看，那是在塘中蠕動着的黑點，還是一個活人啊！看起來還是一個新死的壯丁，岸上兩個持槍的大概是押着他來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又走過了許多黑路，一路已打着呼喝，我滿心快樂，以爲前面就是美麗的宿地了，挑夫也似乎有勁了，緊行一程，到達了宿站的地方，仔細的向四周察視，才知道這只是路旁的兩間小草房，黑暗中只現得孤獨淒涼，還靠着一排自前線調來的弟兄，照例晚上是不准通過的，這時我們已無法轉回大堰塘，只好懇求這班的排長，仁慈的讓我們歇在他們對面的一個老鄉家裡，以渡過這一個黑暗的長夜。排長考慮了一會，見過了我們許多的證件，知道我們的確是往某大學的學生，才允許我們留着。老人的家僅僅是一個狹窄的堂屋，和一間潮濕的臥房，我們就坐在鋪着稻草的地面上休息，對門幾個沒有職務輪到的弟兄，好奇的和我們攀談前方後方的情況，直到午夜，他們才戀戀不捨的離開，其中一個忍飢挨餓的弟兄，憨笑着叫我們以後留心看戰報，「那上面會有我們打敗鬼子的消息的。」這樣一句簡短而有力的話，到現在，我還是很清楚的記得。到重慶以後，果然從報上看到了英勇戰士在湘西用血肉寫成的捷報，他當然是光榮者勇士的一個，現在是仍活着，或者就在這一次作了「無名英雄」呢？回憶起來，感到的無窮的欽敬與悵惘。

這一晚，我們是如何渡過去？我現在還能細緻的回味出來。被褥都濕透了，借人家裡的柴草，「坐而待旦」當然不行，只好幾個人偎在一團把稻草蓋在身上，稍一「動」，草就滑了下來，身體立刻就感到一陣刺骨的冰凍，初冬寒夜更難堪，「黃花炒肉」苦難當！

早飯時節到達臨澧，這時臨澧離前線也不過四十里，所以情況也顯得相當緊張，很多商鋪行正向桃源遷徙，一大隊挑擔攜帶的人群，使這破敗（受過數次轟炸）了的縣城，益發惶惑不安。我們不安的塡裝吃了一頓飯，又跟着大伴，直向桃源行。

臨澧到桃源，也吃不少的虛驚，不過還沒有遇過甚麼大的驚險，一共走了三天，才安然到達桃源。今日的桃源已不再是靖節先生所描擬的「桃源仙境」了，一樣的消寂，一樣的貧窮，人煙稀少，已遭過一空，街上僅只有一些小攤子，恐怖的魔爪已經伸張到了這兒的心窩，待我們到達沅陵時，世外桃源也還是免不了要淪爲敵蹄下的蹂躪地！

七、尾聲

沅江到桃源總共就個十天，桃源到沅陵又是四天結實的旱路，到達沅陵，才見到一片安靜土，半個月來的磨折暫時告了一個段落。沅陵到重慶本來可乘通車直達，可是身邊已經沒有足夠買票的旅費，只好輾轉的作「黃魚」「船客」，一共又花了半個月的光陰，才算見到懸望已久的陪都。在這半月旅程中，又不知吃過多少苦受過多少氣，汽車夫的貪狠，船夫無情的白眼，一直到現在還創傷着我的心！

【註】鄉人謂和草而睡爲「黃花炒肉」，蓋稻草形似黃花也。

五四—二一四

從天津歸來（下篇）

欣之

四 宜川到西安

三月十五日，晴。六時許，預定的兩個騾車來了。這一程，從宜川到華陰——的交通工具就是這種一個騾子拉的轎車。上面除放行李外可坐三位客人，走得很快，每日可行百餘里，比我們以前所乘的大車靈巧多了。兩輛車中有一輛是新油漆的：綠色油布的棚頂，其餘的部份是朱紅色，一點泥都沒有，真夠漂亮。牠正是我們昨天在華北客棧看見而希望乘坐的。這使我們非常滿意。再看看車夫，却不免有些失望。兩個瘦瘦的青年，顯着很能幹而狡滑；對我們行李的分配費了許多工夫，唯恐自己車上載得太多。五個客人不能每車上坐兩個半，就規定解先生同解太太坐一輛，[illegible]二君坐男一輛，我則一天坐甲輛，一天坐乙輛。其實十有八九我是要步行的，車夫這種計較，真是多餘而好笑。

一路到華陰的還有五輛別的轎車。他們車上行李少，所以永遠走在我們的前面。天氣已經頗暖，穿一個棉袍走起路來，還覺得熱。地上已有青草出現。道路比前所經過的要寬而硬，當然便於行車。我從離開機房就努力步行着，因為這些轎車的速度的確比騾車大的多；偶一落在後面就很難得追及。我們沿着一條河前進；我因貪看路旁的景緻，被落在後面。那曉得他們並不等我，仍一直向前行。我在後面又氣又急，便越過河爬上一條窄路，（我以為抄近的路），那知這路深入山中，又沒有別的行人可以問徑，就不敢再往前走，只好折回。弄巧成拙，車子已不知去向。於是趕忙順着大路走一程跑一程，直到看見車子的背影心才放下。但已熱得一身是汗，累得腿酸氣喘，無論如何再跑再走，也趕不及車子。結果還是叫車子站下，等了一會兒，我才上去。坐好不久，便沈沈入睡，直到中午打尖時才醒。我們盡力快快的吃一些東西，希望能趕在別人車子的前面；但終不能。後來我們才知道，光是人吃的快是無用的，必須等騾子吃飽喝好才能開步。

又開始爬坡！沿途樹木頗多，景物很美，日落的時候到了瀟門，一共走了八十里路。瀟門是一個在高原上的鎮子，地方很開曠。但是較大而能住的旅舍只有一個。我們是最後到的，當然沒有空房間，所有的宿舍，以及過道都住了人。院中排滿了轎車同騾子。幸虧店主還客氣，交涉的結果，把他們自己住的會計室讓給我們。雖然又小又髒，但仍算運氣；因為不久又來了兩三輛卡車，上面坐滿了人。他們只好在露天裏過一夜了。

轎夫把我們的行李一一搬下，甲車的放在一起，乙車的放在另一起，以免明早上車時弄錯。沒想到他們彼此分得如此的清楚，真是好笑極了。

天漸漸的黑了，冷了。飯後便又稱些木炭，一面取暖，一面熱些水來暖解太太的手腕。管儲藏室的人，聽見我們說北方話，便很殷勤地招待，他自己是東北人。我們向他買些土豆在炭上燒着吃，他却堅不收錢，送給我們吃了。

三月十六日天還沒有亮，轎夫便來喚我們，原來他們也願意走在別人的前面。但是當我們一切準備好的時候，別人的車子早已發動了

•結果我們仍是落在最後。

早晨天陰，頗冷。我就沒步行起來。今天有百里的路程，前六十里都是爬山的坡的路。車夫說若走小路則只有二十餘里。我心中雖非常想走這小路，但因無伴，總於不敢嘗試。

不久坡兒開始了，又長又陡，在山中盤來盤去，竟沒有盡頭。六七位乘客都下來步行以減輕騾子的負担。我們一直在山頂上走着，看不到一點平地；只見左右兩邊高山起伏，如海中的波浪。天色已晴，山頂上的風却很大，吹得我有些頭痛；腿也有些疲累。但回頭看看，車子還沒有影兒。便稍休息，仍向上走，希望能快到有賣吃食的地方；但不幸得很，禿禿的山頂，除了石塊外，沒有一間房子。同時右膝不知是走的還是風吹的竟痛起來。其餘步行的人們已離我很遠，後面的車子離我更遠，與其在風裏坐着等，不如前進。於是又鼓起勇氣，不停地走到山的最高處，也就是我們預定打尖的地方。那時我已一步不能再走了。

我們乘坐的車子當然又是最末爬到的。我們趕忙用飯，但終無效•別人的車子又早我們先行了，使我們着急的了不得。

午後的四十里路，都是下坡，走起來眞快呀！這些坡子彎兒很多，而且多在一個山窩裏，所以在上面就可以看見一條彎彎曲曲的大車路，好像一條隨手擲下的寬緞帶，折來折去，眞是好看。快日落時，走上平路，不久便到了一個村莊。這裏有三四家店，所以不必害怕沒有住處。在我們前面的車子早已到達，在入村第一個大店歇下了。我們的車夫，却不在此停留，仍一直向前，走到村子最南頭的一個小店。這店雖小而髒，但是四週的景緻却很動人。同時又有一鈎新月同幾顆明亮的星照耀着，更顯得幽靜。

三月十七日，滿天仍有星斗的時候，我們便起身，燃着油燈把車裝好。在全程中還是我們唯一的一次在星光下出發，別有風味。想到今天我們的車子已搶在他人之前，心中特別的高興。

沿着兩旁風景比昨天的要美的多，而富有生氣。一方一方的麥田油綠如毯，筆直的白楊同柳樹已經發芽，遠看好像一層薄薄的綠色煙霧。曲折的道路潺潺的流水，有如世外桃源。所經過的村莊，亦滿富庶，房屋都是磚瓦的，而且很整齊。烈女碑幾乎到處都有。

下午天氣漸漸的變了。當我們下了許多坡，出了山境，走到近韓城的大道上時，天便悶熱起來。大風大土頗似北平的春天。韓城地方很大，遠遠的我們就可以看見牠的城。那裏的[illegible]最好又便宜，可惜我們因為趕路，只好過門不入，一直趕到芝川。在過韓城時，又過到檢查，雖然只開了一隻箱子，可是因此，在我們後面的車子便越過我們去了。在下坡的路上，車輛像賽跑似地飛奔，半尺厚的塵土都飛揚起來。我們在最後，所以吃土最多。到芝川的一個客棧時，一切人物都成黃包了。

車夫把東西卸下，便躺在轎中呼呼睡去。今天起身特別早又跑了許多路，無怪要累得不堪了。

三月十八日。一覺醒來，外面已在下雨。陰雲密佈，沒有一點晴的希望，我們只好在此住一天。我們住的棧房並不算小，可是髒得很。兩排房子，中間是院子。一排房子住着旅客，對面的一排住着牛同騾子。滿院爛泥穢物令人看了作嘔。昨天到時，已覺得不高興，今天下雨，更使人難以忍受。我們佔了兩間小屋，既髒且濕。沒有事做，也不能出去遊玩，只能坐在坑上發悶，讀讀牆上別人過此所提的詩，從那些詩看來，有人曾因雨在此店中住了十日之多。眞了不得！在這種地方幽禁十天，我想，可能的，人人都會寫詩的。

三月十九日，天仍陰。九點時看看不會再下雨，我們便出發。走了不多遠，就要上坡。昨天下了雨，坡上泥濘非常，我們都下了車，順着小路上去。從山頂回頭望去，可以看見黃河彎彎曲曲無規則地在底下流着。被雨洗過的深藍的近山，碧綠的麥田更顯得清新。向前就可以看見一座離着很遠的山，聳立雲端，山頂堆着積雪，雖然當時沒有太陽，却白得照眼。從前看見中國畫裏的山常常懸在半空，總以為那是太富於想像，現在才知道山是可以在空中懸着。我們沿着谷田前

過土坡，地雖潮濕無泥。空氣非常的新鮮，天氣不冷也不熱，走着很是舒服。

下午的路仍是泥濘，而且時常上坡，所以進行較慢；到黑夜才進了郃陽縣到了[illegible]鎮。這最後的一個高坡又陡又長，簡直可以說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來。到了棧房只剩了半間屋子一個炕。院中堆滿了前後到的幾輛車貨車同牲口，幾乎沒有人走的路，可算所見最擁擠的一個棧房了。九十里的路程已使我們困乏得很，隨便吃些湯麵後就合衣而臥，不顧一切，進入夢鄉了。

三月二十日。一夜的大風不但沒有把陰雲吹散反而使牠們加多了。聽說今早仍要爬過一個大坡，解先生同我便在裝車的時候，預先步行出發，一面取暖，一面減輕車的重量。走了不久便到了郃陽縣城。這城不太大，有一條很熱鬧的街，兩邊開着許多吃食的舖子，有許多樣的小吃吃食。車子離我們還遠，我們就在一小舖中停下，爭入買一碗又熱又香的紅豆粥作為早點。快吃完時忽然看見我們的一個車夫在門前走過，趕忙把他喊住，問他車子的去向。原來車子並沒有進城，他只是自己進城來買點東西。他說假如我們出南門向西走就可以與車相遇了。

天又開始滴雨。我們趕快吃完了點心，出了南門向西走去；但是看不見任何騾車的痕跡。問問來的車子，他們都好像不懂我們的話，弄得我們莫明其妙，不敢前進。於是就又折回，回到別人指給我們的一條抄近的路上。聽說順着這路一直向前，不久便有一個山溝，爬過山溝，再走不多遠就可以到大車路了。我們依了他們的指示一直向前走去，碰遇見一個行人便向他們問路，惟恐走錯了。

雨點漸漸密了，行人越來越少，後來簡直遇不到一個。走了許久才到了人們所說的山溝。窄狹的小路已被雨打濕，滑得很。下完了溝，走過一座小石橋又要上溝。這時溝中的小道已經泥濘不堪，又黏又滑，走着很費力。爬完爬過便又是平路，但岔路很多，我們不能分辨方向，只是猜謎似地向前走。廣大的田野，沒有一個人，令人奇怪。雨由冰粒變為雪花；在這時之間我們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後來到了一個村落，遇見兩個人，便向他們問路，並且希望他們能[illegible]騾子。他們指點給我們應走的一條路，說：「你們一直由此向西，三四里外就是大車路。」我們聽了很高興；在這無人之境竟遇見兩個人，不能不算福氣。身上蓋滿了雪，鞋上黏滿了泥；但這些都不必計較，只要能找着大路就心滿意足了！

走了不久，果然到了大路。路旁有一個小店，便進去歇歇，一面向他們打聽可曾有兩個騾車路過，他們都說沒有，但是勸我們在這一旁，因為這是大車必經之地，路途泥濘，又要上坡，騾車走不會比人走得快的。他們很奇怪在這天氣裏我們為何有車不坐，卻要步行。不知道我們原就也沒有打算走如此多的路，卻是上了「走路」的當。在炕上坐了半小時，就聽見外面有車聲。跑出一看，哈哈！正是我們的車停在小店之下，快慰非常。原來他們因為路途看不到我們的影子，也正在着急。我們立刻上了車，彼此敘述路上的經過。有君在中途也曾下車步行過一程，而且也幾乎迷了路。以前在山中可以獨自亂走，離開車子也沒有關係，因為山中常只有一條道路。在平地上，岐路太多，由這次的經驗，絕對不敢隨意亂走了。

雪下得很大。坐在車中又冷又濕，又不舒服。以前步行的勇氣已消失盡了。只希望我們無論什麼地方住下，等天晴再走；但是車夫卻要趕路。晚間到了[illegible]女鎮，進了一個棧。這棧房沒有別的客人，僅有的屋子由我們挑選，招待也頗殷勤。我想這是第一次我們有五位客人，來住宿，因為這是一個小鎮子，普通過路的車子至多在此一尖而已，今天因為天氣不好，所以我們只走了八十里路。車夫也不合在[illegible]過夜的，在我們前頭的車子今晚宿朝邑，明日中午就可到[illegible]起下午的火車一直到西安了。想到他們，真是羨慕不已。

三月二十一日陰。沒有希望追上別的車子，車夫就不肯趕路了，中午的時候才到朝邑，正好有集，所以熱鬧非凡。一條寬街的兩旁，排滿了各種貨攤，以賣零食的佔多數：炸麻花，油條，炸糕，[illegible]，鍋

盒，蒸粽子，紅豆粥等等，五光十色，亂人耳目。我們自從清早每人吃了一個饅頭，便再沒有進飲食，現在當然餓了。就在一家小館中要些湯麵，炒飯，鍋貼，麻花，炸糕等飽餐一頓。飯後便在街上參觀。潮邑是產花生的地方，有炒大量花生的舖子。我們買了三斤預備在路上吃。解先生並買了一大口袋，爲的是到西安送他的小孩子吃。

下午天晴。這一帶地方與昨天的完全不同。路旁簡直好像未曾下過雨。往來行人車馬，絡繹不絕，多是往來鄰縣做生意的。有了行人就不怕迷路：於是解先生同我又開始步行，約略走了二十餘里的地方走到村邊五里的地方，這時車子也由後面趕到，我們一齊登車前進。得見遠遠的在我們前面隱約顯出一個高大的輪廓，那就是華山了！再前進，望見火車的白烟聽到火車的呼聲，覺得有與不安的奇怪，好像從古代的社會一躍而入文明世界似的。華山漸漸的變得清楚高大，一會兒又看不見了。立在我們前面的就是華陰縣。據車夫說縣面很大而且非常熱鬧。可惜沒有工夫去參觀他。

到了棧房，棧主人對我們不能準時而到很表歉意。——轄車的行程日期都是規定好的，誰不能按時到達，他們覺得很丟臉。又因爲他們店已無空位，便介紹我們到附近的一個棧房裏，並且答應清早送我們上火車。

三月二十二日。昨晚聽店裏人說，起票的行李不怕大，只怕件數太多。我們早三點鐘就起來，重新把行李能歸併的歸併起來，繩子也另用繩子捆好。一切弄好後又等了多時，天才大亮。店家替我們僱好了獨輪車，推運我們的行李到車站，又另派人替我們去買車票。昨晚見着的那位棧主人也同時來到，告訴我們走那個路邊站台。這時街上已十分熱鬧，與昨晚的夜市，不相上下；而且除了賣吃食的攤子外，又多出賣洗臉水的人。他們每人帶着一大壺熱水，肥皂，毛巾同三四個臉盆。這種生意，還是我第一次見到，很覺得稀奇。

七點十分車便開動。坐了一個多月顛簸的大車，現在忽然坐在火車裏，真覺得平穩迅速，但是那擁擠的情形，卻不如大車的舒服。坐在車中無事，便把昨天未吃完的花生拿出來剝吃，以資消遣。沿途經過幾個大站——華縣，渭南，臨潼等——很是熱鬧。臨潼以出的溫泉華清池著名，離西安只五十餘公里。我們決定到西安後，一定要回到臨潼來玩一次。

下午兩點二十分，車進了長安車站。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那宮殿式的建築，既乾淨又漂亮；其次便是站上的擁擠無秩序。車方站定，立刻上下車的人擠成一片，雜亂的情形，不亞於平，津車站。我們各盡其力把隨身帶的東西由窗口遞出叫腳夫搬出了站台，又把起票的行李取出，僱了一個人拉的大車，幸免檢查，離開了車站向城進發，先到北大街上一個商棧，把俞蘭二君的行李放下，然後到城隍廟後街解先生的弟弟家。解太太一路吃盡辛苦，現在到了家，感覺得非常興奮，見了弟弟同弟婦更是高興，把路上的勞苦統統忘掉，立刻換上主人的態度來招待我，使我感覺到「家」的安逸。

到後第一件要事，就是把沿途所換下的衣服被褥等取出，預備次日加工洗刷。解宅院中有一井，還有一個大木盆，我進門第一眼就已看到，可算當時令我最高興的事。第二件就是要到久已聞名的珍珠泉去沐浴。第三件就是寫家信和給後方親友的信。

在西安總住了八天，除了拜訪朋友，就是在大街上遊逛。此地是一個鄉、村、鎮、市混合的市。有高樓大廈，也有土房茅屋；有寬平的馬路，也有泥土小道。車子的種類，更是應有盡有：汽車，馬車，轎車，人力車，自行車，人或騾拉的大車，獨輪的手推車等，絡繹不絕地同時在街上奔走。路上行人以穿長衫的商人佔多數，但也有西裝革履的紳士，短衣欠整的工人之外，還有纏足裹頭的內地鄉下婦女。舖店有最新式的富麗裝飾，也有極舊式的簡陋黑暗。食品店以及食品攤則之多，尤令人眼饞。街道很正，所以容易分辨方向，不至迷路。熱鬧的地方很多，我們最常到的是東大街同西大街，看去有些像北平的東華門大街，街面很寬，車輛排在路中央。店舖中陳列着五光十色的物品，價值數字都長得驚人，至少對我們初次看見的是如此。我

們每到一個標價，必須先盤算他後面的開兒有多少。否則吃虧很容易弄錯。

過了三四天旅館的生活，又開始焦燥起來；我們（敘君同我）的目的是到重慶，同時南陽的書也吃緊，我們不敢在西安久留，恐怕交通發生問題，便決定搭三十號的火車離開。我們遇到許多人的騙子賓館旅館之招搖，汽車票之難買，行李車票之隨便勒索，感到十分不安同恐慌。結果廿七，廿八。廿九三天都在拜見朋友答謝打聽的工夫上，到三十日早晨才碰着一位真正能有幫助的人，就是當地中國銀行副經理，一位誠懇熱心的人。他答應替我們介紹客棧的住所，同時助買票的人。這樣，數日來的煩惱，立刻釋開。晚間便攜了行李同一束介紹信，與解先生解太太及南君告別。

五　西安到重慶

三十日。與過副理用完晚飯談些平津及沿途的情形，九時許他便派人送敘君同我到車站，安置一切，很是順利。我們所乘的一節火車還不算太擠，所以能舒服的過了一夜。

三十一日晴。名為快車，這班車實際並不太快。車頭大概是太老了的原故，走不到半點鐘就要停住喘一喘氣；結果上午十點半才到寶雞，誤了五點多鐘。下了車就持了介紹信直到中國銀行。不巧得很他們的宿舍已經住滿，便把我們介紹到中國銀行西北運輸處去住，由一位鄒先生很熱心地招待我們。他答應替我們想法子買汽車票，並且關照我們不要着急。到此我們才知道往重慶的直達車是隔日賣票，雙日開車，行李每人可帶三十公斤，其中一半免費，而不是像我們在西安所聞每星期一三開車，行李每人十五公斤，十公斤免費。這樣，我們的顧慮又減少許多，因為行李之多實是使我們煩惱的一大原因。

下午，郭先生派人帶我們到汽車站去登記，並打聽車子。二號的坐位已經賣出，四號的車也被某團體包定，只好登五號來搶登記號買六號的車票。這使我們不免有些失望。我們滿心希望二號就能成行，因爲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四月一日，晴。天氣很熱，中午有七十二度；假若如此熱下去，我們的行李都要加重，這又使我們着急不小。我們在此既無事作又無親友可找，實是無聊得很。寶雞是在山坡上的一個地方，一條向東至西的主要大街，門前山腰，頗爲熱鬧，有些像西安的東大街。這條街的北邊都是上坡，南邊都是下坡，有許多麥田綠得十分可愛。此外便沒有什麼名勝可以參觀，只好借些書籍，悶在屋中讀。晚間到青年會聽黃子鏡博士講「美國人」。

四月二日。白天繼續看書，晚間到青年會去聽馮友蘭先生講「新經濟之關係」，同馮景蘭先生講「自然與人生」。聽衆很多。

四月三日，陰。本日早，天起始陰雨，溫度降到三四十度，這正是我們所歡迎的。午後，敘君同雨中出去買些油紙回來，重把行李整理好，預備下午到汽車站過磅裝車。

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確實不錯！當一切都準備好時，郭先生忽然進來報告說六號的車沒有希望了！因為當我們的人到汽車站時，我們的號已被叫過。八號十號的車子聽說亦都已由團體包定，恐怕要到十二號，才有希望。這直是一盆冰水！我們目目相覷，說不出話來；外表極力鎮靜，內心卻已失望得幾乎發瘋。郭先生仍勸我們不要着急，他已請處裏的經理直接與汽車站交涉，不知能否買到八號的票。我們聽十分感激，但對這一層實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四月七日。昨日雨下得很大而且不停，應開的一部車子，只好到今早才開出。我們八號的車票已經設法買到（據說正巧有兩人退票）眞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下午把行李送到汽車站，雖然有些過重但由處裏與站長商議，得以通融過去，也算幸事！其實我國的事，很少絕對的；只要有熟人，便有辦法。像我們兩張票還不是因了經理的情面才弄到手？所謂團體包定車子，並無其事，（我們上車後才知道），有兩人退票更是不可信！好在票已到手，便不必細研究他的來源。

當晚，由西北運輸處借給我們的被褥，能舒適地過了一夜。這種

遇到的招待，使我非常感激。

四月八日，一部半新的車子裏面坐了上二十六位職業不同的男女老幼，車頂上裝滿着行李，在上午七時出發。下了寶雞的坡，過了一座長橋，便開始爬坡。司機的技術很好，一口氣爬到秦嶺，嶺上的景像如設奇，雪很大，遠山點滿了雪同冰。但這兒的雪景與我們在山西所經過的不同：不是平平的一片，而是活潑的，富有生氣的！並且常常有綠色的小樹從雪縫中露出頭來。風很大，但我並不覺得冷，也許是因爲乘車的快感，或者因爲我不是旅館的原故。

中午到鐵石舖打尖，是件輕鬆的事：不必解騾子，也不必等驅們。半點多鐘的工夫大家都已吃完飯坐上車又開始趕路了！一路風景絕佳，已兆初春：桃花，杏花，樹，到處都可看見；潺潺的流水更是悅耳。只可惜汽車走的太快，對於這些美景不能充分的欣賞。所以我想眞正領略各地風光，還是要坐騾車或騎小驢纔能領略到。下午五點左右到了褒城。飯後便同朋友們參觀褒惠渠。聽說牠在漢朝已經存在，民三十一年又加修的。我們站在水閘上，看見閘下奔騰急流的水，頗有些畏懼，因爲天色已黑，深恐偶一不愼，失足落水。

今晚住在褒城和我們有一位同行的旅客在此地的西北招待所住宿；地方很乾淨，招待很周到。別的旅客便在招待所或別的小店中過夜，臭蟲跳蚤，當然不會少的。

四月九日晴。早六時許出發，過褒惠渠，風景更佳；遍山野花，草木皆青，車子隨山爬上爬下，左轉右轉；中午過「西秦第一關」這是路旁山石上刻着的大字。不久便入了四川境界。狹小的流水漸漸變爲寬大的嘉陵江，兩岸風景險峻異常。四點鐘到達廣元，這是去重慶必須換車子的地方。這時天氣很熱，有八十多度。聽說重慶比這還熱得多；我們穿着棉袍大衣的人們，眞不知如何是好？

到了汽車站，看見一部嶄新綠色的車子，原來說是明日我們要乘坐的，很是高興。車站中已聞知四川公路局規定了的新辦法同舊辦法繼續的習慣，換了這部半新舊車子。不能不慶幸。希望牠不致在路上拋錨的次數太多。向路局詢問明日開車的時間，知道早十一點才開車。不免有些莫明其妙。普通上路都是趕早，四川公路局卻定十一點動身，我們不知是何道理？

廣元是諸路汽車必經的地方，所以路上來往的汽車跑個不停。晚，飯後[illegible]二[illegible]同我又到西北運輸處去借宿。

四月十日。人不可貌相，車也不得貌相。我們的車子外表很整齊的，走起來毛病却很多。行不遠步，便要停住修理。好容易走出十公里之後，便再也不動，司機不肯承認他的機件有毛病，只是說電瓶無電的原故，同他的助手返回廣元向局裏要一個較好的電瓶。我們被困在此，前進不得，後退不能，又不懂機器，只好依他們，希望他們趕快換好電瓶回來繼續趕路。

他們去了兩點多鐘還不見回來。天已漸晚，我們開始着急，於是大家團聚開會商討如何處理。多數的人主張立時走回廣元向局方交涉另換一能走的車；少數人主張等換了電瓶再說，因爲沒有明證車是過得不能走，恐怕局方不會輕易答應要求。但大家都同意無論如何，今天已晚，無法前進，不如先回廣元。改議好，過來幾個人便向廣元走去。他們走後不多時，司機同助手帶着一個好電瓶來到。他們仍堅持換好電瓶仍可趕路，不必回廣元。但一多半人已在返廣元的路上，我們便與這車子去接他們，並且乘這機會給車子一個實驗。不出意料，果然未走多遠，便又停下，用盡方法修理，也是不動。車夫很失望，又生氣又着急：他們的話：除電瓶外則處絕對無毛病的話被揭穿了，於是大家都下來僱了早在旁邊等候的手推車，把隨手拿的什物帶上，一齊步行回廣元，準備與局方交涉換車。

到廣元城裏時，天已晚。這一次的遭遇，使全車的旅客團結，彼此相識；減去不少行路的寂寞。

四月十一日陰。早晨下雨。像難民似的，我們坐在局內一個檢查室裏等候負責的人來替我們派車。說起來眞可憐，車輛缺乏得很，而且都是破舊不堪的。結果局中派了一部混舊的車子給我們。車

的頂篷和底以及門窗沒有一處不彼此隨着跳舞，這樣快散板的車能把我們平安地送到重慶真是奇蹟！至于機件經過兩三小時仔細地修理方能發動，在十一點左右再由廣元出發。我們都擔心吊膽不知何時何處又要發生障礙。但這車車身雖破（沿途所遇來往諸車，沒有一個比牠更破的）機器還不錯，沒有什麼大毛病。到了昨天拋錨的地方停下，把行李從第一個車頂搬運過來。雙方司機同助手，都默默無言，不知他們心中想些什麼。

今天路過所見的風景，與日前的又是不同，只可惜車行太快，不能一一記下。最使人難忘的就是古劍門關，這就是一個偉大險要的天然關口。兩座壁直的高山中間夾着一條窄狹的路，假若我們是坐着騾車，這一路的美景就可飽覽無餘了。此地還有著名的七十二峯，我們也沒有功夫細看細數，只好任牠們飛過去，實在可惜。

六鐘許到了劍閣。這是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有山，有水，有樹林。街上很熱鬧，有許多茶館，裏面坐着許多品茶的人士。茶館之多，可算是四川之特徵。自廣元起沿途到處茶館毗連，總是坐滿了人，可見當地人生活的閒散了。

今晚大家都住在招待所裏。所內的房間被褥都頗乾淨。可惜所後面的流水聲使我一夜不能安眠，一心以為天在落雨，因而憂慮到車頂上的行李，沒有鋪蓋的油布遮蓋，一定都要淋濕了。

四月十二日陰。天未明大家便都起牀預備早些出發，可是車子又出了毛病，修理多時，到七點多才上路。仍是上坡下坡，風景平平，唯一特點，就是滿山柏樹林立，頗可珍賞。中午抵梓潼，下午六時到綿陽。綿陽地方頗大也很熱鬧，是從寶雞到重慶與成都分路的地方。飯後我們到城裏隨便走走晚回旅館安歇。

四月十三日晴。早六時動身。車沿山脚下彎曲的公路進行，滿眼綠色田野，富麗非常。麥子，蠶豆，豌豆，同許多認不得的農作物，已經長的很高。竹林漸漸的多了。我們的感覺非常愉快，比在北平所見的，可愛的多。

我們倒黴的車子，屢次地發生毛病，不是機器壞了就是車帶漏了氣，否則就是車壁與車身離了火縫，或客車的木板裂開使客人的脚踏出去，想起真可笑，沒有一處可以保險不壞的。每停一次我們就到附近地方玩玩，採些野花，或坐在田邊休息，摘些新鮮的豌豆或蠶豆吃。對於車的停頓，已是司空見慣，不以為奇，也不因之着急，都取了一種逆來順受的態度。但是路程確實耽誤不少，下午只能趕到遂寧縣。

遂寧地方很大，城裏城外都有很平坦的街道，夜間城外比較熱鬧。此地以產桔子出名，此外甘蔗，黃糖，棉花棉布也非常的多。城裏有一條街，名叫「布市」兩旁都是布店。我們三五成羣在街上一路散步觀光，一邊吃甘蔗很開心。此地的招待所，比劍閣的還要乾淨講究，而且便宜，我們又能舒服地過了一夜。

四月十四日晴。我們又都起得很早，希望今天能趕到重慶；但是車不作美，還未開動，又出了毛病：大家坐在車上靜等，到七時左右才得出發。沿途樹木竹林，非常悅目；下午又與嘉陵江遇合，風景宜人，但是無心欣賞。原因是車子的風扇皮帶斷了，司機用一條繩子來代替，但終無效，每行二三公里，車中的水便要燃沸，不能不停下來。坐在這二里一停三里一歇的車子裏，如何能欣賞景緻？日落時才到了銅梁縣。

我們進了城，找到一家小旅店歇下，然後便去找吃飯的地方。城裏很冷靜，街道頗寬，但是楊槐樹很多，正開着滿樹的白花，香味襲鼻。我同一位邱太太帶着她的子女伴到一個小食店，隨便吃些湯麵，便回到旅舍。在回來的路上看見一位古老學者，坐在一個台子上，面前的桌子上點着香燭正在講書，台下圍站着數十人靜聽。我們也站住聽了一會兒，但聽不大懂。據說這是四川一種普通的風俗，尤其鄉間盛行，俗名叫做「說善書」，講者應主家的請可以連講數天，大致不出因果報應一類的話，藉使聽衆受到感動。像這種舊制度，要是把牠的迷信部份除掉，加上新的材料，豈不成了很有力的教育作用嗎？

四月十五日晴。我們的司機同助手都是能吃苦用腦的人，沿途車子發生各種不同的毛病，他們都設法補救，結果不致就誤時日太多。這風扇皮帶斷了，卻使他們頗費思索；因為代替牠的繩子很容易發鬆而變為無用。每次停下來弄緊牠，便要廢許多工夫。後來司機想到一個好法子。他用鐵筒裝了水，帶在車上，不時地在這繩上灑些水使牠緊張，這樣果然省事省時不少。可見肯用腦的人，是有希望的。

天氣漸漸的熱起來，路上行人漸漸的多，地方也越顯得熱鬧。過西溫泉時，我們停下來，一方面休息到溫泉去沐浴，一方面等修理車子。此地風景清秀幽雅，滿山綠林偶爾夾着幾朵粉紅或白色的花，甚是好看。休息約一小時，便又繼續前進，中午時到青木關，在此我們首次聽到美總統羅斯福逝世的消息，感到無限震驚。因為有六位客在此下車所以就擱有半小時之久。

天氣越來越熱，草木也越茂盛，簡直同夏天無異。七八天的間隔未想到天氣就有如此大的改變！青木關一過大家立刻緊張興奮起來，尤其是我們初次來重慶的人！汽車好像跑得特別的快，停的次數也比較少了。上坡下坡，左轉右轉，過了歌樂山，沙坪壩，小龍坎，化龍橋，牛角沱，一直到南區公園。「可到了！」下車，卸行李，點數目，檢查，又是一陣忙亂——最後一次的忙亂！

檢查完了，彼此告別，各人去找各人的親友。俞君到民族路，我便又坐了那尚未完全散板的汽車返回化龍橋找我的親戚。兩月零四天的津渝旅行，至此才告一段落。

本社
旅行叢書之一
西北行二集
出版
定價每冊三百六十元
外埠函購另加郵掛包紮費四十元。

桂游散記（一）

張朋

一　桂林山水甲天下

「桂林山水甲天下」這是一句多麼富有誘感性的詞句！在未曾到過桂林的人們，確有引人入勝，使人悠然神往的力量！究竟桂林的山水是那些呢？怎能當得起「甲天下」的聲譽呢？我現在舉其重要的，分別略述如后：

一、在城內者　獨秀峯　伏波山　疊綵山

二、在城東者　七星山　象鼻山　月牙山　龍隱岩　豬山

三、在城西者　隱山

四、在城南者　雉山　南溪山　鬥雞山　穿山

五、在城北者　老人山　寶山

獨秀峯——在靖城之內，又名紫金山。現已將其附近空地闢為中山公園，廣西省政府即與之毗連。獨秀岩的奇特點，是在一個熱鬧市區之內，沒有來龍去脈，公然有一座巍峨的石山挺立在那裏。山不甚高，略似長方形，山頂尚平，有廟數間。我國明代有一位癖好遊覽的徐霞客，雖費去約好了時間，竟然未能登臨此山，引為終身憾事。其南方石上，刻有「仰之彌高」四大字。東方石上刻有晉英書之「介然獨立」四大字，此外還有蔑園材（清康熙時廣西布政使）書之「南天一柱」四字，與薛河（清道光時廣西布政使）書之「紫袍金帶」四字。其上另建數棟，現為防空情報機關，禁人游覽，其北有勵俗亭。有現代名人標聯甚多，所以紀念葉茂夫人者，其下有讀書岩，為六朝人顏延之讀書之處，週圍有天然岩洞數處，現均為最好之空襲避難處。省府職員可以憑證入洞，可惜因戰時軍事關係，山上禁人游覽，不能登臨遠眺。

伏波山——位靖城之東，壁立灕水之濱。突起千尺，下臨清流。其上為防空機關駐紮，禁人遊覽，其下為還珠洞，現亦闢為空襲避難處，內有石刻佛像及古人題字甚多，惜因年代過遠，風雨剝蝕，字跡多不可辨識。

疊綵山——位靖城之北，原名桂山，俗名風洞山，山前有石碑二，一為常熟瞿忠宣江陵張忠烈二公成仁處，一為馬相伯先生居留處，後一石碑係廿八年由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先生建，所以紀念馬相伯先生者，再行，見有風洞山三字，洞門入口處有馬相伯先生雕像，刻于岩山之上，洞內道路極窄，須側身而行，涼風習習，故本地人以風洞名之。行約數百步，穿過山洞，即至風洞後岩，現均闢為空襲避難處。

七星山——出桂東路，至中正橋，即可望見前面有七峯並列，這就是有名的七星岩。有李濟深書之七星岩三大字鮮紅奪目，由前岩至後岩約四五里內中容數至少可容十萬人，現為桂林有名之空襲避難處，近經人工修理，頗為清潔，洞內裝有電燈，還有空襲警報，即全部開放，人民可以自由入洞，洞之入口處，設有售票處，（票價隨時調整）游人購票後，即有人持火炬導遊，其人一面走，一面說，滔滔不絕，如「日頭伴月」呀！「金絲鯉魚跳龍門」呀，「八仙過海」呀，「拼棲山」呀，「三七地」呀，「石鏡屏倒插楊柳」呀，「石麒麟坐鎮金沙井」呀！總計不下三四十處之多。這些名目，當然不免牽強附會，不過奇形怪狀，確有鬼斧神工之妙。此外另有大岩，須另加遊資，否則導游者即至後岩止矣。

象鼻山——位文昌門外，下臨灕水，形如大象飲水，故名。此山前部有一洞，即水月洞，中可划船，由水月洞前行，有象生岩，再行數武，伞山之間，有象眼岩。現均為最好之天然觀光洞。水月洞中，名人題詠甚多，中有陸游曾題一詩於洞如下：（見陸游題詠）

人生非金石，壽夭不自知，一日食一日，亦欲宗[illegible]。

方其未死間，一夜勿自欺，[illegible]，太山[illegible]。

努力戒偷惰，[illegible]，我今尚從容，强健復幾時。

一寸學古心，自說猶可為，[illegible]。

大[illegible]人，吾當改未遲，[illegible]，二[illegible]此詩。

月牙山——在龍隱岩之右，因其形如新月，故名月牙山。其山腰有一峯，形狀如劍，故亦名劍山。過中正橋後，經花橋，[illegible]，即至山麓。其上有廟宇，佈置甚精緻，可以飲茶，可以素餐，可以賞花，可以眺遠，月牙山以素食著名，素麵佳品，遊人稱道。

龍隱岩——在月牙山之右，面臨漓水，洞內有石跡，宛如龍形，以為昔有龍潛於此處，故名。洞內有古代題詠石刻甚多，洞後有宋狄青平蠻紀功碑，元祐黨籍碑，皆為有名古蹟。惜附近污濁不堪，臭氣撲鼻，使人欲嘔！古蹟不知妥為保管，任其汚穢留給人參觀！這真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獨秀山——桂林附近之山，皆為石山，獨秀山為土山，距市區約十餘里，附近有明靖江王陵墓，山頂有[illegible]，每逢會期，信男善女絡繹不絕，附近為[illegible]遊覽處所，香火鼎盛。

隱山——在城西約二里許，山不甚高，而岩洞甚多，山有六洞，有一為朝陽洞，中有老君像，故亦名老君洞，上有數十丈之石山，下有寬廣之石洞，亦為絕好之避難處。此外尚有南華洞，白雀洞，夕陽洞，北牖洞，嘉蓮洞，所謂隱山六洞是也。現均為空襲避難處，惜欠整理，殊少欣賞之趣！

雉山——在城南約一公里許，因其形如雉，故名。現為某某機關所在地，前部[illegible]，空襲時，人民僅可入內躲避。岩之北，雖有「蒙泉洞」三字，岩之南刻有「雉山岩」三字，其他前人題詠甚多，惜皆漫漶不可辨識。

南溪山——在城南約三公里許，其北為白龍洞，元岩洞，現為某機關所在地，全部隔離，[illegible]，任何參觀，皆所不准。其南有劉仙岩，相傳為劉真人仲遠修道處。劉仲遠本為屠夫，以夜夢[illegible]生，決心改悔，放下屠刀，一心學道而終成仙。其中有劉真人像，其傍[illegible]云：

「汝自謂口，誰將滌除？人謂南天者耶？其實已朽，其人不死，與天為壽耶？山高雲深，變化[illegible]，[illegible]相從，何我與公。」

此外尚有宋元明人題詠甚多，惜多已年代久遠不易辨識。

門[illegible]山——在城南約四公里許，因其形似門，故名。現為某工廠所在地，附近[illegible]林立，現已為工廠區域矣。山臨漓水，與漓水以南之穿山隔河相望，說者謂此為公門，穿山為母門雜云。

穿山——在城東南約六公里許，因其上有一大圓洞，相傳謂昔伏波將軍征蠻時用箭射穿者，故名穿山。現為某某[illegible]所在地，[illegible]人游覽，其下為廣西中學及附屬小學，[illegible]林立，現已為文化區域矣。

老人山——位城之東北部，遠望之，其形如老人，頭面畢現，故名。

寶積山——又名[illegible]山，距城北約一里許，上有華景廳及唐人碑刻甚多，相傳[illegible]南[illegible]手著[illegible]之對，即指此。山倚漓水，下有洞，日華景洞，洞石幽奇，深[illegible]丈有奇。

桂林的山，除獨秀山外，都是石山，所以每山都有洞，以前古人有「無山不洞無洞不奇」之語，桂林的山洞，在戰時確是最好的空襲避難處，敵人雖然轟炸，亦必無所施其技，我想現在全世界恐怕沒有象數一數二的。關于岩洞，宋人趙綱[illegible]游桂名洞，有二十四岩洞歌，林附錄于左。

桂林二十四岩洞歌

伏波岩　讀書岩　疊綵岩　龍隱岩　劉公岩　穿雲岩

仙遊岩　白鶴岩　中隱岩　呂公岩　曾公岩　程公岩

　察盤崗繞桂林，古蹟名巖元嶽陰，山頭玉壘横萬壑，江分疑帶繞千尋。

　西竹巖列平山，無自天功巧若鐫，玲瓏剔透層秀，崢嶸嶢峨星羅斗列，

　其中有洞十二所，代表龍隱伴洞宇，劉公讀古洞宮中，盤繞北山如列布。

　何年龍隱印留去，蛛絲形似鐫有跡，仙人到公留許時，洞壁宛然遺痕跡。

　穿巖仙遊亦在右，口傳遊氣多南巷，白鶴飛經生人類，劉亭豐碑猶光記。

　僅知一洞無許難，石室路險各驚嶽，四面中隱遊勝絕，穿巖得名因呂公。

　曾公經公皆宦跡，三公留神相遊在民傳古昔，沈沈岩谷有餘光，炎方勝蹟燃殊跡。

　週游不盡贅述作，略述梗概從此述。

　穿雲洞　白龍洞　水月洞　元風洞　屏風洞　叢秀洞

　朝陽洞　雨花洞　夕陽洞　北斗洞　白鶴洞　壽星洞

　宜人之地小璚詩，聞說齊雲洞處奇，巍然五峰齊成勝，位歷坤方占一洲。

　南指四顧列如山，崖自天功巧若鐫，玲瓏剔透層秀，崢嶸嶢峨星羅斗列，

　其中有洞十七所，七星山下棲霞府，日月乘春兩洞盡，遇當時鄧濟碑，

　時到人間留聖蹟，仙洞光陰時未改，至今猶記仙舟步，元岩蟠盤錦開白龍。

　一泓沈碧深作鏡，水月團明下覃淵，林城蒼巖頂俯瞰，綠鎖香林寫石洞，

　疊彩山麓已開闢，碧水南流之渺漫，歷城與大元風出，遊長高明的闢丹室。

　西方廣勢貫山麓，南面朝陽鳳凰嶺，夕陽北歸如仙徑，自從題遍池盤繞。

　許多佳麗吾難道，留與詞人廣題詠。

　桂林的水，只有一條灕水，又名桂江，亦名撫河，源出興安縣之海陽坪，由桂林至陽朔一段，江水碧綠，清澈可鑒，兩岸石山樹影倒插水中，漁筏三五往來蕩漾，亦饒別有風趣，其他小水如寬江抱劍水等，皆無足道。關于桂林的山水批評，我在桂平西山曾見有這樣兩句話：「桂林的山，有桂而無味」，這句話，似乎也是值得玩味的。

二　陽朔山水甲桂林

　陽朔山水之勝，久已膾炙人口，究竟有些什麼勝景？其名為何？我現在列舉如後，分別加以說明，并摘錄前人題詠，以供好遊者之參考。

　一、冶遊水勝——冠岩、綿山岩、書山、獅石山、馬頸山、蟠龍岩，

　二、陽朔縣城附近諸勝——陽朔公園、碧蓮峰、陽朔山、獨秀山、鑒巖岩、龍角山、麻瀾岩、西郎鑒寶岩、鑑山寺、蔥雲亭、穢樹石門坎，

　關于歌詠陽朔風景的詩，我以為有幾首值得讀，現在抄錄於後：

　　陽城留勝——清陽泰之

　陽朔縣雖小，天生山作城，人家蔭洞道，水閣枕嶺壁，岩奇恰似屏，江迴客棹渦，更憐秦亭好，隨處樂登行。

　　陽朔山——清王衍新

　陽朔當奇山，形狀失常律，無草木與土，峻峭摽瘦骨，不作蜿蜒勢，崛氣争地出，疾若碰牙纛，摩空插旗斧。

或銳如劍芒，或安如薦果，高聳如鳥翔，蹲踞若獸逸。
或莊嚴如神，環向作輔弼，或傲岸自負，昂首不受屈。
或如朝玉京，千行拱衆笏，或如臨太液，萬樹芙蓉發。
聚合偶兩陣，頹陣沒士卒，繚繞結壁壘，玲瓏[illegible]仙闕。
神光幻離宮，靈氣紛鬱鬱，凡茲險怪形，一一難盡述。
縱比羣衆山，奇麗無敵匹，我今乍見之，眩惑而自失。
大地如文章，格局貴不一，生面此獨開，實自眞藝脫。
造物何狡獪，惜哉此函嗇。

詠陽朔山水的詩，我以爲此詩最能包括一切，最能道出眞相，是一首窮最高境的絕妙詩詞。

陽朔形勝——清吳徵鰲

陽川百里冠如螢，疑數他州得似無，翡翠蔭潤起水曲，劍芒排插萬山孤。曹公故宅來時侶，神女靈祠走說巫，猶信南來是榮屑，公餘清景是追摩。

從陽朔沿江諸山放歌——清廣西巡撫張聯桂

桂林山水天下奇，陽朔一景多奇絕，頑瞻仰觀何然孔，壁立千仞嶙蒼穹，渴駝獅象不一狀，如瓶如塔如金鐘。突兀獨峻降神女，虬髯飽背騎仙翁，起伏倚立各異態，或[illegible]或[illegible]江西東。嵌空巨洞忽變幻，上逗日月光玲瓏。遠近路絕石圍繞，蜿蜒巧峭雕刻工，五丁開鑿不到此，疑是鬼斧鑄奇功。旁綠青蘚翠滴滴，宿雨驟至雲濛濛，倏然殘巖俱不見，時露峰巒霧氣籠。須臾雨過雲亦散，依舊萬朵青芙蓉，樹頭飛瀑掛匹練，陰暗亞互隙影隙，左右應接殊不暇，山陰彷彿追行蹤。嘗設唐宋還詞地，名字撓到嵯玲瓏，何心遊賞勤厭餘，致使幽勝埋煙中。欲移名石徵圖繪，壹世智巧無愚公。西川王宰如得出，未知五日畫能工，重來放舟賦者絕，終愧行色殊匆匆。

陽朔山——清檀萃

昔聞陽朔山，自非打人屏能出折不得見，我今知因與鄂來。看盡峯巒的忝變，扶與氣，人南俠澗皆嶺瘦出青泳一片片，皮千萬疊石云崿，舌可入喉穴滿[illegible]。蒼根拔地起突兀，削鉞孤標絕旁緣。或如龍女鬟高髻，或如武夫帶峨弁，或挺而立或拗項，或俊而裝又仰面，或翔翩掠或行枝，或蘇齒頂禿無髮，雄峻或負龜龍碑，容嚴或銜大將鉞，直或辟虎尾能豎，曲或類牛角能觥。上豐下銳或卓錐，節斷分道或縣麓，肖形擬各有名字，不暇一一詢土諺。但憐無主[illegible]，[illegible]來倒插江岸徧。又疑機括從地穿，何容激射千林盡枝箭。惜哉劍南樵客井四道人俱未到，誰寫奇峭入素絹，胡紛世眼無定評，惟有識然愛者美。誰不容口楊侍郎，除官南來詫祭還。或云兩頭之蛇千仞墜，一錢不值人所賤。我爲平心主公道，欽稱歇絕嚴按毀，雖然殊少雅人致，刻兩亦類高士猖。石不能言應點頭，眞面目屆乃全現。

此外有附篇文章也值得一讀，併錄如後：

陽朔山水記——明督學曹學佺

（上略）……陽朔之水入灕者，在縣里爲都荔水，以岸旁出巷革，灕荔都荔送芳，即此。一名都利，水經注云灕水又南經都利山是也。又東驛水在縣西北，雙月溪在縣東南，各三里許注於桂江，又西溪發源西山，曲折繞明珠樹前入桂江，又縣北三十里之興坪水，源於寶子山，南流者爲興平，與桂江合，余艤舟而上，興平有巨石可憩，時樂其山水環抱而答宿焉……又二十里而舟中忽聞如雷鼓者，亟啓窗觀之，則有飛泉自懸石百級飛奔而下，如搗銀河，入于桂江，余昔作遊記，謂桂州多山而少瀑，及觀此，始悔我言之誤也。……然自桂入朔，首鑰山，次畫山，彩峯突然，崇罾秀麗，各如其名，將至縣二十里，則有羅山（細者按羅即馬鞍山，一名天水寨）四面峭壁，湘南馬氏之所成也。……又羅蓮山，奇峰疊嶂，狀如蓮花，縣治處焉。即唐沈彬詩家寨蓮[illegible]人家者。縣之左映爲鳳陣山。（按即屏風山）正方如屏，宋西有詩，[illegible]峽中折，人家皆處安居也。治南數百武，爲鑒山，共石光

壁。時見人物車馬之狀。又五里爲烏山（即指白鶴山）濱江，其形如烏奮翅而立，又有東人山，去縣東南十五里，狀似人冠帶而揖揖。其西有石如人冠帶，若坐而受之者，此皆得自舟中。……而車馬之路，即由縣背，即吳武陵所稱凡數十里羣峯森森，如樓如閣，如竿如旗，如陣將合，如戰將收，戲場人散，嘖嘖嘆息，尚在喉吻，南入廣福岩，是爲武庫之始。有若堂陛，有若旗幢，有若龍爪，有若燕巢，而外則瓊樹瑤林，蔽塞道左，宛若桃源矣。

陽朔水路記──清進士陳鍾麟

陽朔之山，天下之奇也。舟行五日，目送千林，倣厥奮然爲維護透，稽諸兩旁，名雖陟奐，聚米擬摩，堆墻奔霽，數極斜就，歷歷背煙，石骨崚嶒，入新秋而愈峭，山容窈窕，經宿雨而彌佳，凌虛有一百八十餘，計數則三百餘里，郡志述碧蓮之號，主峯得都嶠之名。鶴髮鬚鬚，泛爲競之來揖，猿猱愁上，惟一鶴之能飛。笑客何來，姑領煙霞之趣，呼仙且住，爲避風雨之圖。兩其間有萬殊，形態一狀。則有若筍者，有若蔚者，百笏參天，光照樓漢而上，一繩直地，直欲負山而行。遇投玉女之梳，疊錦篠簫，孤峯共工之柱，戲擁金甌。抱撲而輕扣篔門，樵逕[illegible]，有若城廓者，有若宮室者，大山之宮小山少室之拱太室，仇池樓樓，赭草木之皆兵，海市亭台布碑碣而爲地。東風一到，燈花開郭外春多，南樹相邀，雞犬亦雲中仙去。有若塔者有若鐘者，夕陽欲下而影上孤尖，新霽初成而流光寶相，七層級步，披霧合剎之珠，一寸著樓，細讀梵經之字。淋雨而鈴聲綴奏，翻風而燄影搖高。有若獅貌者，有若蛟螭者，攫拏之綫，磅礴之形，噬吼可聞，蜿蜒如攫。石根錯住，臨岩勁馬之觀，地脈勾連，共盤結蛇之勢，負隅咆哮，怒目而窺燃，蟄洞蟠鱗，斂鱗而凝側。至于嗷明與色，面背迷方，犧態空青，孤妖偃而不起，濕流飛白，逼市斷以爲屆，暝氣忽凝，映發周其部絛；涼痕如滴，如發綵之皆蒼，與不瑞瑶溪溪，靈墨斑斕，小作金焦，島嶼倒入波心；遠移華嶽，峯轉蹟立仙掌。不知年歲，看靈山如此精神。欲問虛無，問天公如何結撰。殷殷挑出節節飛來。岩頂光明，不夜而先疑得月；山腰洞穴，未秋而已長生風。想媧皇鍊石之手，於此消閒而不動；知女媧之日，顧茲靈異而相驚。而余則舟似葉輕，身如萍寄，適爲隨喜之客，聊爲汗漫之遊，時則在月十五並秋前一日也。蟲鳴唧唧，□得風涼，螢點星星，照將水暗，將適灘前，倚月以三篇：遊低徐詩，度淺淺之一曲，若夫□南所至，柳州所傳，堅險縋幽，探微索隱，吾不及見也，吾不得知也。

灕江諸勝：

一、冠岩──距陽朔縣城東北約七十里，爲桂林與陽朔交界處，其形如冠，故名。水石窈而，岩若洞邃，有水自後山潛出，約二里許入岩，岩中水深二丈，流注灕江，田汝成記云，爽朗莫如風洞，幽邃莫如棲霞，而窈冽沈寥，兼山水之奇，莫如冠岩之勝。以後潤光朗，亦名光岩。

二、□山岩──距陽朔縣城東北約七十里，爲桂林陽朔交界處，舟入陽朔，必先經此處，環繞桂江諸山，類多頑鈍，惟此山獨秀，故又名秀山岩，岩中有水流出，滔滔不絕，爲陽朔諸山所未有。

三、畫山──距陽朔縣城東北約五十里，距興坪十里，九頂屹立，孫自江干，由舟中仰望，高插雲霄，濱江一面丹崖翠壁，儼然如畫，壁上石色，彷彿有九馬形，起伏奔騰，昂首嘶鳴，無一不肖，爲縣境第一勝景。清兩江總督阮元曾屆刻詩於石壁間，如縣官方翊益山馬圖。

現在併錄古人詠畫山的詩歌二首，以供參閱。

畫山歌：　宋　沈守敬

新陵山水大同壁，蓮元畫手旋無敵，小李將軍數月功，骨形遙相將無同。可知有山即有畫，萬丈峯，尺絹掛，亦知無畫空有山，不然幻跡何以傳人間。粵西名勝甲天下，就中畫山推第一。雖有

變化本天成，不信五丁有神術，居人爲古山九峯，峯峯給出青芙蓉，上插雲霄下拔地，高飛幸肯蟠螭龍，奇蹤奇狀不可說，自來遊履無從從。余今攜舟適亭午，爲殫力留勿匆，吳季當年及見無，正恐朱墨難爲摹，予詩爲寫一幅螺山錫圖。

金山馬歸歌　清　仇趙

驛馬出廓乘舟還，舟子請我遊霍山，霍山疑是好手寫，天然圖畫原如馬，馬首昂山山仰天，馬亦瀟近兩尺縫，塵霧滿身時五色，流沙西來路幾千，水奔精靈月是爭，從此黃門去驂乘，神駿當從天子游，龍鳴也好將軍騎，沙門斜陽萬萬秋，桃花一片亂山頭，不開禁玉瑤光殿，不飲酒壚花鋪樓，寂寞甚與無人機，天下本來知己少，眼看騏驥去爲□，一敗無功苦太平。時來乎，誰稱歲沙苑路，馬骨山高諡一顧。何如荒山片石老風霜，也不空車上太行。

四、獨石山——距陽朔縣城約三十五公里，在興平圩之右，瀉江特立形如染房路石，故名，以此爲構築起，縣至普遍馬頸山機錯桂江，使江水向南出流，山麓建有八角亭，仰視則林木蔭蔽，俯視則碧水淵碧，洵稱佳境。

五、馬頸山——距陽朔縣城三十二里，在漁村右，距興平圩三里，山高百丈，孤峯聳拔形如葫蘆，中有天然井泉，經冬不涸，清咸豐年間，趙姓族人建寨于其上，故又名天水寨。民十年，孫中山先生曾游此，現改爲天水園。

六、螺螄岩——距陽朔縣城東北約三十二里，形如螺螄鱗狀，故名，岩內有鷗蚊岩，山有二岩，一大一小，可以穿通，鷗蚊岩創建于明邑令貧大成，清知縣官芳劉有「瀉江螺髻」于石壁，岩前有香爐石，高出水面數尺，俯瞰大江，風景絕佳，民十年，孫中山先生偕胡漢民先生曾游此。

清人趙元杰有遊螺螄岩歌一首，今節錄于後：

趙元杰：遊螺螄岩歌（下亦名勝第某句）

平生所有遊山癖，何幸門門見此山，春秋之際多佳日，扶杖不子送往還，此山何以足寶貴，螺岩名勝在其間，螺岩原來有二洞，左洞寂靜卻幽闇，岩頭玉筍垂垂立，檻外石榴豔瀟瀟，右洞於岩居其側，石磴幽邃路盤環，行來不過二十武，瀟灑剖判條開豁。桂林風洞留遊洞，堂皇開敞岩一般，若能鳩工加培植，石桌石凳相毗鄰，遊人至，便休憩，足疲力乏無所慮，擡頭朝外望，眼底一江濶，中流屹立香爐石，八面玲瓏殊不俗，源流再下百餘步，長岸雖與比仙家。上有飛泉從高瀉，如虹百尺水潺潺，江邊之遊遊來足，探奇覓勝莫辭艱。獨藝遠，或螺山，再向山麓一攀攀，行得得，意安閒，滿腔俗累都全刪，一年幾度此偷閒。

七、陽朔公園——公園位陽朔縣城之西，四圍石山羅繞起，有若天然屏圍，園廣數百畝樹木亦多，惜欠人工整理，實爲美中不足。其中最令人注意者，即爲園內有獨秀、仙人、屏風三山。獨秀山平地突起，無來龍去脈，但比桂林之獨秀，則不免有大巫小巫之別。山上有放鶴亭，可以遠眺，下有挹秀洞，但容量甚小。其西又有一洞，曰寒仙洞，容量頗大，惜均蕪穢欠整理，由此西行約二百步有山曰屏風山，其旁有一石，直立拱手如人形，俗名仙人山，亦名西郎山，又名讀書山。由仙人山步上石階約百餘級，至碧溪台，前有溪水繞曲如帶，春時水漲之際，溪流潺潺，頗多佳趣，再上百餘級有舒仙亭，在此亭上全城在望，再上約四百級，至山巔，有臥雲亭，此亭前名翠英亭，近始改今名，攀登至上，已汗流浹背矣，據縣志云民國十年孫總理曾偕胡漢民先生遊此，風景之佳，可以想見。園出水南門，經鑑山樓沿碧蓮峯河岸南行，崖旁有圍欄，以防不測，石壁上題字甚多，或刻詩句亦夥，大約均係摘自縣志中而爲後人鐫刻，以供遊覽者。南山岩有「山高水長」四大字，係清廣西巡撫林紹年題，再行有「江山錦繡」四大字，係明都直指使陳元龍題。近人上海律師吳邁氏於道旁山石刻有七言詩一首，可以亦遊到可蘇，想亦爲最多龍之人也，過此出一門又見石壁中有一草書「帶」字，長約八尺，寬四尺，係道光乙未年吳德徵書

，與□□□□□□□□□□□□□謎云此一聯字可析爲「少年當努力」五字，□□□之風致，亦一妙筆生花也。現在再就縣城附近諸山，分北西南三面，列舉於後：

□陽縣境周圍之山，共計二十之數，環立如城牆者十七，屹立城內者三，今分述其名稱於後：

北方之山四：

一、龍頭山——在縣治北半里，東倚濰江，縣治東方城牆自此始，爲縣城之天然屏障。

二、北龍山——在縣治之北，與龍頭山相連，按縣□故宅即在此山之下。

三、鄒□山——在縣政府後約百餘步，水經注云，□水南經鄒□，□□□，即指此山。

四、羊角山——在縣治之北約半里，三峯並立，形似羊角，故名，□□□□山，與□□相近。羊角之形有二：一說此山有兩峯並立形如羊角，故名。一說山上有小峯突起，酷似羊角，故名。

□、□□□在羊角山右側，另起一峯，高于羊角二峯者，即是。

六、天□山——在縣城北部□之右，兩山並列，左低右高，形如天□。一說□□□□□□□□在此山之下。

七、□□山——在縣城之北，山頂有左右二峙，如□之二鉗，其中有二石光亮如二眼，酷似螃蟹，故名。

南方之山六：

一、矮山——在龍□山之右，形矮小者是。

二、天馬山——在縣城西約一里許，形如奔馬，由縣城一面旁觀，□□□□□□□，□如天馬行空，□首東向，不受羈勒，俗名馬山。

三、仙桃山——在縣西約一里，與天馬山連接，其形如桃，故名。

四、□澤□（□□□）在縣西半里，與仙桃山相連，右有□澤祠，久廢。

五、馬鞍山——在縣城之西，兩端突起，中間凹入，形似馬鞍，故名。山旁建有炮樓一座，形勢扼要，爲縣西南門之鎖鑰。

六、□□□——在縣城之南，一名□□□，俗名□□山，又名□山，明□□□，布政使洪公刻「□□□」三字于崖下，□□□東臨大江，樹木□□，確有□□□□之□，惜□山之路荒蕪不治，□草沒脛，□登不易，今□縣□□□□□。□邑令沈彬有詠□□□一首，如下：

□□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地□□陽□□，□□□□仙人家。

清□□□有詠□□□詩一首，并錄於后：

碧光□□繞城過，□出□□□太□。一色□□□□□，人家都在畫圖中。

□我以爲□□□有三大特點：一、□□□□，氣勢□□，此附近谷山□高，有□□□之概。二、□□石山□□樹木，而□□周圍皆古木蔥□，□□成□。三、□□□江，登高遠眺，□目無際，□□□之一瞬。

西方之山七：

一、玉姑山——在縣城西北□□山之右，民國四年創建□陽公園，即在此山之下。

二、小姑山——在玉姑山右，形似玉姑，但形狀較小，故名。

三、□山——在小姑山右，明御史□□□□□□，□□「□□」二字，大尺許。

四、龍□山——在□□山之右，其前面有岩，曰□□岩，其右有小岩曰小龍岩，岩內有石盆□水，□而不□，□□八景□所謂□□仙□者即指此。徐霞客曾遊此，詳見其遊記中。

五、獨秀山——在縣城西門外半里，平地突起，高三十餘丈，山

形如筍，山後有岩，曰棋盤岩，岩口刻來仙洞三大字，岩口之上鐫「雲臺」二大字，岩內可燃火而入，有小孔可通後洞，頗光朗，別為一境，徐霞客曾遊此。

六、仙人山——一名西郎山，形如人面向西立，其上刻有「西郎」二字，與屏風山相連，山上建有會仙亭，可以遠眺。

七、屏風山——在縣治西門外一里，與西郎山相連，下有洞，曰屏風洞，上山過會仙亭，至望江台，可觀江水，曲折環繞，再上至頂，有一亭，曰臥雲亭，在此四顧，全城在望。

此外離縣城不遠的地方，也有幾處名山，值得一遊，併述于后：

一、鑑山——在縣西一里西郎山後，岩洞極多，北面有二岩：西岩有歐陽公圖記，刻于石，岩內有小孔穿通後洞，曰南熏洞，東岩亦高爽幽深，岩內突起一峯，為觀音像，東面有綠漢岩，岩內有石桌石凳，為遊人休息之所，今改為鑑鑑岩，南面有八洞，玲瓏透亮，高低不一，均可遊覽探勝，徐霞客曾遊此，詳見其遊記中，予至此處，以無攜燈燭，洞內又漆黑不治，未敢深入，予好尋幽探勝，但無徐霞客之勇氣耳。

二、龍角山——離縣城約六里，在公路之旁，風景絕佳，現在一般人都名為潘莊，此處原名龍岩門，岩前有村，村後有龍頭山，村前有小山突起一峯如龍角，故名龍角山，山前百步即田家河，環繞如帶，兩岸平田一片，群山環繞如羅城，山明水秀，風景極佳，在此可遠望數十里，對岸有茶山，高約十丈，岩洞極多，玲瓏光亮，上下穿通，誠為天然名勝，在此飽看山水，不啻陸地神仙也。

三、廣福岩——在縣南十八里岩寺村後，距矮山墟八里，石門大如石橋，高四五丈，寬深亦如之，岩內爽朗可容千人，岩門築有石牆，高兩雉堞，岩之中心，有白石如瓦瓷，又名碗瓷洞，旁有石像如觀音，亦石乳結成，左右溜滴，結成獅象龍蛇等天然奇物，為八桂岩洞之奇觀，岩外有村，溪水環流，一幅畫景，即是美景。

陽朔的古蹟，有下列幾個：

一、鏡山古寺——唐開元初年時所建，為縣中最古之寺，今廢，改建鏡山樓，倚山面江，形勢佳勝，今為防空人員住所。

二、西鄰讀書岩——在天然山下，今縣政府之後，岩高丈餘，寬五丈，向南，岩前有寺，久廢，今有楚北朱謨讀書之題寞五大字「西鄰讀書岩」填以硃紅印泥，鮮艷奪目，其旁石上鐫刻詩詞甚多。

三、萬壽亭——唐時所建，原在縣城東門外灕江之濱，嗣毀，今改建于城牆之上，可供遊人眺覽。

四、積鄉石門坎——今在縣政府頭門之內，相傳為唐宋故物，兵燹後，埋沒地下，清康熙時，始由地下挖出，長約八尺，高七寸，寬五寸，紋如織錦，分紅白二色，名積鄉石，行人過此，以腳踏之，歷積以泥污，不移時脫去，光滑潔淨，有如彩玉。

陽朔為桂省小縣，全縣人口僅十二萬，今劃分十四鄉，其大宗出產，僅有米糧甘蔗金橘桐油等，，近年因政府統制物價，規定桐油價格過低 ， 農民相率將油桐砍伐作薪柴 ， 這真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

陽朔是桂省貧瘠小縣，但是也有牠的富源，關于這一點 孫先生于民國十年遊陽朔時，有一篇講演詞，茲節錄于後：

開發陽朔富源的方法：

（前略）……即就陽朔一縣而論，萬山環繞，徧地皆峽，無知者以為土瘠民貧，難與為治，不知奇峯聳峙之高山，皆石灰岩層之蓄積，可以燒石灰，可以結水門汀。石灰為農業之肥料，亦為工業用之，水門汀為化學出名之建築材料，可以修路，可築河堤，可以建偉麗之洋樓，可作人造之化石，每担石灰石，可造水門汀一桶，每桶四百斤，值銀六元，諸君以為陽朔皆不毛之山悉屬廢物，自我觀，陽朔遍地皆黃金也。不但如此，石灰岩層之中可發現極厚之煤層，可發現極富之鐵礦，且金礦銀礦鉛鐵水銀錫，多蘊于石灰岩之內，諸君若知之而開發之，則見陽朔皆富家翁也。……（下略）

台灣地理一瞥

陳純仁

一　位置

一般說來，台灣是位於我國福建東南海中，在日本列島之南，在菲律賓群島之北，由福建福州到台灣基隆，水道只有一百四十六海里，由廈門到台南，水道只有一百四十七海里，這距離將多麼接近啊！而且台灣福建之間，中隔台灣海峽，那也只是水深八十公尺的海峽。台灣海峽之間，又有澎湖群島，星羅棋布，為由福建東趨台灣的橋樑，無形中又縮短了距離。

台灣的東北，是琉球群島，由基隆到石垣島，水道只有一百四十二海里，台灣的南邊，是菲律賓群島，由台灣去呂宋，水道有二百五十二海里，雖然台灣與琉球和菲列賓，都不能算遠，可是因為台灣東面，是渺茫無際的太平洋，水深達四千公尺以上，非艨艟大艦，又豈能自由航行呢？！也正因為台灣海峽的一葦可航，所以關係於我國東南的局勢，是很重要，也正因為台灣西部瀕臨大洋，所以在我國防上是一道屏障。台灣，確是我國一隻瞰海的眼睛啊！

茲為翔實起見，特將台灣經緯的四至極點，一一列後：

極東　台北州棉花嶼東端，東經一二二度零六分一五秒。

極西　嘉義火山區新港莊西端，東經一二〇度零二分一六秒。

極南　阿猴郡厚里七星岩南端，北緯二一度四五分二五秒。

極北　台北州彭佳嶼北端　北緯二五度三七分五三秒。

又澎湖群島四至之位置如下：

極東　澎湖林投澳查某嶼東端　東經一一九度四二分五四秒。

極西　澎湖水垵澳花嶼西端　東經一一九度一八分三〇秒。

極南　澎湖網垵澳大嶼南端　北緯二三度〇九分四〇秒。

極北　澎湖吉貝澳目斗嶼北端　北緯二三度四五分四一秒。

二　面積

台灣係包括台灣本島，澎湖群島，和諸屬各島合併而成。本島南北最長的部份，有三九四公里，東西最寬的部份有一二二公里。島的周圍，就是海岸線的延長，共有一一四〇公里，面積共有三五七八〇方公里強。

彭湖羣島，在台灣的西面，亦卽當台灣本島和我國福建省的中間，大小共有六十四個島嶼，其中有居民的約有二十多個，其他小島以岩礁的成分居多，很少人跡。各島中以彭湖本島漁翁島白沙島較大，總面積約有一二七方公里弱。

台灣附屬島嶼，有十四個，以東面的火燒島與紅頭嶼面積最大，前者周圍約二〇．二公里，面積約二六．六九方公里；後者周圍約三八公里，面積約四四方公里，此外北端有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諸小島，總面積約有一四八方公里。

總計台灣全島的面積，有三六．〇五五方公里，約合福建浙江省之三分之一。

三、山脈

台灣全島是南北長，而東西狹，可是地形，卻是東部高而西部低，東部海岸，一面是和山脈平行，成為斷岸絕壁，西部海岸，多為砂灘，成為沖積平原，如果有一天，海水的平面降低到一百公尺的話，那麼台灣海峽，就不會存在，要和福建省聯成一片了。

台灣的山脈，最大的叫中央山脈，一稱脊梁山脈，起自台北的蘇澳附近地方，終於台灣南端的恆春地方，經過附北，猶若台灣縱橫的脊梁。其支脈有南湖大山能高山向山大武山等，大多均為三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峯，可算是台灣全島的主要分水嶺。

中央山脈的東邊，是台東山脈，又名海岸山脈，由東北起向西南，延長一百三十公里。不過山勢沒有中央山脈那樣高峻，平均拔海約達一千公尺，只是緊依着海岸，和中央山脈間成有狹長的小平原，這就是台東平谷區域。

中央山脈西邊，是新高山山脈，北起三貂州，西南行，而與中央山脈平行，其最高峯高出海面達三九六二公尺，係合東南西北四五峯而成，我國人均稱之為玉山，可是日本人以其高於日本之富士山，易名為新高山。山中風光優美，景色秀麗，四季皆春，無分夏冬，確是一個最幽靜的地方。

新高山西側，有阿里山山脈，又稱普界山脈，山上林木蔥鬱，陸天蔽日，是台灣的一大林區。總開林區面積共達一一〇〇八公頃，其中有檜杉類二．九四八．五九〇立方米突，可供二十五年的開採，闊葉樹之樹木，則有一．一一二．一八六立方米突，可供十八年的開採，這是一個富源。

此外還有大屯火山脈，起自琉球羣島的西南，而至島的西北，延向西南，隆起成為澎湖各島，山上溫泉到處湧流，附近礎產硫磺，一九三五年四月，曾發生一次猛烈的地震。

四、河流

台灣地形，正因為山脈縱亙，綿延不斷，所以東西兩部，趨得其反，一方面是高聳的高峯，深陷的峽谷，一方面是寬闊的平原，和細小的短流。大部份河流都發源於中部山嶺，與諸山形成直角，四向分流入海，東流則入太平洋，西流則入台灣海峽，所有河流，正因為有這種地形上的限制，水勢湍急，激流如矢，舟楫航行，至為不便。但因源短流急，坡度極大，也都能開發為水電的價值，其中最大的河流，有濁水溪，下淡水溪，淡水河，大甲溪等。

濁水溪源出於合歡山，西南流和新高山脈方面流來的小河相會，挾帶泥沙，隨處作沉澱作用。其河含沙較平坦開闊，造成全島最大的河口三角洲，因時相當，聚泥繁廣，在流

長一六五公里，這較之我國的長江黃河，那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其次是下淡水溪，為全台第二條長流，源出於新高山東側，南下於東港附近入海，全長一五三公里，灌溉的面積甚廣，下流截成台南平原，不過因為河床低淺，不能多容水量，春秋二季，常氾濫成災。

淡水河源出於次高山附近，由南而北，分別出山區後，會於台北，再西北折流，至滬水入海，全長一三〇公里，是台灣北部最大的河流，在下流基隆淡水之間，沖積成一三角洲之台北盆地。惟因坡度太大，水流過急，無航行之利，且附狹沖積物過多堆積於港口，又不利於舟船停泊，所幸淡水港地位重要，水運路便，仍為集散交通帆船薈萃之所。

大甲溪源出於中央山脈以西之深山中，中游南部有八仙山之森林區，全長一一八公里，是台島第五條大河。

還有曾文溪位於台南，是構成台南平原之主要河流，全長共一四一公里，又有大肚溪，計長一一二公里，是構成台中盆地之主要河流，又台東平谷中部，有秀姑巒溪，出台東山脈，於大港口附近流入太平洋，全長八四公里。

此外還有花蓮溪，卑南大溪等小河流，但流長均不足百公里，又不便航行，其價值甚小，不再贅述。

五、氣候

台灣位於北緯二十二度至二十五度之間，適當北迴線的南北地帶，其中部地方緯度與廣州相當，南部尖端則與廣東南界等高，北部基隆又很平行於桂林，所以台灣氣候是熱帶與亞熱帶性的氣候，茲分三區述之：

一、台北區　台灣之季候風，夏季是西南風，冬季是東北風，這是與亞洲各地的情形相彷，但就因為台中山地屏障的原因，南北氣候，大有差異。冬季風的東北風，北部很受影響，天氣陰霾，時常降雨。反之，南部這時候卻是天氣晴朗，雨量很少。到了夏季時候，西南風吹起了，南部雨量多，北部氣候卻比較乾燥，可見一年當中，南北雨晴，適成相反。台北區最多的地方是基隆，年雨量有二、九五七公厘，每年降雨日數，多至一八六日，所以全晴日數很少。

二、台南區　台南區氣候，既與台北區相反，由上已可略知梗概，惟以地居偏南，年平均溫度較台北區為高，約在二三度左右。其南端恆春，雨量亦甚多，年雨量達二・一八六公厘，每年降雨日數，計有一五三日・除陰天外，全晴日數，亦僅有四十餘日。

三、台中區　台中區平原地帶，與台南台北氣候，大體上相互彷彿，雨量亦不少，約有一・七三八公厘，年平均溫度，亦在二十一二十二度之間。不過高山地帶，溫度則下降，山愈高，溫度亦愈低，間能見霜雪，這卻是他地所沒有的現象。

此外還應該提的：就是台島沿海一帶，常患颱風，尤其在六七月的夏季到九十月的初秋期間，颱風最多，不單是往來的船隻，遭受損失，就是島上的房屋森林、田畝、鐵道，也常常遭受到摧折，有隨把握減的危險。此種颱風，以多發源於台島以東，或自東以東之大洋，先向西北行繼折而東北行，必須經過台島以後，才衝向中國的大陸上來。台島每年所受颱風的損失，實在是不少。我國王士禎君所著「香祖筆記」曾記載着：「台灣風信，與他海殊異，颶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颱，颶倏發倏止，颱常連日夜不止，……颶颱俱多挾雨。」這是對於颱風最早的記錄。

美遊記實

梅冠五

五四—二三四

民國三十三年中美政府協商，派遣經濟農林交通三部工作人員赴美，實習研究有關抗戰復興工作之各科學術，總該達一千餘人，誠為中美邦交有史以來之創舉，盛事難逢，遂興老驥伏櫪之思。時以適服務交通部公路局運輸處，為劉校之兄之助手，未能參加，頗以為憾，幸逢公路總局改組為戰時運輸局之便，而劉校之兄又辭謝運輸處職務，余得校之兄允許與協助，得躬逢其盛，私衷[illegible]，甚為感激。茲將出國前之一切籌備與出國後之一切見聞，擇記其要，題曰美遊記實。

出國籌備

出國前之手續，先至市民醫院檢查身體，取得檢查結果報告，再至衛生署檢疫所取得種痘證明書，並注射黃熱病霍亂傷寒針及種牛痘，取得證書，始可具領出國護照，再由美國大使館簽證。余之護照於三十四年一月底辦妥，送部具領護照，候領出國。因以美國登岸時，對於胸部肺部，特別注意，我國為慎重起見，於出國前須先經美國大使館海軍武官處軍醫檢查肺部，及航[illegible]檢查肺部，此項手續至四月上旬始辦竣，出國護照一切簽證手續，於四月中旬辦畢。出國路程，經數次更改，最前決定由渝飛[illegible]，再飛汀江，轉赴加爾各答登船。出國前，在渝各親友分別餞行。戰運局於四月中旬召集茶話會，歡送公路方面出國同仁，由戰運局局長俞伯樵氏主持，運輸工務機料三處處長，譚[illegible]龍氏暨[illegible]氏亦均參加。龔副局長除勉勵外，對於同仁出國後留渝眷屬之照料，關切甚殷，並派專人負其責，深為感動。謝副局長，亦將美國情況，及將來中國復興計劃，分別指示同仁，以為參攷。余經同仁之囑，答詞略謂：「同仁此次出國，當將除已往習學為鍛鍊之練習，更為回國建設擔任此地位，此次出國目的，為求新知識，為將來復興之準備工作，猶如商人之採辦貨品，醫生之購辦藥品，然所採貨品，必合乎國家社會之需要，所購藥品，必能為治病之良藥，方不虛此行。至於所習何科，將來回國，亦應在各該科專業之途，而與此諾言，予洗耳恭聽[illegible]之義務。」臨行前，又奉通知補射斑疹傷寒針，許事辦妥，得到四月二十八日早起機簽借，途於是日清晨趕到珊瑚壩，候機起飛。親友至機場送別者廿餘人，臨別依依，倍增感惜。

珊瑚待登

四月二十八日清晨六時到戰運局，乘[illegible]汽車出發，同車有汪愧農、程威廉、劉哲民、陸介滄諸兄，

馬登甫、魏升、袁廷良諸同事，亦同車前往。停駐甘，徐尤穎，彭少逵，胡彩輪，晨變各路及均先後至機場，相伴與諸文姊鄭德友諸君亦到機場話別。是日航空公司用運輸機（04）號，運往宜賓，計途四次，每次往返約三小時，本組同仁為第四組，預計下午三時起飛，諸親友久候，心甚不安，陸續請諸親友先回。實在於下午三時十分起飛，繞市一週，俯視山城，頗與留戀之感。四時餘抵宜賓。下機後，往悉本日由渝飛宜者，均續飛汀江，僅第三批之經濟部同仁，留宜未飛汀江。經商得招商局及航空公司駐宜負責人同意，假其倉庫及辦公室暫住，招商局對於食宿，招待周到，甚可感也。

宜賓小住

廿八日下午四時抵宜，預計翌日可以飛汀。至次日（廿九）晨，天雨，密雲四合，遠望高山，均會隱去。中航公司宜賓站一架機已由汀起飛來宜，繼又宣佈第二、三、四架機，均陸續起飛來宜，未幾又宣佈因宜場氣候關係，各機均轉往昆明，本日無飛汀希望。昨日第二批來宜之經濟部同仁，由渝添派飛機一架，逕往汀江，到昨日第一批機，本組可以起飛，聊幾安慰於失望之中。本晚仍宿招商局辦公室內。卅日晨，得汀江飛機已於六時起飛來宜消息，約八時，已飛臨上空，即着陸，即登機起飛，歷四小時餘抵汀江。由宜起飛，未及一小時，抵喜馬拉雅山附近，即開始昇高，飛機愈經山脈叢，昇至一萬八千餘尺。機所乘乃運輸機，無暖氣及救氣設備，飛行過高，空氣稀薄，氣候寒冷，加着毛線衣，尤不能耐，加蓋毛毯，方可支持。隨窗遠眺，雲團滾滾，掠機而過，山顛積雪，銀光四射，蔚為奇觀。歷一時許，越過駝峯，已達印度上空，暫別祖國，開始長征矣。

汀江勾留

卅日十一時四十分抵汀，東區局代表賀頌派徐專員在機場照料，並代一切辦理簽證護照入境及報關手續，歷三時始由美軍派來汽車，送蘇格拉丁（Sookerating）軍營。天已黃昏，天又雨，送至儲藏室，領到毛毯、紋帳、餐具、防蟲油及乾糧，整理床鋪即睡。

翌日詢悉在汀約有半月至兩旬之勾留，蓋以加城船期未定，須在汀江候值。汀江營帳簡陋，乃建設於開闢之原始森林中。汀江白日天氣甚熱，常有雨，入晚轉涼，尚能安睡。夜間猿影時起，且常潛入營中，偷竊食物。營中每日兩餐上午八時下午四時，國人數衆多無餐廳設備，餐時均排隊領同帳篷內進餐。此營在鄉間。附近旁一小鎮，即Doom Doma。暇時常至該鎮遊覽。營中餐時物量不豐，同仁中多不能飽。本營中有一皖籍營官王君，自備廚房一間，廚師為湘籍，同仁中有相識者，或請其庖人代做，或購物自烹。余與恂農哲民同住一帳內，亦常購雞自調，恂農手藝尚佳，哲民兄亦能製飯，余不能也，則為火頭軍任燒火之職。營中澣衣均須自澣，恂農兄嘗於澣衣畢，嘆曰：於今方知居家時夫人澣衣之辛勞。余以「澣衣方知報妻恩」一語戲之。

余與本組同仁恂農、哲民、幸適、介藩、威廉諸兄，約於五月五日晨乘火車前往狄不魯加一遊。到站時，配件處駐狄代表張同學兆英在站等候，即乘其吉甫車遍遊全市。市不大，商店多為印人所開設者。中午在粵餐館金龍酒家午餐，

純爲廣東口味，烹調尚佳。食畢至印度俱樂部及張君辦公室一選王爰俗閑暇，[illegible]後至致市公園遊覽，該園位於[illegible]如[illegible]，老樹參天，頗有風趣。江面甚闊，小[illegible]出，遂思由後羅國，六全大會正開幕，一切謀國大計，取決於斯，可[illegible]必有極大之收獲，以爭取最後之勝利，而立富強之基也。

印度人民受英國多年之統制，多貧苦殊甚，發展亦不足，斯村提攜，致其主因，一由於先天不足，一由後天失養，誤稱爲之，孰令致之，良足深思而自儆矣。晚參觀印人婚禮，門前紮彩蓬一座，中置方桌并椅一，儼然公案，新郎盛妝端坐，不言不笑，賓客至，亦不下位，另由親友司招待之職。桌上置立鏡一架，花瓶數對，檳榔一盤，蓋食檳榔用之者藥敬斤，同仁觀者甚多，均招待殷勤，引以爲榮幸，惜新婦尚未至，致未能觀其全豹。

在汀江勾留至十日，仍無赴加信息，同人集議由經變處三部各派代表一人，先行赴加接洽并籌備一切，本部代表爲陳樹玉君。公路運輸組同仁，以在汀尚有時日，提議往雷多，（Lido）參觀史迪威爾公路，經先與[illegible]兄商洽，於十四日晨，由[illegible]員[illegible]周代表領函，并備一卡車同來。同仁於九時出發，直往雷多，十二時到達。由領隊程君處聯絡員與[illegible]方駐軍交涉，准許後即將車開入公路，則見史迪威爾公路起點，豎立路側，此路爲目前我國之生命線，經中英美武裝同志之努力與犧牲，始克完成，可頌可泣。沿綫油管舖設，工程偉大，路面甚寬闊平坦。[illegible]遇一車隊，約有四十餘輛，呼嘯駛過，我國又得一批物資，得反攻之助，如此源源而來，我忠勇之武裝同志，得有優良裝備，[illegible]倒敵[illegible]不敗，失地不難[illegible]，心[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正遊行中，[illegible]於路[illegible]中[illegible]見羅國[illegible]，[illegible]商[illegible]，遂近[illegible]，乃[illegible]國[illegible]征[illegible][illegible]立中央，[illegible]城，[illegible]國[illegible]，[illegible]肝[illegible]致敬。[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一段路，[illegible]多，均有[illegible]，因[illegible]遇，綠草滿地，[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英人，[illegible]。是見荒田草葬，一[illegible]，[illegible]爲良田，[illegible]在人[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

十六日係[illegible]內赴加之信，[illegible]至十八日，[illegible]決定於十九廿四日，分兩批起程。本組同仁[illegible]入[illegible]二批中。於廿二日[illegible]晨整理行裝，分組登美軍特備之卡車十一輛，直往[illegible]樹街站上車。同仁在營前登車畢，於開行前唱國歌。[illegible]之 Captain Rusty 及全營士兵，均在營前歡送，當[illegible]車上[illegible]飄揚，直赴車站，汽笛一聲，遂與勾留廿日之汀江作別矣。

赴加途中

廿日由[illegible]樹街起程赴加，共乘十一車箱，每車箱以座位多寡，分配乘車人數，三等車座位，均與車箱平行。本組所乘之車，兩旁座位較寬，舖以毛毯，夜間安眠尚舒適。車上食品，均由美軍分發乾糧，（Ration）內有香煙兩[illegible]餅干兩包糖果、牛乳粉、[illegible]、[illegible]，茶葉各一包。此種乾糧，即中國軍隊所食者，日或兩包，甚足果食。二十一日午下一時半過潘都站，（Panto）在此須渡河換車。[illegible]十二時在此[illegible]糧站食堂午餐後，即[illegible]隊[illegible]渡過江，換車前進。[illegible]日[illegible]時抵馬孔站，（Maiiam）在此換寬軌火車，換車開行後，[illegible]度甚快，[illegible]站多不停，午十一時[illegible]抵加爾各答。

由丁尼衛至加爾各答乘車行五十二小時，頗覺辛苦，經過一帶區域，一片平原，然荒蕪之區甚多，故以[illegible]。[illegible]英人對於鐵路，不甚熱心，對於印人自己權利，但加限制！同印人亦天性懶惰，苟足食用，亦不願再努力，增加生產。印人之貧困，甚於我國，關心民族生存者，應以為鑑。火車站及渡口印人苦力甚多，搬運行李，不以肩挑，均用頭頂行李箱篋雜件，高舉頭頂，行動雖遲，不傾不倒，可以稱奇。

加城一瞥

加城為印度東岸最繁盛之城，地瀕海口，似我國之上海，有印度倫敦之稱。街道寬闊，高樓林立，市上交通工具，除電車公共汽車外，復有行車及人力車與馬車。其人力車與我國人力車彷彿，惟較高且寬，可並坐二人，仍用一人拉行。夕陽西下，外國僑民多往[illegible]門遊，假街道市，情景儼然，則有風趣。

加城天氣，溼度雖[illegible]而炎熱，令人不耐，同仁在營[illegible]若住兩宵，於二十四日登上船，其他各部之地，然暇往遊，然因炎熱[illegible]暑，亦難此間情也。經濟部同仁若干，於廿三日晚同營時，在營門下車不慎，為汽車撞傷甚重，送入醫院，未能上船。

萬里長航

廿四日晨上船，以船泊江中，須先乘駁船，再由船邊登[illegible]不穩，卡車停泊碼頭。開抵[illegible]之船，船停泊海面運輸艦，（船名從略）此次參加，同屬[illegible]女航，排水量一萬六千噸，前後劃分，23456六艙，每艙除上甲板下甲板，又分BCD三層，其下部為貨艙，船長為海軍中校級。船上官員住上甲板，我國海陸軍官均住[illegible]甲板。士兵則住BCD各艙，每艙約住三百餘人至四百人。艙位分四層，每層高不及三尺，不能坐起。艙中空氣頗不佳，甚悶熱。除吾儕一行六百人外，餘均為駐印士兵，共三千餘人。

余與一行六百餘人，均分住於DD艙，與士兵待遇相等，所謂C[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力[illegible]，行李須自行攜上船，繫於[illegible]上[illegible]等六百餘人。由[illegible]中待D艙，又下六十餘級，梯[illegible]既[illegible]又陡，[illegible]上下，不能片刻停留，苦不堪言。下船後，均[illegible]，面無人色。船中空氣[illegible]，又加[illegible]全[illegible]，[illegible]此一過程為最苦[illegible]。[illegible]亦[illegible]太平洋，經地中海，西洋，[illegible]於廿九日抵錫蘭，[illegible]西北行，[illegible]大西洋[illegible]美。路程由加爾至錫蘭約一二三一海里，錫蘭至波蘇為三四八九海里，波蘇至直布羅陀為一九三二海里，直布羅陀至美國東岸 New Port News VA為三一〇六海里，共計九八五八海里。在航行中之氣候，以加爾至錫蘭為最炎熱，錫蘭至亞丁間次之，入紅海則轉涼，地中海亦不甚熱。入大西洋到甚涼爽，風浪亦以印度洋亞拉伯海為大，至地中海則風平浪靜，有數日竟波平如鏡，入大西洋之第一二兩日，風浪稍大，餘則甚平靜。由加於廿五日開船，廿九日下午二時抵錫蘭。卅日晨七時續開，六月五日中午過亞丁，未停，即入紅海。九日七時抵波蘇，下午七時又開行，沿非洲北岸前進。十四日下午二時過直布羅陀海峽，兩岸高山入雲，海道甚狹，際約[illegible]深藏，根莖密佈，

形勢險惡，經地中海大西洋之孔道，所帶軍艦不多，當係歐戰已結束，戒備稍鬆矣。過此入大西洋首駛美國，船行八日，於廿二日下午七時抵美東岸之 New Port News, VA. 航行萬里，歷時一月，較歐戰未停前，經澳洲太平洋之線爲短，但較太平洋戰事發生後，經由日本及檀香山之線，則較長。航行中所經各地，多未停，未能一覽歐戰及非戰區遺跡，洵是惜也。

船上每日三餐，於早晨七時半早餐，十一時半午餐，下午四時半晚餐，進餐人數有三千人，各艙分批進餐，由無線電擴音器隨時通知。餐堂在下甲板，每船進餐計二十八分鐘，進餐時魚貫而入，自取餐盤餐具，經過盛飲食處，另有專人司分配之職。分配完畢，即轉入餐廳進餐，食畢將餐具等送至洗具處，所有分配食品及滌洗招待等工作，均由各艙輪流擔任每四日一次。

晚間睡榻以在各艙爲主，初上船數日，天氣炎熱，艙中不能耐，均攜毛毯在上甲板睡臥。每至夕陽下時，均紛紛尋覓睡眠地點，後以天氣涼爽，艙中亦可安眠。船上以旅客衛生爲原，則禁止在上甲板夜宿，白晝亦多在上甲板席地而坐，蓋以甲板上無椅凳，非此不可也。

船上娛樂不少，每日均放映電影二、三次，音樂會一、二次，每星期日下午，舉行娛樂會，約臨視本星期中之在船上度其誕辰者。紅十字會女看護分贈禮物及蛋糕，并音樂表演。有一次一美兵士扮婦女入浴及蓄髮表演，維妙維肖，頗爲有趣。此船前經太平洋來印，此次大西洋返美，適環繞地球一週，深感興奮，遂於六月廿日舉行航行世界一週之航海家Magarllin大會。全船各國均派人參加，各選其本國服裝，本國代表爲梁在平君、徐瑞珍、顧毓琇兩女士，全船負責人員工作之成績最優者，即由其飾Magarllin氏。並由船長給獎讚揚，亦鼓勵之一法也。

交部鐵路橋樑組之池際威君，湖北省人，交大同學，碩學士也，以前二年在印度授學，染惡性瘧疾，病後遂患貧血，以上船時炎熱與辛勞，心臟病發，臉面浮腫，遂入船上病院，未及三日，心臟衰弱加重，雖經同仁輸血醫治，亦未見效，延至六月七日上午三時，溘然長逝，良以同舟誼重，頗增悶旅之悲。遵西俗於七日上午十時舉行海葬於紅海途中，船上下半旗四十八小時誌哀。葬禮舉行時，全船停止娛樂吸煙，我同仁均着制服參加。遺體伏以國旗由同行之空軍學校學生，昇至船尾艙面，船長以下各官佐，均着制服參加，由王樹芳君主祭，同仁囑作祭文，時間倉卒，不能計及工拙，由梁在平君宣讀。船長代表美政府及全體官佐致詞，池君遺體於哀樂聲中長眠地中海矣，傷哉！余等於廿三日晨一時登岸，乘火車南駛華盛頓，一切檢查報關手續簡單，蓋以移民局副局長親來照料，王代表國華，吳組長應倫，亦親自來埠接待，始如此方便。車於廿三日上午十時抵華府，航行萬里，平安到達，良以爲慰。旅美見聞，容後補述。

兩條最艱苦的航空線

莊澤宣

世界上兩條最艱苦的航空線是滇緬線和兩西線。這兩條也是此次戰爭中最重要的航空線，前者支持着中國的第十四航空隊和由美租借中國的一切物資，直到滇緬公路重開為止，重開後仍分担一大部份責任。後者支持着蘇聯的空軍和由美租借蘇聯的大部份物資，直到歐戰結束為止，結束後仍分担一大部份責任。

在去年五月讀者文摘中有一篇關於前者的生動報告，我在桂林看見了，立刻譯出來，剛好桂林某雜誌向我要文章，我便寄了去。自從桂林告警，我忽忽西來，幾個月不知下文。今春到渝函詢，他還不加一字的寄回給我。當我剛穩將軍返國的今日，此文內容仍值一讀。今年四月讀者文摘又有一篇關於後者的生動報告，我看見了現在也需要譯出，一併選登旅行雜誌。大家不要小看了這些飛行員。他們對於此次世界大戰的貢獻不在前線步行的兵士之下。從兩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旅行與戰爭關係之密切。旅行在戰時似乎特別艱苦，可是艱難者卻打出了新的路線，反加速了我們的行程。

下面先譯滇緬航空線的艱苦情形。這條線在飛行員口中叫做 Hump line（駝峯線？）。

在緬甸北部的上空一點安寧也沒有，這是不好的事。日本人喜歡捉弄一些沒有武裝的中印運輸機，而無線電生已有報告說四架零式機在鄰近高飛。

我把掛的食糧木盒往後一移，把頭伸到我所坐的C—47式機頂的玻璃窗上向碧色的天空張望。假如我們先發現敵機，我們也許可以避開。駕駛員可以把保護色的機低飛到深谷中去。假如敵機先在日光下發現我們，那就有點危險，或者我們的機號從此不再在印度機場中出現，一些飛機師所常掛在口邊的話：「某某失蹤了」又要說一遍了。

機員首長來到我的座位，我便站在副駕駛員的後邊。副駕駛員比較的少戰經驗，有點担心，他向正駕駛員輕聲的說到，也許我們過不了前面四分之一英里遠的山。正駕駛員一聲不發的向他眨眼，居然飛過去了。在無雲的天氣又有零式機在四周，忽然低飛也許會把自己的機毀滅了，但是黃綠的景色，包圍着低飛的機，使敵機難以找到我們的蹤跡。

還有一個危險。低飛時我們看見下面有一團的木房，上面蓋着樹葉——日本的警房在手槍可以射擊的距離。我不能描寫自己的感覺，真有點像俗話所謂：「一邊深淵，一邊魔鬼」的樣子。過去不止一次運輸機會被槍打下來。我們瞪着這些房子。但他們竟不發一彈。

我們向山邊大道飛去——美工程師所設計與滇緬公路接連的雷多公路。那裏有高射炮保護我們。不久我們從中國

到印度的三小時飛行已完成了。我從沒有比這次更覺得放下一塊大石頭似的，連正駕駛員也把頭上的汗擦了一下。這六……他第九十六次飛過這條航線了。

他不過是幾百美國飛機師中之一個，他們在陳納德將軍的中國航隊運輸軍火炸彈與汽油，還有醫藥品已經兩年了，這樣使中國能以繼續抵抗。

從中國方面，他們運出不少鎢鐵與錫砂；受了傷的美兵，和中國到印度去受新式武器訓練的士兵。

他們運到中國的供應品真不少。每天開不少班次。滇緬公路運輸的最高紀錄一個月約一萬五千噸。現在照我猜想滇緬空運已近這個水準。

很少的美國人知道這一段飛行的故事，因為美國軍政部直到最近才把這秘密公布。現在保護較周，可以講了。

這些飛機的駕駛員是這次戰爭中的無名英雄。許多運他們的家裏都不知道他們在那裏。「不過是駕駛運輸機」好像滿不在乎。但是據我所知，那邊的駕駛員們與轟炸彈手都十分贊揚他們。有一位曾做運輸機駕駛員，後來在另一方面加入空戰的空軍說：「寧願和敵人對打三次仗，不願做一趟運輸機駕駛員。」

這件工作需要一種特殊人物。他的駕駛必須十分老練，因為在三小時中大部分不能用無線電。而且在不平的山谷與積雪的高峯中極容易迷路。在印度起飛時，也許他決定低飛，但在半途遇着季候風暴不得不飛升至一萬八千呎，那時機上溫度也許在零度以下。最難堪的不可避免。有槍手時，遇見敵人是一件事，在毫不設防的運式機設法逃走時又是一件事。

從前常聽見說到一些航員要藉傘降落中印叢莽之中。漏救的現在比較少了。因為一些土人的番子已知道把他們送回可以得着賞賜。還有少數的搜車可在山谷中尋找一塊白布表示求救的工作。

最近我由印度出發時一切十分順利。駕駛者是曾屢次成爾基先生送到中國去的機師。但當快到中國基地之時正遇着十分壞的天氣，在一萬八千呎上繞了幾個圈子無法下降。經過一小時多，我有點發慌，準備藉傘降落。

我不知道還有可以回印的汽油，但是駕駛員認為可以飛降。不久我們竟發覺有二十二隻機遭同樣的情形。我們聽到下面來的電話：「下來吧」，「七五六號機，飛下五千呎」。他不能叫兩隻機在同一高度飛，而且要一隻繞一隻的下降。

在我們上面有一隻機無線電壞了，只能發電不能收電。他說：「我的汽油只可再支持二十分鐘」。然後「十分鐘」。最後「我不願不要此機，但不能不藉傘跳下」，大家都注見了。

經過兩小時總算平安下地。剛才發話的人們在二十哩外降落。幾個華兵把他們抬回。他們全部是第一次如此跳下。

但在經過機場尋見一隻空機時，裏面的人走入洗手室，洗完手後說道：「好不好讓我們飛回印度，今晚有些人在等我們玩紙牌。」

所謂阿西線（Alsib line）是由美國經阿拉斯加西伯利亞到莫斯科的航空線。這條線的艱苦情形不下於滇緬線而路程五倍之，大家一看着是有……。

在一天裏面有十一個人為了維持這路線而犧牲。有的是

中一架運輸機從加拿大的雲彩裏去。老於經驗的人認為遇到了一處高山把機撞壞了。有的迷在冬夜暴風雨中經十一大劃，兩位機師犧牲了。兩位領員伴着凍了的屍體十四天，才設法在受傷的腿上綁了雪橇，在手上套了雪鞋在地上爬，四天後為人們發現，纔完了四[illegible]出路。

同一天一隻機在一萬四千呎高空中機內熱氣設備壞了，溫度降至零點下七十度。一位軍曹用火把他凍了的腳燒熱。

那是一九四二——四三的冬天，二十五年來阿拉斯加最冷的一天，也就是美國開闢這條航綫的第一個冬天。預定供給在阿拉斯加等待的蘇聯機師的數百隻機，祇有十四隻運到。這也是莫斯科水管結冰的時候。

但是戰事正在緊張中進行着。德國攻斯太林堡的鐵甲坦克比具有鋼炮和他們抵抗的P-39式機還走得快。可是斯太林堡不能丟，假使丟了不但俄國吃敗仗，大戰也許會全體輸給希特勒。不分晝夜搶運飛機，經過不少艱難困苦和巨大犧牲總算蘇聯打了勝仗。

開始時一切條件不具備，憑照以前機師經驗者的地圖也不正確。圖上的大河也許是一些湖，而且距離相差五十哩。一個四千呎高峯也許是五千呎。在雪融的春天，臨時的湖和原有的分不清。夏天森林裏的大火會把許多要站和大湖遮掩起來。冬天暴風雪下機師的眼睛毫無用處。在平靜的大雪中也非有常綠的樹無從下降。

即在現在。地圖已改正，設置了不少無綫電站，還有不少機師的通路。天氣的突然變化常使無綫電不靈。自動指路針也許把機帶到高山上去。最頭痛的是帶了尖銳冰[illegible]雲向機迎面而來。氣候預測站也許是在北冰洋中間，一切機器和備件都使用降落傘拋下去。

這條綫的起點是在美國西北的 Montana 州 Great Falls 地方，因為那裏一年有三百日的大晴天。第二六站便入加拿大境。初開闢時有八十隻機飛到了那兒，但是下一站沒有戰備好，一切的[illegible]用着八十隻機運去。當地一千多個兵，[illegible]一齊[illegible]不[illegible]機，有時全運走了。

一九四二年[illegible]已有不少的[illegible]機和運輸機由此綫西運。這[illegible]是美國初開[illegible]到[illegible]大西部一大站，交給有經驗的蘇聯機師[illegible]通過白令海峽[illegible]西伯利亞到莫斯科。[illegible]到了冬天，[illegible]困難。

修理師在機場降落一站時從[illegible]機[illegible]出來常會失落了手指。可是帶上手套又做不了工作。換一個接頭也許要兩個鐘頭。汽油把手凍在一起。有一位不幸的連長掉了他的下唇。離開[illegible]道[illegible]的人遇到大風就不見了。

最大的[illegible]問題[illegible]。有經驗的機師總須作下降前把火油放在汽油裏，[illegible]燒機時用火爐燒[illegible]火油才可以。後來在過夜時把電氣放在油箱中一晚不熄，次早不到一兩個鐘頭便可發動了。

在第一個冬天，[illegible]進[illegible]下降時[illegible]在[illegible]一百七十次[illegible]次[illegible]。第一[illegible]冬[illegible]時別救護機隊，以後[illegible]航而[illegible]落[illegible]多時候不容易找到，[illegible]到[illegible]機身[illegible]碎[illegible]。[illegible]用降落傘逃命的機[illegible]帶[illegible]不少[illegible]奇的事[illegible]中尉[illegible]落時既無[illegible]類，又無手套，也沒火柴，[illegible]鐵路。一刻鐘內有一週[illegible]一[illegible]的火車，恰巧經過那[illegible]把他帶走。另一全機儲存的中尉居然找到一位獵獸者飽餐糧食的住所，經過八十多天才回到基地。

每位機師在[illegible]發前[illegible]須學習如何在冰帶中生活。最要保護的是[illegible]和腳[illegible]。一般機師用[illegible]長靴是最不合用。一出汗再結冰便把腳凍壞。[illegible]快[illegible]布鞋，裏面可以多穿幾雙羊毛襪是最合用。有[illegible]降落傘綢是最[illegible]的[illegible]足布。

[illegible]加拿大[illegible]的一條[illegible]可思[illegible]汜[illegible]一切跑道[illegible]機場[illegible]徹[illegible]了[illegible]。現在已[illegible]堤保護起來，不致有中斷之虞，[illegible]後也必[illegible]成為[illegible]重要的[illegible]運路。